

名著百部系列

电

子

版

电

子

版

白 雄 英

清
冷血生

超
值
收
藏
版

圣碟科技 九鼎文化

英雄泪

(清) 冷血生

提 要

清代小说。四卷二十六回。见于《绣像英雄泪、国事悲合刻》。署“鸡林冷血生著”。其真实姓名不详，曾编《小说时报》之陈景韩，常以“冷血”为笔名，二者是否有关，录以待考。存上海书局石印线装袖珍本。行文屡称“我大清”；自序又说：“庚戌仲秋，日韩合并”“遂援韩国灭亡之原因及结果成一书，以鼓民自强为宗旨，凡三越月而是书遂成”。知约作于1910年末至1911年初。

此作以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为主要线索，写出了日本吞灭朝鲜后的惨痛情景，以及朝鲜志士奋起救国的事迹。书中重大事件与主要人物大都有史实为依据，为第一回到第七回写日本政府起用伊藤博文逐渐使国力强盛起来，转而策划逐步吞灭朝鲜和进而制服中国。朝鲜处于被日本吞噬的危险境地。安重根由父亲带领到平壤在爱国将领云在霄处避难，但在途中其父被日人杀死。爱国志士侯元首因进行反对日本侵略的活动失败，被迫也到云家作家庭教师，从而与安重根等结为爱国志士。第八回到第十六回，一方面写日本力图攫取控制朝鲜内政外交的大权，一方面写中国由朝鲜事件引发与日本的战争，但因清廷腐朽而使中国在战争中惨遭失败。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，承认朝鲜脱离中国而归属日本。在此背景下，侯元首组织爱国学生安重根等到美国留学，并筹办报馆，宣传爱国主张。第十七回到第二十二回，写伊藤博文等在朝鲜建立总监府，残害朝鲜民众。侯元首返国后与民众一起反抗日本侵略，但他为救学生不幸牺牲。第二十三回到第二十六回写安重根与同志

合作，一举刺死伊藤博文，被捕后英勇就义。书尾以朝鲜被日本公然吞并，大量爱国志士惨遭杀害，人民陷入更深的苦难，向中国读者发出警号。

此作洋溢着清末进步小说中珍贵的危机感、使命感和爱国主义精神。作者自序中说：“欲新一国之民，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；盖小说所以振人之血气、启人之心思者也。”作品意气蓬勃，结构宏大，其不足处在于掌握小说艺术技巧方面尚较粗疏。语言力求通俗浅显，运用了不少东北的方言俗语，真实可亲，但提炼不够。

（杨 扬）

序

欲新一国之民，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。盖小说所以振人之志气，动人之隐微也。庚戌仲秋，日韩合并，其事关系奉省之命脉，中国之存亡钜而且急，是中国志士电激于脑，想溢于胸，急求保全之策；吾校同人有感于此，遂立同志会，命余编辑小说，以鼓吹民气。余自愧谫陋，本不堪胜任，因同志责之甚殷，遂采韩国灭亡之原因，编辑成篇，当即石印。吾国中诸同志浏亮是书，必可激发爱国之热诚，有断然也。

冷血生 自序

目 次

卷 之 一	
第 一 回	大院君虐待耶稣教 闵泳骏误击日兵船
第 二 回	定商约院君归政 攻使馆日本兴师
第 三 回	废院君王妃担国政 谋变法新旧起冲突
第 四 回	吴提督大战汉城 安员外逃难平壤
第 五 回	中途路员外逢凶灾 仁里村元首施大义
卷 之 二	
第 六 回	中日因韩定条约 王妃为国罹凶灾
第 七 回	寇本良千里寄鱼书 侯元首平壤设租（祖）
第 八 回	云在霄首诛袒日党 金有声始倡兴东学
第 九 回	金玉均寄书完用 东学党作乱全罗
第 十 回	洪启勋兵败古埠 侯元首义说有声
第 十 一 回	中国平定东学党日本改革朝鲜政

- 第 十 二 回 中日交兵由韩国德美说和为友邦
第 十 三 回 李傅相定约马关日政府监督韩国
卷 之 三
第 十 四 回 忧国弱英雄别母患学浅志士游洋
第 十 五 回 安重根路收三义友
 金有声店结九良朋
第 十 六 回 英雄同入美学校侯弼集股开报馆
第 十 七 回 伊藤拜受统监印韩国坐失行政权
第 十 八 回 索国债监理财政伤人命强夺警权
第 十 九 回 日人肆行淫妇女韩国又失审判权
第 二 十 回 农失怀恨倡革命妇女因仇起义团
第 二 十 一 回 本良返国倡自治岳子复仇刺统监
卷 之 四
第 二 十 二 回 侯元首为徒殒命寇本良微服出奔
第 二 十 三 回 安志士归国吊恩师
 云在岫义倡爱国会
第 二 十 四 回 安志士中途逢故友
 伊相国哈埠受凶灾
第 二 十 五 回 李完用卖国求荣金洪畴兵败逃走
第 二 十 六 回 既合并英雄徒落泪
 未瓜分国事宜关心

第一回 大院君虐待耶稣教
闵泳骏误击日兵船

莽莽星球亘太空，古来不与现今同。图存固国无他策，只在人民铁血，人民各负责任，岂可苟且偷安？若皆事事委权奸，必兆灭亡之渐，朝鲜覆辙在先，前车后车之鉴。图存首重鼓民权，不然危亡立现。

《西江月》罢，引场诗句内引出一部书来。此书名曰《英雄泪》，就是那高丽国这些年间，受日本的欺侮，跟今日随了日本的事情。内里有忠臣孝子，为国损捐身的故事，奸臣贼子，卖国求荣的典故，忠孝节义，靡有不全的。列明公你们想想，咱们中国人素常日子，都管人家高丽人叫小国人。你看这小国的人，当亡国的时候，尚有这一班爱国英雄，我们中国现在这样软弱，东三省眼睛看看，就要让日俄瓜分了，恐其不能赶上人家那小国人。要到那个时候，人家该管咱们叫亡国人啦！

那位说啦，日本灭高丽，怎么还要灭中国呢？列位不知，你们没听见这几年间，外面传言，说是外国要瓜分咱们中国吗？怎么叫作瓜分呢？就是拿咱中国当作一个瓜，切成几块，人家外国，一家分一块的意思。想想咱们东三省，紧靠着日本跟俄国，要是分的时候，必让日本跟俄国分了。日本要分东三省，所以先把高丽灭了。高丽紧靠着咱们吉林跟奉天，要得高丽，望这边发兵，必定容易。因为这个日本灭高丽，紧接着要分咱们东三省了。现时日本与俄国人和好了，他们一和好，就是要合着分东三省。高丽已经让日本灭啦，东三省也就快完啦。高丽当亡国的时候，那些英雄豪杰，忘身殉国的很多，我们现在虽然未分，也当酸心落泪。怎么说呢？日本一下手，就想要

灭咱这两下，如今高丽亡了，他未来分咱们，是怎么的呢？还是有点怕咱们这些民，要是咱们还拿着高丽灭亡，一点不关心，人家可就要下手啦。我们这个时候，要是寻思，怎么应当不酸心而落泪呢？还有一件，我们东三省人，都喜欢俄国，烦恶日本，都说是日本是个穷国，俄罗斯是富国，俄国以（已）到我们这边来，不大离的人，都有了钱花，那知道俄国那是邀买人心的计策。有一部《国事悲》，诸公看一看，可也就知道他们都是个样子了，要看见那《国事悲》，跟现在咱们小说这部书一听，日俄对待亡国人，那个毒辣的样子，真是让人说不爱说，听不爱听。回首想想，我们的国家，这个危急的样法，咱们当百姓的，当想个什么法子，以爱这个国呢？可断不要愿意随俄国，那国也是不好哇！以上所说这些话，摩别的意思，不过让我们听书的列位，知道一知道亡国的惨状，也就是了。闲话少说，书归正传。列明公惬意落坐，听在下喉咙哑噪，奔瓜吊字，慢慢的道来。

表的是混沌初开天地分，阴阳交泰生出人。盘古时人间披树叶，人皇氏才留下穿衣襟，伏羲氏创下烹飪火食法，神农氏尝草传医到如今。黄帝时间文物备，衣冠礼乐焕然新。历代帝王都是他的后，所以我们汉人称曰黄帝子孙。黄帝以后曰唐虞，揖让天下重人伦。尧舜之世洪水为患，茫茫大地无处存身。后有那禹王治水山川走，分出来九州疆土安万民。这帝舜见禹功劳大，才将天下让他为君。夏家天下四百载，桀王无道信奸臣。成汤起义南巢放，一统山河属于殷。商家天下六百载，出了一君叫纣辛。纣王信宠妲姬女，剔剔孕妇剖贤人心。作威杀戮毒四海，周武观兵到孟津。牧野以誓武诛纣，将其子禄父封于殷。纣王有个庶兄

叫箕子，一心不为周家臣。到后来箕子封于朝鲜地，才留下高丽这国人。汉武时高丽为那三韩纂，所以又管高丽叫韩民。唐太宗伐辽过东海，斩其大将名盖金。由此世世服中国，年年进贡岁称臣。论起来高丽也是黄帝后，他与我国本是同种又同文。现今高丽灭亡人人晓，众明公听着怎么不关心？这本是高丽已往实情事，要听还得开正文。今日不把别人表，表表日本伊藤君。

话说日本国明治初年间，在西京地界出了一位英雄，名唤伊藤博文。此人幼时读书勤力，修成了满腹经纶，尝抱勤王开国之志，气吞宇宙之心，每逢乡中有可辨（办）之事情，他勇往直前，不顾性命的去作。有一日，在屋中闷闷不乐，遂拿起笔来，照着自己的志向，题了一首诗，诗曰：

豪气堂堂横太空，日东谁使帝威隆。

高楼倾尽三杯酒，天下英雄在眼中。

他题这一首不要紧，可就被各处念书的人知道了，一个传两，两个传三，传来传去，传到他们国王的名下。国王一看这首诗，乃召文武百官上朝。文武百官来到金銮殿上，三呼礼毕，国王命常随官，搬过几把椅子来，赐各大臣坐下。众臣谢恩已毕，一齐坐下说道：“我主将臣等唤来，有何吩咐？”国王道：“无事不敢劳动众卿，今日寡人有一件要事，众卿不知，听寡人道来。”

明治皇未从开口笑欣欣，叫了声众卿不知听王云：

“日本国不过区区弹丸地，想只要增长国势必用贤人。若等到数年以后人满为患，殖民之地咱们何处去寻？现如今中国昏昏在梦里，那朝鲜不修内政竟愚民。我看那朝鲜将来能为我有，东三省亦可接着往前吞。这

两样事情虽是甚容易，然必须本国内先立住根。闻听说伊藤博文学问好，王有心用他为个外交人，先命他欧美各国访政治，回来时筹备立宪固邦根。宪政成然后通行蚕食策，那时节不怕无地就怕无人。因此才寡人来把众卿问，望众卿各抒（抒）所见向王陈。”这君王说罢了前后一些话，又听那内阁尚书尊声圣君。

日皇说了一片言语，内阁尚书木户起身奏道：“我主既愿用伊藤为官，此事甚容易。微臣府下有一先生，名唤麦田春，此人素与伊藤博文有旧，也尝在臣跟前，夸讲伊藤之才。我主今日，可备些聘礼，命麦田春明日就去请他，那伊藤断无不来之理。”日皇闻言，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事情可也真凑巧，寡人正愁聘请无人，怎么就有这麦田春呢？”急命常随官，备下千匹细锦，五百两黄金，国王亲自修了一封聘贤的书子，又命人上木户府中，唤来麦田春。麦田春来在金阙之下，俯伏在地，口尊：“万岁，唤小人那边差使？”国王说道：“这有一封书子，细锦千匹，黄金五百两，你拿着去上西京，请那伊藤博文，前来居官。明日就要前去，不要迟延。”麦田春说：“遵命。”于是带了书子，拿了金帛，归本府去了。日皇又命打典退朝，诸大臣各归府下不表。单说麦田春来在木府，歇了一宿。第二日清晨起来，用了早膳，收拾了行装，拿了盘费，带了二个跟人，备上三匹快马，行李聘礼捎在马后，上了坐骑，可就扑奔西京走下来了。

好一个为国求贤麦田春，他不住马上暗沉吟，说道：“是我皇今日下个求贤诏，他命我西京去请伊藤君。伊藤博文本是当今一豪杰，若出世必能为国建功勋。”麦田春正在马上胡叨，又见那百般红紫斗芳春，见几处堤边绿柳垂金线，见几处陇陌佳禾色色新。

又听那百鸟林中音百啭，千家的妇女笑言频，渔子河边来垂钓，樵夫深山动斧斤。走过了三里桃花镇，又过了五里杏花村。杏花村里出美酒，桃花镇里出美人，一路有花也有酒，花酒难留有事人。简断捷说来的快，这一日来到伊府门，甩蹬离鞍下了马，又只见院中走出一个人。

话说麦田春，这一日来到伊藤门首，搬鞍下马，正要上前去问，只见从院中走出一个人来。麦田春摆手问道：“此是伊家吗？”那人应道：“正是，你们是那方来的客人呢？”麦田春道：“你且莫要讯问，快去房中禀报，就说有东京麦田春来访。”那人闻听，急急忙忙，跑到了上房，正赶伊藤在屋中看书。家人说道：“禀爷爷得知，外面有麦田春先生来访。”伊藤闻言，慌忙走出上房，来到门外。二人对面行举手礼，命家人将仆人马匹，安置别处，次将麦田春让到上房，分宾主坐下，各道数年不见的思情。又见家人献上茶来。茶罢搁盏，伊藤道：“今日可是那阵风，把贤弟你吹来的呢？”麦田春道：“兄长有所不知，只因国王见了兄长之诗，甚有爱才之意，故命小弟前来相聘。现有国书信并聘礼在此，乞兄长过目。”伊藤接过书信一看，真是些谦恭卑礼，乞求伊藤出世的话。伊藤看了一遍，说道：“既蒙国家见爱，小弟敢不尽犬马之劳？”即命家人收拾行装，明日随着麦田春出了家门，扑奔东京，夜宿晓行，非只一日。这日到了东京，见了国王，国王说道：“久闻先生大名，如春雷贯耳。今日之见，乃三生有幸，先生何以教寡人治日本呢？”伊藤道：“我主愿听，待臣下道来。”

伊藤那满面和气带春风，尊了声：“万岁！臣的主公，现如今欧洲诸邦那们强盛，都因为宪政完全那一宗。臣有心先上西洋访政策，考察政治往列国游行。

有学问然后才能作大事，若不然咱国家得何日兴？”日皇闻言心欢喜，说：“爱卿的见识与王同。你明日就可束装往欧美。”伊藤说：“臣我尊命，明日就行。”书要断捷方为妙，离留啰嗦困明公。

这一日伊藤将要赴美国，君臣们饯行在十里长亭。伊藤他辞别在朝诸元老，这才坐上火船赴美京。在美国住了一年整，又到那英国住了五六冬。俄、法、意、奥游历各遍，合计整整费了十年功。十年来采取了十余国的政，他这才坐上火船奔正东。

回朝来在日皇殿前奏一本，他言说：“臣要变法把日本兴。”明治说：“寡人早有维新意，今日就让爱卿你实行。寡人封你为个全朝大宰相，你须要真心无二来尽忠。诸般政治随你改，那样不好任你更。”因此才维新大变法，但见那国势日日增。

众明公你们都说日本他强盛，那知道人家作事与咱大不同，有了贤人人家就要用，有了好事人家就要行。事事都要随民意，哪像我国那些赃官污吏糊虫，作出事尽是一派强压力，哪有那一件事儿顺民情？劝大家从今后别把官府靠，各人家谋点本业是正经。押了此事咱们且不表，再表法美驻日的领事公。

话说明治用了伊藤，维新变法，当下惊动了法国的领事札林、美国的领事安泥氏。这一日，两国的领事会在一处，札林说道：“贤弟，你看日本现今维新变法，民气日增，将来东亚的利权，必为他们占了，咱们何不往本国打电呢？”那位说：“得啦，你不用说了。法国跟美国，本是两国，语也不是一个样，字也不同，他两个人怎么能够说话呢？”列位有所不知，现在这个时候，各国办大事情，全是用英国语，他两国语虽是不同，全

是说英国语呀。往后无论那国，全是这个样子，列位不要疑惑。再说那安泥氏说道：“长兄之言，甚是有理。”于是他二人各自修了一封书子，到了电报局，打到本国去了。这且不表。

单说法国皇上，那日早朝，只见外务部大臣，呈上了一封书子，法皇接过书子，拆开一看，但只见上写着：

驻日领事札林三顿首，叩禀我皇万岁王阙中。现如今日本用了伊藤为宰相，维新变法民气甚是雄。他一心要取高丽为殖民地，他又要侵占中国省关东，望我皇速速想个对待策，万不可让他侵占咱们的利权中。法皇看罢了札林这封信，不由的他腹内叮咛好几叮咛。

话说法皇看罢了书信，对各大臣说道：“日本明治维新，甚是雄猛，咱们可是如何对待他呢？”内有外务部大臣阿根奏道说是：“我主不要犯愁，咱们候上几天，听听美国有甚么方法，然后咱再跟他合着去办，岂不妙吗？”法皇开言说道：“爱卿之言，甚合朕意。”急上外务部，选了几个人，去上美国打听消息。探了几天，打听消息的人回来，说道：“那日美国，接着他们驻日领事的电报，他国在议院中开了一会议，出一个道来，想要派些个耶稣教徒，上高丽国，以传教为名，好开化他的民智，他们的民智一开，那日本就不能怎的了。”法皇闻言说道：“此方甚好。”于是也就派了些个耶稣教徒，去往高丽传教，这且不表。

单说我朝同治初年，高丽国王晏驾，无有太子，大臣们商量着，把大院君李昰应的儿子李熙立了。年方七岁，不能听政，所以大院君就为了监国摄政王，金宏集为宰相。这金宏集，本是一个贪赃卖法的奸臣。他荐举了一些个小人为官，就是那郑秉夏、朴泳孝、金玉均这一党人。大院君又荒淫无道，不修国政，因此那全国的百姓靡有一个不怨恨他的。

这一天早朝，有皇门官奏道：“启奏我王得知，外面有法美来的五百余耶稣教，要在咱国传教，现在午门外候旨呢。”大院君闻听此言，问诸大臣曰：“他们前来传教，这个事，可是让他传不让他传呢？”只见班部中转出兵部尚书云在霄来，上前奏道：“说他传教是好意，我主断不可拒绝。”大院君又曰：“他们既是好意，与咱有何好处呢？霄爱卿你说一说，与本监国听。”云在霄道：“我主不知，听臣道来。”

云尚书未从开口面带欢，尊了声：“我主不知听臣言：耶稣教本是上帝一分子，全仗着传教天下化愚顽。所说的俱是忠君爱国大实话，所讲的尽人人自治保利权。英美的国民那样强盛，也都是耶稣教徒化的宽。我国民现今实在不开化，有何人知道保国求治安？耶稣教今日替咱把民化，那恩情岂不真是重如山？望我皇不要狐疑把旨下，让他们速速传教在这边。闻人说日本现在大变法，不久的就要通商到此间。那时节我们的人民要是不开化，是何人与那日本争利权？利权要是到了外人手，想只要图存保国难上难。而且说中国现今也是很软弱，那能够替着咱们求治安？为今计莫若速速开民智，若不然国家不久的就若完。国家强全仗着多数的老百姓，百姓强那国家也就稳如山。想只要为世界上一个独立国，不开民智什么方法也是妄然。劝君王快快的想个新民策，可千万不要仗着人家保护咱。”云尚书说罢了前后一些语，又听那院君在上开了言。

话说云在霄说罢了耶稣教传教，有多少好处，大院君说：“爱卿你方才说的这些话，本监国我看之也不大离，就依爱卿，你酌量之办去罢。”云在霄下了银安殿，来在朝门以外，看见

那耶稣教徒，全在那里候旨呢。云在霄来至近前，那些教徒皆行了举手礼。大人还礼已毕，说道：“我主传下旨，命你们自由传教，望诸君热心教化，可不要让那无知的百姓，藉事生端。”众教徒唯唯而走，大人亦坐上轿子，归府去了。话分两头。

单说日本自维新以来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不知不觉的也就是十拉年。这一日正是他国立宪的一个纪念日子，于是那满朝文武，跟他们的皇帝，可就开了一个大会，叫作纪念会。饮酒之间，明治可就对伊藤说了：“寡人尝愁咱国人满为患，想只要在外侵占点土地，又怕本国根本不固。现今宪法已经都完全啦，民气已狠（很）强啦，寡人要经营朝鲜与中国，可得什么政策呢？”

伊藤开言道尊声：“臣主公，想要图朝鲜臣有计几宗：第一先要与他定下通商约，将领事安在他们的京城。各商人全让他往高丽去，使唤着他们商业不能兴，使唤他利权渐渐外溢了，使唤他巡警财政皆在咱手中。然后再想个别的方法，于领事馆安上咱们国的兵。虽有那冲天手段让他不中用，虽有那拨云的武艺让他不能行。管教他数万人民归我管，管教他十三道的土地一齐扔。管教那朝鲜地图变了色，管教那欧美诸邦胆战惊。那时节谁来干涉也不怕，若不然咱们就与他动刀兵。得了高丽然后咱再瓜分东三省。我的主你看这个方法中不用？”正是这伊藤殿前来划策，又听那皇门官进来禀一声。

伊藤正在说那经营朝鲜的政策，只见那皇门馆（官）进来禀道：“外边有九州商人吉隆，言说有要事来见大人。”伊藤说：“将他唤进来吧。”不一时，皇门官将吉隆带进来，站在殿下，伊藤离坐问道：“你有何事来告呢？”吉隆道：“小人

无事不敢到此，只因前几年，小人在欧美各国贸易，见他国的耶稣教徒，渐渐的东来。至今年，小人又在高丽仁川贸易，看耶稣教徒，在他们处的甚是不少，他们信教的也很多。后来打听人说，是什么云在霄，愿意让稣苏教在他们那边传教。小人想朝鲜人若是全信了教，开了智识，咱们要经营他们的地方，岂不是难啦吗？望大人想个方法以处之。”伊藤闻言，点首会意，遂命人拿过十五圆钱来赏吉隆。吉隆不受，说道：“此是小人应尽的义务，曷敢受赏呢？”伊藤说：“我不是赏你，我是鼓励别人。”于是吉隆受钱而去。

众明公，你们看日本一个商人，全有爱国的的心思，望诸公往后作事，都照吉隆这样才好。闲话少说。

单说日皇闻听此言，〔对〕伊藤曰：“爱卿有何方法？”伊藤道：“我主勿忧，臣自有方法。”当日天色已晚，各大臣归府去了。伊藤来到府中，叫家人伊禄，说：“你上木大人府中，将麦田春先生请来。”伊禄说：“是了。”不多一时，麦田春来到，让至书房，分宾主坐下。麦田春道：“兄长将小弟唤来，有何事相商？”伊藤走至身前，附耳低言说道，如此如此。麦田春会意，辞别伊藤去了。这且不题。

单说韩国的宰相金宏集，这日正在屋中闷坐，忽有家人来报，说道：“外边有日本使臣麦田春求见。”金宏集闻言，忙忙顶冠束带，迎出门外，让至客厅，分宾主落座，说道：“贵国来到小邦，有何事办呢？”麦田春说道：“鄙人奉了我国皇帝旨意，特来贵国修订商约。”

列明公有所不知，这个商约，就是你国上我国做买卖，我国上你国作买卖，两家定下一个合同的意思。再说麦田春，将定约的事情说完，遂献出明珠五十颗，佩刀两把，军衣一身，说道：“这是敝国一点薄礼，望大人收下，若事成以后，将来

还有重谢。”金宏集并不推辞，收下了礼物，说道：“鄙人自能尽心去办，明日听信吧。”说罢，麦田春辞别了金宏集，回旅馆去了。

第二日清晨早朝，金宏集将此事奏与大院君。大院君问各大臣曰：“你们看这个事情，可行不可行呢？”忽见班部中，走出一个人来，说道：“日本想只要夺咱国的商权，所以来修订商约，此事断不可行。”众视其人，乃兵部尚书云（在）霄也。大院君说道：“既是不可行，就让他回去罢。”即卷帘退朝。

金宏集回到衙门，麦田春早已在那里候着呢。见金宏集回来，起身说道：“事情怎么样了？”金宏集答道：“不妥，被那云在霄老儿给破坏了。”麦田春闻听说云在霄的名字，他可就沉吟半晌，自忖道：“我此来正为这老儿，何不乘机会，将他离间于外呢。”主意已定，遂向宏集说道：“此云在霄，不是让耶稣教在你国传教的那们（个）人吗？”宏集答道：“正是。”麦田春说道：“哎呀！这个人的意思，可实在不好哇。”宏集说道：“怎么办呢？”

麦田春开言道尊声：“大人哪，提起耶稣教实在不好哇。耶稣教虽然以传教为名，实在是说神道鬼竟瞎叭。全仗着人多势众来作乱，动不动就要欺侮那国家。那英国的皇上也曾被他们更换，法国的大臣也曾遭过他们教（杀），英法国的人民也曾经过他们涂炭，英法国的社稷几乎未亡于他。这耶稣教专讲究与那政府作反对，这耶稣寻着官家错儿就要杀。现如今贵国也有了耶稣教，不久的就要把你们来欺压。渐渐的你们的人民全信了教，问大人你可用什么道儿制服他？那时节恐怕你们的富贵不能保，那时节恐怕你们的脑

袋搬了家。依我着（看）不如将他们全赶出去，省着他在贵国以内把乱发。次将那云在霄老儿调在外，你皇上必能与你把官加。然后再与我国把商约订，我情愿每年与你三千银子花。我说此话你要不信，今日就与你把押画。”金宏集听罢了前后一些话，他这才垂头丧气把话答。

话说金宏集听罢了麦田春一片言语，吓的魂不附体的说道：“我不诚（曾）想这耶稣教，还如此利害吗？我必定将他赶出国去。至于商约之事，我定然与贵国办成，望祈多等几日才好。”麦田春说道：“望大人在意也就是了。”于是麦田春辞别宏集，坐上轮船归国去了。

众明公，你们听听，方才麦田春所说的这些个话，全是那伊藤附耳低言之语，不可不知道哇。这且不提。

单说金宏集复又到了大院君府内，见了大院君，将麦田春的话，对他细细的说了一遍。大院君说：“这是云在霄的主意，明日让他去镇守平壤，不在京中也就是了。那个耶稣教的事情，爱卿你看得怎么办呢？”金宏集说道：“依臣愚见，明日咱出上一张告示，让那耶稣教徒全都出去。他若不走，咱们再让那百姓杀他。杀一个耶稣教，咱们赏钱多少。那时节他们怕杀，也就走了。”大院君说：“就是这个主意。”到了次日，先将云在霄打付镇守平壤去，然后又出了一张赶耶稣教的告示。那百姓一见这张告示，可就虐待起那耶稣教来了。

好一个无道昏王大院君，他一心要虐待耶稣教人，出一张告示就把他们赶，立刻就不让他在国内存。说是要有人杀了耶稣人一个，国王就赏他五两银，有人要是杀了人两个，就与他九两零十分。无知的百姓一见心欢喜，他这才拿刀动枪来杀人。十来天杀了无数

耶稣教，手拿着人头去领银。耶稣教一见事不好，一个个可就慌了神，急忙忙不分昼夜望外地跑，可一下子出了这座门。这一日来到了本国地，各向国王奏了本一份。法美皇上见了这一本，急派大将可就点了军。教军场上选了三万人共马，大炮拉了三百多尊。大兵发到朝鲜地，杀了个山崩土裂天地昏。

列明公要问后来一切事，等一等下回书里听缘因。

第二回 定商约院君归政 攻使馆日本兴师

朝鲜院君无道，作事甚是昏庸。耶稣传教在国中，他还以为无用，信任宏集卖法，江山转眼就扔。法美二国发来兵，还在朝中作梦。

《西江月》罢，书归正传。上回书说的，是法美二国兵伐高丽，外边告急的文书，打到了汉城。那大院君只吓的魂飞胆裂，对着金宏集说道：“这可如何是好？”金宏集说道：“我王勿忧，臣有一条拙见，可以将法美二国兵挡回。”大院君说道：“爱卿有何高见，快快的讲来。”金宏集说道：“我王不知，听为臣的道来。”

金宏集未从开口笑盈盈，尊了声：“我王不知听臣明：云在霄现今镇守平壤地，闵泳骏镇守在黄海道中，他二人现在皆有兵十万，打法美他们二人就能行。让在霄带兵把守仁川境，让泳骏带兵把守华阳东，法美二国的兵船要来到，隔岸就用大炮轰。不怕他有兵多少万，管保教他尽死在大海中。祈我王快快降旨意，让他们二人就用兵。”院君闻言心欢喜，急忙忙降了旨两封，一道下在平壤去，一道下在黄海道中。云在霄接了皇圣旨，他这才点齐了人马仁川行。这一日大兵到了仁川地，海岸以上扎下营。大炮安上三十座，专等法美二国兵。这一日两国的兵船一齐到，他这里就用炮来轰，只听大炮咕咚一声响，但见那海水一飞红。一连放了三十炮，打沉了法国一船兵。两国一见面势不好，他这才吊过船头回了京。法美回国咱且不表，

再把在霄得胜明一明。

话说云大人在仁川，打了一个胜仗，点了点自己的兵，才伤了三十来。又在海中，捞上法国那只破船，得了他大炮三尊，小枪子无数。于是带了兵将，回到平壤，将得胜的表章，打到汉城。大院君一见在霄打了胜仗，满心欢喜，遂降旨，封在霄为十三道的提督。什么叫作十三道呢？列明（公）有所不知，那十三道跟咱们中国二十省一个样子。这个时候，金宏集听说云在霄打了胜仗，又封了官，他原先本想只要害他，不诚（曾）想人家却得好处，心中实在是不乐，这且不题。

单说日本自麦田春回国以后，打听朝鲜，已经将耶稣教赶出国去，又与法美开仗，知道这个事情，全是麦田春的功劳，于是封为外务部侍郎。压下此事不表。

再说日本的工场，造出了一号轮船，能载二千多兵。这一日，日皇升殿，伊藤上班奏道：“我主在上，臣有本奏。”

好一个才高智广伊藤君，他作事尽是蚕食高丽的心。他说道：“我国造成船一号，看此船能盛二千人。臣有心将此船儿放在海，去上那高丽海岸巡一巡。一来是试试此船有多么快，二来是看看高丽沿海门。他那沿海形势要是全知道，一旦有事咱们好进身。望我主千万准了微臣本，臣好上陆军部里去挑人。”

日皇说道：“爱卿之言，寡人无有不从之理，爱卿你酌量之办去吧。”

伊藤侯一见日皇准了他的言，不由的满心喜气上眉尖。急忙忙来到陆军部，排了五百强壮男。内里派了一首领，他的名字就叫大山岩。大山岩带领着兵丁把船上，升上火来就冒烟。气管儿放气哗哗响，轮子儿扒水上下翻。转眼之间就是七八里，坐到上头稳如

山。外国的人儿有多么巧，作出物来赛神仙。日本到高丽也有一万里，坐轮船仅仅走了十来天。这日进了高丽境，来到了他们的华阳湾。押下日本兵船咱不表，急回来把那闵泳骏来言一言。

话说闵泳骏镇守黄海道，这日接了国王的旨意，命他把守华阳湾，预备着挡法美的兵船。后来法美被云在霄打败，大院君恐怕他们再来，遂靡让他回去，就让他永久在那把守着。

这一日，正在海岸上，拿着千里眼看呢，只见六七十里外，有一号船，如箭打的是前来。那位说啦，隔着六七十里地，怎么能够看见呢？列位有所不知，那千里眼，慢说六七十里地，就是六七百里地，也全能看得见。那闵泳骏看着来了一号船，也靡看见旗子。这话又差了，怎么船上还有旗子呢？不知那外国的船上都有旗子，所以一见旗子，就知道是那国的船。日本这只船，因为这一天风大，他们靡挂旗子，那闵泳骏就以为法美的船呢，他可就走进大帐，传下令来了。

好一个闵氏泳骏小英雄，看见了兵船吃一惊。急忙忙来在大帐里，拿起令箭就点兵。先点了五百大炮队，又点了五千飞虎营。杆子马队二千整，准备对敌打冲锋。陆军步队随后点，站好条子就出营。头里走着一帮军乐队，后跟着马步众兵丁。洋号吹的吱吱响，洋鼓打的响捕咚。枪嘴子好条一片高粱札，刺刀照的嗜（耀）眼明。人马来到海岸上，一个一个瞪眼睛。

那位爷说了，他们瞪眼睛干什么呢？不是别的，望海中瞅那只船呢。闲话少说，再听我道来。

闵泳骏又拿起千里眼来用目睁，看那船离此不过二十里地中。吩咐声：“炮队各兵将，你们与我快开攻。”炮队将官说：“尊命！”一个一个来用工。先

开了炮门装上药，炸子弹随后就往里边扔。击子绞起咯吱响，击子落下响咕咚。头一炮来未打上，二一炮来未成功，三一炮来打的准，正正打在船头中。只听炸子咯啦一声响，那船头炸了一个大窟窿。炸坏船头不要紧，伤了兵丁五百名。大山岩一见事不好，补上船头回了京。日皇殿前奏一本，他那里就要发大兵。他发兵不发的咱不表，再说我国名大清。

话说我国大清，当光绪皇帝元年，那个时候，李鸿章作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，办通商事务，住在天津，所有一概外国的事情，全归他办。这一日美国来了个商务大臣，名叫福世德，法国来了个交涉委员，名叫狄士年，一齐到了李鸿章的衙门求见。李鸿章听说了，慌忙让至客厅坐下，说道：“贵国到此，有何事商议呢？”两国的使臣齐声说道：“无事不敢到此招扰，只因前几年，日本明治维新，就想只要吞并高丽，侵占你们中国。敝国以为他们要把高丽吞了，并且你们中国的东三省，也恐怕不能够保，于我们的商业上，实在是妨碍，所以我们派了几百耶稣教徒，去上他们那边，教化他那些个愚民。他们的民，要是开了知识，可也就能够保他们的国家了。他国的民到是个好民哪，惟有他那个摄政王，实在是不知道什么，中了人家日本的反间计，让他们那无知的百姓，把我们的耶稣教徒杀了不少。后来我们人兴兵问他去，他又偷着放炮，把我们船击沉了一只。我们倒不是怕他，不敢与他开仗，都因高丽是你们的属国，我们要跟他开仗，于贵国的脸上，也是不好看，所以我们的皇上，让我两人来告诉告诉，往后不要再让他那个样子也就是了。”李鸿章开言说道：“高丽虽然是我国的属国，但是他国的政事，我们是一点也不管，要是与那国开仗，那国和约，都由他们自己的便。”法美二国的使臣闻听此言，面

相觑，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咱们二人回去吧。”说罢，辞别李鸿章，回国去了。

列明公你们听听，都说是咱们国软弱，像这个样办事的人，那有不坏呢？高丽本是咱们的属国，不能够好好的保护，人家来告诉，那办事的人，还拿着当耳旁风，因着这个，人家日本，可就下了手了。

好一个老而无谋的李鸿章，说出话来太荒唐。法美国本来是好意，他以为人家竟发狂。他说道：“高丽虽然服我管，向来的政治我们不主张。和战由着他们自己的便，那里头靡有我们一点糠。”他说这话不要紧，到后来传到日本耳朵旁。日本听见这个话，拿朝鲜当作了独立邦。派人去问那华阳炮击事，硬逼着那大院君来通商。通商后日本入了朝鲜地，他这些百姓可就遭了殃。看起来高丽灭亡这件事，全是我国办事的人儿无主张。那朝鲜现今已经灭亡了，我中国不久的也是就要亡。

众明公呀！你们思一思来想一想，可是用一个什么方法保此邦？大清国本是咱们大伙的大清国，可别再让那些个奸臣贼子胡乱扬。咱们人人都想想一个谋生道，咱们各家里都预备几杆枪。来了咱们就把他们打。或者是能够保全咱这方。我说这话你们若不信，回到家去躺在炕（炕）头上好好思量一思量。

押下此事且不表，再把那日本详一详。

话说日本皇帝，那日早朝，有皇门官奏道：“现有试验兵船的将官大山岩，在午门外候旨呢。”日皇闻奏，说道：“将他唤进来吧。”殿头官传旨，那大山岩不多一时来至金殿，参见一（已）毕，日皇问道：“你试验那只船，快与不快呢？那

朝鲜沿海形势，可是怎么个样子呢？”大山岩说道：“我主不要问了。”遂把那船被高丽打破之事，说了一遍。日皇闻言，心中大怒，说：“好一个高丽，真乃无礼。”就要派兵前去问罪。伊藤奏道：“我主不要造次。臣有一计，管教我主把这个仇报上。”日皇说：“爱卿有何计策？快快的讲来。”伊藤说：“我主在上，听臣下道来。”

伊藤他未曾开口笑欣欣，尊了声：“我主洗耳听原因：高丽他打破咱们船一号，乘着这个隙儿好把他寻。不用兵来也不用将，只在一个外交人。今日不把别人派，还要派那麦田春。命他带带银子三千两，好贿赂那宏集老奸臣。商约领事朝着他一个人办，老奸贼见钱必定起坏心。立逼他主把商约订，那时咱们可就有了根。这是微臣的一个拙见，望祈我主斟酌一斟酌。”

伊藤说了一片言语，日皇说道：“此事甚善。”遂又派了麦田春，去上高丽修订商约，又派了一别位官员，名叫花房，说道：“他要许了咱们通商，你就作那处的领事吧。”于是他二人各自领了旨意，上高丽去了。这且不表，不在话下。

单说闵泳骏，当日打退了那只船，后来才知道是日本的，恐怕惹出祸来，就报进城去了。大院君一听这个消息，忙问那金宏集。宏集心中暗暗的说道：“这回我可能勾结日本办事了。”急忙对着大院君说道：“这个事情不要紧，他们几天必来，那个时候，咱们与他订下通商条约，可就拉倒啦。”大院君说：“就是如此吧。”说罢，金宏集辞了院君，回在衙下。书童过来，说道：“书房有日本客〔人〕，现在书房等候着你。”宏集听说，慌忙来在书房，见了麦田春，各道了寒温。麦田春又与花房引见了，遂将银子拿出，承〔呈〕递于宏集。宏集假装着推辞而〔又〕推辞，可也就收下了，说道：“现在来到这里，

八成是为的那华阳湾的事情吧。”田春说：“正是。”宏集说道：“那商约的事情，我已经对我们的监国说了，将来许有个成。若是成了的时候，你二位就在这作领事吧。”麦〔田〕春说：“花大人就是我派定的领事。”宏集说：“更好了。”当日天色已晚，遂吩咐排筵，与田春对面欢饮。饮完，田春就住在宏集的家中，一夜无话。到了次日早朝，带他二人上朝，对着大院君就说起来了。

好一个奸贼宏集本姓金，他作出事来竟欺君。他说道：“日本商船咱们打坏，人家伤了五百人。现如今人家到此将咱问，咱们可用什么话来对他云？依臣看不如与他订下通商约，咱国内许他们安上领事人。”院君闻言说是：“对，我也早有这个心。”金殿上就把合同写，画上押来就算真。立时开了两个大商埠，就是那仁川元山津。花房这里为领事，与他修上一个大衙门。自从日韩订下通商约，那日本就往这里来迁民。明只就是作买卖，暗地里就算扎下根。住下此事咱不表，再把李熙皇帝云一云。

话说李熙现在已经二十岁，选了闵泳翊的妹子为皇后。这个娘娘读过书，那三从四德，无有不知的，就算他们高丽国一个女圣人。这一日对李熙说道：“陛下如今也是二十多岁了，什么事情也不管，可到算一个什么皇上呢？现今再要不亲政，将来咱国可就要不好啦。”他这几句话不要紧，可就把李熙提醒了。次日，会了那满朝文武，跟着大院君一说，大院君无可如何可就把政归了。李熙皇帝登了大宝，大赦天下，封闵泳翊为内阁侍郎，金炳之为总理大臣，朴定晨为内务部大臣，李完用为外务大臣，李允用为军务大臣，赵炳稷为法务大臣。那金宏集诸人，也未封，也未贬，可是不大信用了，事事全与那闵

皇后商量。那皇后办事，也是甚有道理，所以他国的民，也是很乐和的。这此不表。

单说大院君，自从归政以后，看那国中用事的，都是那闵皇后的家里人，他心中甚是不愿意。这日见了金宏集，说道：“现在你看咱国那用事的，全是闵族，把咱们都干闲起来了。我想只还要执政，你看得想个甚么法呢？”金宏集说道：“这事容易，现在那飞虎营的总兵牛全忠，是我的亲戚，见他一说，让他帮着咱们，把那闵氏除治了，然后咱们再封他为那兵部尚书，他断无不从之理。”大院君说道：“此法甚好。”于是他二人来到飞虎营，牛全忠接至帐中坐下，说道：“二位大人到此，有何事相商呢？”金宏集遂把大院君的意思，说了一遍，牛全忠一听，心中想道：“现在日本在我们这边，我是很烦恶的，不如藉着这个事，把他们除治了，岂不是好吗？”于是答应了大院君，点起兵马，可就作起乱来了。

好一个智广谋多的牛全忠，他一心要把那日本攻。教军场点了三千人共马，扯起大旗就往外行。出大营他不把皇宫奔，领着人马扑正东。金宏集不解其中意，只得随着他们望前行。前行在日本领事衙门地，他这里招呼一声：“大小众兵丁，日本子本是咱们大仇寇，你们今天与我把他攻！”众兵丁一听这句话，忽拉拉把衙门围了个不透风。

那花房正在屋中闲谈论，忽听的门役报一声，说道是：“禀报大人得知道，外边里不知什么人发来，大人哪！快快收拾跑了吧，再等一时人家就要把咱坑！”花房一听这句话，吩咐声：“快与我备马走龙。”搬鞍任橙上了马，顺着后门扔了崩。牛全忠一见花房他跑了，把那别的日本子杀了好几名。吩咐声：“三

军你们与我赶，大料他不能出了这座城。”

那花房正在慌忙往前跑，忽看着后面尘土飞了空。不用人说知道了，定然是他们人马把我攻。加加鞭子克克蹬，那马好像一阵风。前边来在海岸上，一看那汪洋大水把路横。前有那大水来拦路，后有那追兵赶的雄凶。眼睁睁的就要把命丧，何人敢保吉和凶？书到此处住一住，歇歇喘喘下回听。

第三回 废院君王妃担国政 谋变法新旧起冲突

世界和平公理，男女本是平权，各有责任在人间，岂可外重内偏？朝鲜王妃闵后，说起算是大贤。废去院君把政担，国内稍微治安。

上场来《西江月》罢，内有古段相随，列明公尊坐，听在下道来。

表的是大清一统锦江红，出了那牛马二英雄。要问牛马英雄是怎回事，列位不知听我明。道光年英国贩卖大烟土，怒恼了那位林文忠。林则徐烧了他们的烟土，因为这个才起战争。英国的大兵到了浙江地，攻破了我们那座宁波城。宁波府辖有一个乍浦县，县中里有一个老头本姓龚。养活了一个牛来一个马，专指着卖豆腐为他营生。这一日英人到了乍浦县，把龚老头的家业抢个空。接着又牵他那个牛和马，那头牛可就起了爱国诚。照着那英人官长就一角，把他的肚子顶个大窟窿。众英贼一齐的往上跑，那头牛左右东西四下冲。撞着一个顶一个，一连顶死了人十几名。众英贼一见事不好，拿出枪来与牛争。快枪一响就把牛打倒，呜呼一命归阴城。那英人又骑上龚氏的马，顺着江沿去攻那座盐海贼城。这匹马特意打个前失跌，把英贼跌下马鞍来。这马慌忙就踏住他的腹，脑袋上就用蹄子蹬。把那英贼活扒死，他这才一撒欢儿影无踪。众英贼一见说是不好，这牛马八成是神灵。于是不把盐海犯，那座城所以得了安宁。戴大人就把他们

国畜叫，又提了名儿叫他二忠。这就是牛马英雄一件事，众明公你们好好听一听。扁毛畜生还有抗贼义，我们不保国怎对起畜生？国保就是我们的身家保，国破怎保身家性命存生？要想保家总得先保国，家国原来是一宗。要等着国亡家也不能好，那时节父母妻子各西东。家业财产全归外人手，想要不给也不行。从今后别把外国人来怕，要欺负咱就与他把命拼。外国人也是怕那好硬汉，咱要硬了他们就要放松。列位呀！你们仔细想一想，我说这话全然不是胡蒙。上场来几句闲言书归正，还把那日本花房明一明。

上回书说的是，日本领事花房，逃在海岸以上，前有大海，后有追兵，正在为难之际，只见上稍来了一号轮船，他慌忙招呼道：“救人哪！”那船来至跟前一看，是那英国的商船，去上日本横滨作买卖的，于是花房坐上这只船，归国去了。

单说牛全忠赶到海岸，一见花房被人救去了，他一看这个事情，已经泄漏了，他可就跑往美国去了。剩下那些个残军，闹了一天，也都安抚下了。那大院君等闹了一个，画虎不成，真是可笑。这且不表。

单说花房来至国中，见了伊藤公，把以上之事说了一遍，伊藤说：“从今后我可有了对付高丽和中国的道了。”

好一个很（狠）毒的伊藤博文，他怀着破坏高丽中国心。说：“高丽本是中国的属国，他们不能好好的去保存。他们不能保护咱们保护，不可失了这个的好机因。高丽紧靠着奉天、吉林地，得了他就容易把满洲吞。现今他攻了咱们领事馆，依我看是咱国的大福分。他不找咱咱还要把他找；况且说他上赶着把咱寻。我常愁吞并他国没有道，要如此我们可就有了根。

”于是又派官员往高丽去，这官员的名字叫井上馨。回头又把英雄大山岩叫：“你领那第一镇的大陆军，跟井大人一齐往高丽去，到那去问他那无道昏君，为什么攻了我的领事馆，为什么杀了我的众商人？杀了我们的商人不要紧，我国损去了五十多万金。今日必须赔了我们的款，若不然我就与你动大军；还得许我安兵在领事馆，好保着我国领事与商人；还得差人上我国来赔罪，与我那死的留下养家银。赔款无钱行息去借外债，指那国地作保不认得人。你二人就照这样对他讲，看他有什么话儿向咱云？”二人齐说：“是，我们记住了。”这就坐上轮船起了身。日本兴师问罪咱且不表，且表表我国驻日的公使臣。

话说日本派了大山岩、井上馨，去上高丽问罪，当下惊动了我们中国驻日的公使黎庶昌。他听这个消息，说道：“高丽本是我国的属国，现在他要插手夺权，与我中国很有不便；要是高丽归了日本保护，离我们东三省就近啦。要到那个时候，我们东三省也怕不好。”急忙的修了一封书子，到电报局，打到北洋大臣这来了。这个时候，北洋大臣李鸿章丁忧，张树声署理。当日接了黎庶昌这封电信，扯开一看，但见那上写着：

“驻日领事黎氏庶昌把事陈，敬禀我国的北洋张大臣：大院君无故的作了祸乱，他攻了日本领事衙门。现如今日本派兵把高丽问，一心要凌虐他国的君与民。那日本不过区区三岛地，所以生出来这样狗狼心。伊藤博文也曾画过策，他要把中国与那高丽吞。想要吞并中国的东三省，不得不先在高丽把力伸。与高丽私自订下通商约，又安上花房一位领事臣。因为攻了他们的领事馆，又要在他国中把兵队屯。牛全忠杀了日

本人几个，让高丽赔他们五十万金。他们的势力要是比咱大，那时节咱东省难保存。现今他们发兵高丽去，咱们也当发去多少军。要有乱咱先与高丽平了，千万可别让日本进了身。日本原是个贪财的穷国，不可不防备他的虎狼心。大帅哪，你可别拿这事当儿戏，关系于咱中国实在是深。望大人速速发兵高丽去，先除治了他作乱的人，然后与他国说和了结事，或者能够保全了众人民。这本是至理名言真情事，望大帅仔细寻思一思寻。”张树声看罢庶昌这封信，不由的腹内沉吟好几沉吟。

话说直隶总管张树声，当下看了黎庶昌这封信，他思寻道：“日本发兵去上高丽问罪，这个事情，与我国关系非轻。我要不去救他将来不但于我自己不好，那万人的骂，也是挨不起的。”于是派了提督丁汝昌与那马建忠，驾了两只快船，领了五千兵，望着渤海口进发，一昼一夜到了高丽。这个时候，日本兵也到了。我国的兵，先把那大院君废了，又杀了他那一同作乱的一百七十多人。日本一看，咱国把高丽的乱平了，他就要求高丽赔他们的款，并且许他们在领事馆驻兵，还得派人到他国去谢罪。高丽因为自己缺礼，只得应许赔了五十五万元的款。现在无钱，作为借贷，行上三分息，指釜山地方作保。日本又新派了一位领事竹添一郎，公使馆里，又安上二千兵。我国看他公使馆安兵，我们也留了三千兵驻高丽。高丽又打付金玉均，去往日本赔罪。当下事情完了，两国余兵全回国去了。这且不表。

单说高丽大院君废了，李熙皇帝本是个软弱无能的人，所以国事全靠着闵皇后去作。这日闲暇无事，闵后对着李熙，可就讲谈起来了。

闵皇后未从开口笑嘻嘻，尊了声：“我主洗耳请听之。咱高丽自从开国享安泰，为今计应当急急修国政。日本他欺侮咱国不为别的，大概是要夺咱国好土地。今日里受了他们日本欺，好保护咱们江山与社稷。”李熙说：“爱卿之言甚有理，咱这国就依着你去治理。”皇后他这才整顿国内一切事，学堂巡警立了一个齐。审判厅谱议院全然安下，蚕桑局官钱号立在城西。飞虎营改作了陆军队，火药场变成了工程局。数月之间筹办了一个备，喜坏了他们皇上名李熙。说：

“卿呀，你能如此来治国，往后还怕的什么外人欺？”皇后说：“还有一件顶大事，就是那卖国奸贼金宏集。日本子所以来到咱这里，全然是宏集奸臣引诱的。依奴看不如把奸臣除治了，省着他倒卖咱国锦社稷。”李熙说：“事事样样依着卿办，你说怎的就怎的。”他这才刷了一道黄圣旨，派了那内务大臣名寇基。

寇儒臣领兵就往金府去，不一时到了他那金府里。吩咐声：“兵丁与我快来绑！”把他那全家绑了一个齐。这一回拿了八十单三口，一个也未跑出去。拉着从那街上走，又听那庶民人等把话提：这个说奸臣今日恶贯满，那个说这也是他自取的，这个说往后不能把日本引，那个说再想要贪赃不容易。不言那百姓闲谈论，再表那监斩大臣名寇基。押着犯人到法场，勾了绝就把招子披。让他们一齐跪倒桩抉（槓）下，刽子手提刀候之。说是一声时晨（辰）到了，刽子手鬼头大刀忙举起。只听那追魂大炮三声响，那奸贼一命可就归了西。一家人个个全杀死，寇大人这才回城交旨意。寇大人交旨已毕回府去，李熙皇帝也退回宫里。

此事押下且不表，再把那金玉均日本赔罪提一提。

话说金玉均奉了国王之命，去上日本赔罪。这日到了日本，见了日皇，呈上谢罪书子。伊藤博文从旁说道：“有劳贵国了。”玉均说道：“只因鄙国得罪了贵国，理应前来谢罪，岂敢言劳。”各说了一些谦恭的话，可就散了朝啦，于是把金玉均送至驿馆安歇。这金玉均到了驿馆，暗暗的想道：“日本因变法才强的，现在我国也是很软弱，朝里用事的都是闵族，我不如向伊藤说，教他助我一膀之力，我也变法，强强我们高丽。”他寻思了一回，说道：“就是这个主意！”

到了次日，见了伊藤，可就把这意思说了。伊藤闻言暗想道：“他们要变法，让我助他，他要一变法，必定起内乱，我好乘他的乱以行事，岂不是好吗？”于是向玉均说道：“你们要变法，这也是好事。我就与我国领事写一封信，他那也有兵，让他在那帮助你不好吗？”玉均说道：“很好，事成以后，重重相谢。”当下就辞别伊藤回国。

到了国中，见了满朝文武，说道：“现在咱国甚是软弱，必得藉外国扶助，才能保存。咱们可是依靠日本呢，可是依靠中国呢？”于是也有说中国软弱不可靠的，也有说日本诡诈不可靠的，当下就分出了事大、亲日两党；事大的党愿意靠中国，亲日的党愿意靠日本。愿意靠日本的，就是那朴泳孝、金玉均、郑秉夏、赵义渊、禹范善、李秉鸿、李万来、李臣孝、权荣镇那些人。愿意靠中国的，就是闵泳翊、闵泳骏、寇儒臣、亲王李是佐、李应藩诸人。当日金玉均一提这议，两党纷纷不一，各人说一个道，可也就拉倒啦。

那金玉均总是只想变法，回到衙中，吩咐家人道：“你去把朴大人、郑大人、李大人他们请来。”家人去了，不多一时，他们全来到金玉均的家中，让至客厅坐下。三人说道：“大人

将卑职请来，有何话讲？”金玉均道：“列位不知，听我说来。”

金玉均未从开口面带欢，尊了声：“列位大人听我言：咱的国现今实是不得了。居于那日本中国两大间。现如今日本盛强中国弱，要靠那中国恐怕是妄然。那闵氏兄弟把军事掌，他妹子又在宫中弄大权。他们专专倚靠那穷中国，看起来这个江山就要完。伊藤博文愿意让咱们把法变，他言说要没势力帮着咱。此时中国与那法国开了战，咱趁着这个时候就当把法变。先杀那闵氏兄弟哥儿俩，立逼着咱皇上把新法颁。别人不愿意咱也不怕，有那日本领事保护着咱。列位大人看看这事好不好，大家伙商量妥就去办。”那些人齐声拍掌说是好，这才来到日本领事衙门前。对着那日本领事说一遍，那领事立刻与他兵二千。带领着兵马把皇宫奔，正赶那闵氏兄弟在那边。他们一见就红了眼，一个一个望上川（蹿）。钢刀一举忙落下，最可惜一见就红了眼。当下惊动那一个？惊动了亲王李应藩。慌忙跑到我国的公使馆，对着吴、袁二公说一番。吴提督带领兵丁皇宫去，这一回就出了乱子山。乱不乱的咱不管，歇歇喘喘吃代（袋）烟。

第四回 吴提督大战汉城 安员外逃难平壤

若非各人怀异志，文武同心国势兴。

若是各人怀异志，家国安得有太平。

四句提纲叙过，书接上回。上回说的，是那金玉均，领着日本的兵，将闵氏兄弟杀了，又要立逼他们皇上颁布新法。当下惊动了亲王李应藩，听说有这个变动，急忙跑到中国的使馆一说，那提督吴长庆，委员袁世凯，带领着三千兵马，可就直奔皇宫救驾来了。

好一个高丽亲王李应藩，他一到中国使馆把兵搬。他言说：“金玉均们作了乱，勾引那日本反了天。只因为办事不合起反意，他这才领着日兵到宫前。可怜那闵氏兄弟死的苦，他还要立逼皇上把法变。望大人速速发兵马，一到那皇宫把日兵拦。”吴提督听说了这个话，立刻的点了兵三千。出离使馆把皇宫奔，正遇着日本兵丁在那边。两下一见就开了战，枪炮之声震耳炫。只听哨子吱吱的响，弹子穿梭心胆寒。自晨打到正晌午，日本的兵将输于咱。竹添一郎带领兵丁败下去，吴提督追赶在后边。一连赶了二十里，日本兵已到了仁川边。吴长庆还要望前赶，袁世凯一边开了言：“疾兔反噬是实理，穷寇莫追是实言。现在不如回去罢，好除治他们那作乱的男。”他这才带领兵丁回里走，人人得意面带欢。人马回到汉城地，又听得提督一旁开了言。

话说吴提督带领人马，回到汉城，吩咐声：“大小将官，

一齐跟我去拿作乱的金玉均。”众将官应声说道：“是！”于是来到玉均家里，把他一家子大小，尽皆斩首，可就是跑了个玉均。吴长庆寻思一回，说：“他可那里去了？”寻找多时，并无影迹，可也就回了衙门了。

列明公有所不知，只因他们杀了闵氏兄弟，他又要上皇宫杀闵后。这个时候，国王李熙已经知道有乱，让护卫军把宫门守住。金玉均到了，一看把守很严紧，他在那等着日兵来到，好一齐闯进宫里。等了多时，也不见日本兵来，正在无可奈何的时候，忽有跟人来报说道：“不好了，日本的兵，被中国兵打败啦！”金玉均一听这个消息，觉得不好，可就想要逃难，投奔日本。于是走到一个地方，幸与那些作乱之人，遇在一处，可就扑奔上东京大路逃跑。押下此事不表。

单说那日本领事竹添一郎，败到仁川，看看后边追兵回去了，他这才放心，慢慢的走。正走之间，忽听后边有马蹄之声，回头一看，只见从那边来了几匹马，如飞的一般，来至近前，并不是别人，正是那金玉均，后跟着那一群作乱之人。彼此各道一些受惊的话，于是一齐坐上轮船，可就直奔日本走下来了。

好一个幼小无谋的金玉均，他自己坐在船上犯思寻，说道：“是我要变法强韩国，那料想事情不成败了军。家中的老幼不知怎么样，大料着必教他们灭了门。全家的老少若是丧了命，岂不是我一人惹起这祸根？思想起让人心中实难忍，这都是自己作的怨何人。恨只恨自己作事无主意，我不该勾引日本去逼君。事不成惹下外人胡谈论，思想起怎不让人痛伤心。”玉均他越思越想越难受，他不住两眼扑簌落泪痕。哭了声生身父母难见面，数了声结发妻子离了身。事到如今我可把谁埋怨，到不如身投大海去归阴。正是他自

己要想寻短见，又听着跟人过来把话云。

话说金玉均正在船上，不住哭哭啼啼叨念，要去自尽。跟人过来劝道：“大人不要悲伤，咱家中或尚未灭呢？要是灭了，现在死了，也是无益，不如咱到那日本，住上几年，想个方法报仇，也就是了。”金玉均说道：“咳！事到如今，也只得浑着闹去吧。”于是止住泪痕，往那日本进发。

这日到了日本，见了伊藤博文，把上项之事说了一遍，伊藤说：“情道是难办哪，你先在我国住着吧。我与你我找个差使，就在我国居官，岂不是好吗？”金玉均说道：“那我可是感恩不尽了。”这且不表。

单说竹添一郎见了日皇，请败军之罪。日皇说：“这不干你事，回去休息去吧。”日皇又把伊藤博文请来，说道：“现在咱们的兵帮着高丽，被中国打败了，咱们可以怎么对付他两国呢？”伊藤说：“要问怎么办，听为臣道来。”

伊藤他未从开口带春风，尊了声：“我皇万岁臣主公。咱们要吞并朝鲜与中国，必须时时侵到他们权力中。在高丽中国势力比咱大，想个道儿使唤跟他一般同。因着这个与那中国把约订，再与那高丽立上约几宗。让他们赔上咱兵款十三万，要赔着还教他们把利行。派一位官员往他国中去，连办交涉代把领事去充。今日不把别人派，还须那位井上馨。我主就当传旨意，让他们好往高丽行。”日皇这才传下旨，井上馨奉了王命出了京。

这日到了韩国内，那些个亲日党们乱哄哄。一个一个来告诉，齐说道：“我国里头不尚公。那些个政事全归女后主，把我们这些个大臣一旁扔。”井君一看他们这个样，就知道他们办事必不成。到明日与那

李熙把交涉办，诸般的要求全都应；次又看看他国里的内治，不由的一见心内惊。不知道甚么人来把政掌，这政治与前大不同。俨然有个维新的样，他国内必定有贤能。不用人说知道了，一定是那王妃閼氏把政柄。这个人要是不除治，必为我国的咕懂虫。事情办完本国里报，对着他们的皇上说分明。

话说井上馨在高丽，把事办完，高丽包他们十三万元兵款，作为二分半利，又把闵皇后怎么样的聪明，想只要除治了，这些事修了一封信，打到本国去了。这且不表。

单说高丽京城，有一家员外，姓安名唤悦公，本是黄榜进士出身，娶妻张氏，就是那云在霄的表妹。老安人四十余岁，生了一子，名唤重根，真是长得天庭宝（饱）满，地阁方圆，年方三岁，精神怜（伶）俐（俐），赛如七八岁的儿童。夫妇二人爱如珍宝。这一日老员外对着夫人说道：“现在咱们国里屡次的起乱，要常在这住着，恐怕难免刀兵之戮。我想要上平壤，投奔云大人那处避难。夫人你意下如何？”夫人道：“我看这个地方，也不可久居，员外你说好便好吧。”于是将家中细软的东西收拾妥当，又把那些个家人使女，唤到一处说道：“我家想要往平壤搬，不能把你们全带去，我与你们点东西，各奔他乡去吧。”遂把些个不带着的东西，全分给他们。那些个家人使女，各自叩头谢恩去了。留一个家人安成，又留了一个老妈。套上一辆小车，老安人抱着重根，上了车子。安成赶着，老妈坐车外。老员外备上一匹马，把门户仓廩全都封了，出了大门，可就扑奔平壤大路走下来了。

好一个员外名叫安悦公，他一心要上平壤躲灾星。细软的东西全都拾到净，又把那房屋门户上上封。老安人抱着孩子把车上，员外他也就上了马能行。忽啦

啦出了自己大门外，又看那五街邻舍闹哄哄。一齐的走至跟前把行钱，都说道：“员外今日避乱兵，我们不久的也要往外走，不能够常住这个是非坑。”这个说路途以上加仔细，防备那胡匪贼人把路横；那个说要是住店看一看，千万别存到那个贼店中；这个说孩子可要包好了，躲避着路途以上受寒风。众邻人一齐说道：“快走吧，不要担（耽）误了你们好路程。”老员外对着众人使（施）一礼，说道是：“有劳列位好心诚。现如今咱们虽然分了手，望后里我将来还要回汉城。”说罢了赶起车子上了路，那邻人一个一个回家中。

那安成手拿鞭子紧着绕，转眼间就走出了十里程。老员外骑在马上回头看，不由的一阵一阵好伤情：“独只为奸臣当道乱国政，才使我今日逃难离韩京。好难舍我那房间与地土；好难舍亲戚朋友各西东；好难舍家人使女他乡奔；好难舍仁德邻右患难同。抛家业这才望那平壤去，也不知到在人家怎待成。”安悦公正在马上胡叨念，看了看西方坠落太阳星。他这才赶着车子把店进，住了一宿明日又要行。走了些高高凹凹不平地，过了些河路码头城。到晚间住在招商店，到白日还是把路登。

这日正然望前走，看见了一座高山把路横。黑珍珠密松林内无人走，静悄悄百鸟林中吱扎鸣。老员外一见就心害怕，说道是：“这个地方可是凶。常言说逢山就有寇，看此处好像有贼踪，咱们不如绕着走。”那安成拉过稍转正东。方才走出一箭地，只听得后边发喊声。不用人说知道了，一定来了众贼丁。吩咐声：

“安成快着跑，再等一时就要把咱们坑。”安成闻言忙打马，那车儿好像一阵风。只听得枪儿一声响，员外难保活性命。列位要问员外生与死，且等到下回书里再说。

校者注：

原文为“兄弟和睦家庭顺”。今据书前总目录校改。

第五回 中途路员外逢凶灾 仁里村元首施大义

自来雄杰之士，往往命运不强，空乏心志路途忙，
尽是劳苦现象。文王囚于里，孔子陈蔡绝粮，生于
忧患死安康，才是圣贤模样。

上场来《西江月》叙罢，书归上回。上回书说的是，那安员外出了汉城，这日来到黄海道地界，看见前面有一座高山拦路。这座山两面尽是黑松林，中有一条大道。老员外说道：“此山甚是凶恶，必有强盗在此，咱家快从那边绕着走吧。”于是安成赶车望那边就跑。方才走了一箭多地，只听那后面，忽啦啦出来了一伙盗贼，有二十多人，老员外看事不好，可就打马跑起来了。

好一个员外安悦公，他的那运气算不通。想只要平壤去避难，不料想中途路上逢灾星。日本人占山为贼寇，要抢来往行路的公，偏赶上员外运不好，就遇见这伙日贼兵。老员外骑马头里跑，众贼兵步行随后攻。步行没有骑马快，那贼子这才动无名，端枪就把员外来打，咕咚一声了不成，把员外打落能行马，太阳一上冒鲜红。中途员外废了命，那车子跑了个影无踪。这伙贼又把车子赶，但见那西山以上来了兵。咕咚咕咚把枪来放，打死了日本贼四名。他们才想往回来跑，在后边人来了二百多兵。两面夹攻把他来打，仅仅跑了贼子四名。押下贼子逃命且不表，再把拿贼子的英雄明上一明。

话说高丽黄海道仁里村，出了一位英雄，姓侯名弼，表字

元首。从小父母双亡，有一哥哥名佐字元良，将他养活了七岁，上学念书，至十七岁。听说美国学堂甚好，他就辞别哥嫂，上了美国。在他那陆军学堂，住了三年，学成了一身兵式体操之法，满腹出兵战阵之方。他回到家中，也不去做官，就在这仁里村，将他屯中的那些少年，挑了三百余人，立了农备学堂，买了些个快枪，天天教他们下操。临近有贼，他就率领农备兵，尽力出剿，所以他那地方没有贼匪。光阴如箭，不觉的就是三年之久，那些少年全操练好了又续了二百余人，仍就（旧）的教练，预备教练多了，好打外人。赶上他那时运不好，哥嫂又一齐下世，抛下一个侄儿，名唤侯珍，年方七岁，他教他念书，自己也不娶媳妇。

这日正在屋中看书，忽见外边有人来报，说是离这十五里地，有一座奇峰山，那块有一伙日本强盗，在那里途劫户抢，甚是凶恶，特此报知。候弼一听这个信息，就点齐了自己练的那些农备队，前去打贼。正赶上那安成赶着车子跑过来，他上前就问，说道：“你们跑甚么？”安成说道：“我们是往平壤去的，路过这个山，出来了一伙日本贼人，吓的我就跑。我们的员外还在后边呢，不知性命如何。你们快去救他吧！”元首道：“我正是打贼，你们可在此等着，待我们打走了贼，然后再把你们送过山去。”吩咐已毕，他可就率领着兵前进。走不多时，只见那边日本贼赶过来。他们可就一齐开枪，将日贼打死了无数，只跑了四个。于是他又转过山头，往前一看，只见那道口，躺着一个死尸，知道必是安员外，被贼打死了，急令人抬着到安成的车前，说道：“你来看看，这个死尸，不是你的主人么？”安成一看，正是那员外，急忙跑到车前说道：“太太呀，不好啦！员外被贼打死了。”老安人一听这话，慌忙把公子交与老妈，跳下车子一看，可就哭起来了。

老安人一见员外丧了命，不由的两泪淋淋放悲声。说道是：“只想逃难得好处，那知道中途路口把命坑。早知这样事情也不能走，倒不如在那汉城住几冬。那管他日本作乱不作乱，或者还不能死在他手中。现如今躲还未能躲出去，寻思起那样重那样的轻？小婴儿未滿三四岁，是何人能够教把名儿成？丈夫呀！你死一生只顾你，抛下了我们母子苦令丁（伶仃）。叫丈夫你在阴城等一等，我与你一同去（那）枉死城。”老夫人越哭越痛如酒醉，忽然间一口浊痰到喉咙。咕咚一声倒在流平的地，那边里吓坏家人老安成。走上前一看安人闭了气，他这才捶胸跺足放悲声。叫了声：“太太你快醒来把（吧），多归阳世少归阴城。太太呀！你令（今）若是归阴去，我们那公子可是谁照应？”你看他前边拍来后边打，太太招呼的不住声。老安成招呼了多一会，只听的安人那边哼一哼。

话说安成招呼了多一会，只听太太哼了一声，从口中吐出了一块浊痰，哎哟的一声，说道：“可把（罢）了我啦。”众人一见太太活了，一齐上前劝导，说：“太太不要悲啼了，人已经死了，哭也无益。”侯弼又说道：“太太不要悲伤。大道也不早了，先把员外的尸首，抬到我们的庄上，买口棺材，成殓起来，然后再送你母子上平壤，岂不好么？”安人闻言，说道：“那们（样）我母子可就感恩不尽了。”遂问道：“义士高姓大名？”侯弼答道：“敝人姓侯名弼，表字元首，这仁里村的人氏。”安人说道：“就是侯义士了。”遂即拜了一拜。元首连忙还礼说道：“请安人上车吧。”于是安人上了车子，元首又让兵士抬着员外的尸首，回到庄上，将安太太让到他的家里，安置好了，又命家人，上街上骂（买）了一口棺材，把

员外成殓了。到了次日，择了一块吉地，埋葬起来。太太送灵回来，又住了一宿。第二日命安成套上车子，就要起身。元首坚留不住，他就派了四名人，前去护送。安人对着元首说道：“义士请来上座，受贱人母子一拜吧。”

老安人未从开口泪盈盈，尊了声：“元首义士你是听：我夫妻带着家财去逃命，不料想中路上有灾星。我丈夫被那日人活打死，我母子也是几乎把命坑。多亏了义士率兵来搭救，才保全我母子的活性命。到后来又将我们收留下，还埋葬我的丈夫死尸灵。这恩德真是高如山来深似海，怎叫我生死存亡不感情。请义士快来上边坐，使我母子一拜尽尽这点诚。”侯元首再三推辞说不可，老安人说不受拜来可不中。侯元首无奈这才上边坐，老安人母子双双拜流平。拜罢起来又把话来讲：“贱人我现在还有一事情。望义士千万不可不应允，鄙人奉送物一宗。我孩儿带着一块石如意，增（赠）与义士莫嫌轻。”说完了就将如意递过去，侯元首说道：“夫人你可不要把意生。日本人奇峰山上为贼寇，无故的把咱韩国来陵（凌）。咱全是韩国的好百姓，外人要欺服（负）就当把他攻。打他们本是我们应尽的职，这本是算不了甚么恩情。太太哪，你快快把车上，趁这天道暖和奔前程。”安人他使（拖）一礼来把车上，那四名护送庄丁随后行。

侯义士送了一程才回去，那车子顺着大道走如风。到夜晚不过住在招商店，到白天还是奔走前程。晓行夜宿非一日，这一天到了平壤城。进了北门往南拐，来到了云府大门庭。走（这）安人二门以外把车下，惊动了里边那些众家丁。

话说安太太，这日到平壤里，拿出二十两银子，赏了那四个护送人，吩咐他们回去。找着云府，进了大门，下了车子，内里家人慌忙禀报云老夫人。老夫人急忙接出门外，让到座中坐下，说道：“表妹一路劳苦哇！”又说：“甥儿长这大了。”这个时候，云大人听说，也过来了。大家见礼已毕，云大人问道：“妹子给何人穿的孝？”夫人答道：“要是问我穿这孝，真是让人一言难尽了。”

老夫人未从开口泪涟涟，尊了声：“表兄夫人听我言。在京城因为日本常作乱，我夫妻才想逃难到这边。带了些细软东西把路上，这一日到了那座奇峰山。日本在此山为贼寇，打劫那来往客人卖路钱。正赶上我们车子从那走，听见那松林以内喊连天。慌忙的赶着车子往来（前）跑，那贼人此时已经出了山。用枪儿把你妹夫活打死，因这个我们母子把孝穿。”

云大人听着说道：“妹丈被贼打死，真是悲痛。”可就哭起来了。

云大人闻言泪纷纷，骂了声：“恶贼日本人。我妹丈与你何仇并何恨，最不该伤他性命害他身。你看他家中老的老来幼的幼，老幼无能甚难云。老的也有四十岁，幼的未满三四春。那人没有一片忍，日本害人好恨（狠）心。我若是拿住日本狗党子，扒皮剜眼报仇痕（恨）。”

话说老大人伤感已毕，遂又问道：“妹妹，妹丈被贼打死，你们母子怎么逃出来的呢？”夫人说：“表兄不知，听我说来。”

安夫人未从开口泪盈盈，尊声：“表兄你是听。我们车子赶着头里跑，那后边贼人追赶不放松。幸亏

是步行没有车子快，到后来来了一帮救命星。仁里村有义士侯元首，领了人马打退那些众贼兵，又将我母子留到他庄上，因此才逃了活性命。”

云大人说道：“元首到算个义士。”夫人说：“还有好处呢。”

那义士又买一口好棺材，成殓起你那妹夫死尸灵。成殓后又埋在一块平川地，全是那元首义士好恩情。到后来又把兵丁派我送，因此半路这才得安宁。老安人说罢一些前后话，云大人在那边又问一声。

话说安太太说罢员外被害的原由，又把那侯元首怎样的除贼，怎样的殡葬员外，怎样的派人护送，说了一遍。云大人从那边问道：“他派那人，可是在那呢？”夫人说道：“我已吩咐回去了。”云大人又说道：“妹丈已死了，你们母子，就在这住口（下）罢。赶外甥长大的时候，与我那在岫兄弟，跟落峰孩儿请上个先生，让他们一齐念书，学问成了，然后再治服那日本，以与妹丈报仇吧。”安太太又说：“从今而后，就免不了在你们这招扰啦。”在霄说：“表妹你说的是那里话呢？咱们虽然是表兄弟，也不亚如亲兄弟，望表妹无存意见才好。”安夫人说道：“那我是感恩不尽了。”按下安太太住在云府不表。

单说那日本恶贼，被侯弼打死了无数，只逃走了四个贼。这个四个人打听了一会，才知是那侯弼的农备队，他们可就想出道来，说道：“这人若不除治，后来必为我国之害。”于是这些个恶贼，到了那黄海道交涉局里，去告侯弼。甚么教（叫）交涉局呢？就是外国人与中（韩）国人打官司地方。这四个人到了交涉局，把侯弼告了，说道：“他们是商人，去上仁川买货，路过那奇峰山，被那仁里村侯弼，领了些兵丁，拿我们当

作了贼，将我们打死了无数，抢夺去我们的财物钱，幸亏我四人的腿快，才跑出来。望交涉局大老爷，速速与我拿人。”这交涉局的总理，姓任名忠，那朴泳孝的外甥。当日接了这张呈子，忙派了刘、陈二位衙役，去上仁里村拿侯弼，这且不表。

单说这交涉局中，有一位先生，姓黄名伯雄，他与侯弼八拜为交，父母双亡，所以在外边当差。当日得了这个信息，暗说道：“侯弼是义士，那能办出这个事情呢？其中必然有差；或者是他得罪了日本人，想只要害他也有的，我不如先与他送上一信，免了这祸，岂不是好么？”于是拾道（掇）拾道（掇），骑上坐马，可就奔仁里村走下来了。

好一个多端智谋黄伯雄，一心要与那侯弼把信通。

“说起来元首本是一义士，万不能作出这样恶事情。想必是他把日人得罪了，若不然怎能告他到官中？看起来那恨（狠）毒日人必将他害，要使那义士一命归阴城。我今要不与他把信来送，他必然遭在日人毒手中。”你看他叨叨念念来的快，仁里村不远就在咫尺中。进了村屯转个湾儿往东走，眼前里就是元首大门庭。大门外甩蹬离鞍下了马，柳阴树拴上他那马能行。迈大步进了元首上房内，正赶上元首那里来用工。猛抬头看见伯雄把屋进，他这才站起那身形在了，就道是：“贤弟几时来到此，望贤弟恕我无礼失远迎。”慌忙的拉着伯雄他坐下，“贤弟呀，今日可是刮的那阵风。闻听说你在衙门当书手，你怎么能够来到此地中？”伯雄说：“兄长你是不知道，日本人告你无故来行凶。他们说你们聚众行霸道，因抢财伤了他们又几名。现如今交涉局里把你告，那任忠已经准了他的呈。不久的就若派人来拿你，你快快的拾道（掇）拾

道（掇）把路行。再等一时若不走，你的命就怕保不成。小弟我因此来送信，望兄长千万躲躲这灾星。”侯元首一听这些话，不由的无名大火往上冲，吩咐一声：“快点队！”立刻间点齐五百农备兵，点齐兵马就要走，一心要与那日本把命拼。说到此处咱们住一住，歇歇喘喘你们再听。

第六回 中日因韩定条约
王妃为国罹凶灾

表的是行路君子到街坊，见一位老者气昂昂。那人不解其中的意，走上前来问端详。说：“老丈你为何来生气？对我说说有何妨。”老者说：“你休来管我的事，现在我是实则（在）忙。”那人说：“要告诉我来替你办，你何必似这样的慌张？”老者说：“你要实则（在）把我问，听我对你说短长。老夫姓李名季用，离此不远我家乡。儿子南学把书念，老夫家中卖酒浆。这几年间生意好，积下钱财治地方。卖（买）了五顷山田地，还有三间小草房。一头我自己家里住，那一头里招客商。那一日邻居周芳盖房子，扔木头压倒我一堵墙。当时老夫就把他问，他言语立刻就与我修上。一连呆了三天整，他也未与我修墙。不与我修墙不要紧，那客人谁也不住我这乡。都说我的院墙破，恐怕丢了他行装。到后我又把他问，他说：

“老夫乱喊喊。我今上官府把他告，试试这个老周芳。”那人说：“这个事本来不要紧，你何必告他到官场？依我劝你拉倒吧，回家去还让他与你来修墙。”老者说：“我非是不能忍，但是我生成以来就不惧强。人生本是一口气，谁肯让谁把硬汉当。有志气的人儿无人惹，无志气的人儿他必遭殃。家与国本是一个理，谁不来把软的伤。人人要都像我这样，我管保国家不能亡。好气的总管是好汉，好气的准算是儿郎。要是有一点气性也没有，谁能保国定家邦？”老者说罢扬常

（长）去，那人也就走他乡。上场来几句散言书归正，要听还得开正张。

上回说的，侯元首点兵，要去与日本拼命，那不过是说书的一个回头，并从无有那个事情。单说侯元首，听罢黄伯雄一片言语，只气的他三煞神暴跳，五雷豪气飞空，说道：“日本人占山为寇，打伤人命，还说我打了他们，真是可恨，我非去与他辨白不可。”伯雄从那边说道：“兄长不要如此。现在咱国里的大臣，相着日本那交涉局的总理任忠，又是当朝大臣朴泳孝的外甥，去了也恐怕难我好。依我看，不如逃跑在外，想个方法，鼓动鼓动民气。民气要是全强了，然后再治那日本，保全咱国家，也不落迟晚。兄长要是愿意，我有一个老表叔，姓李名正，现在平壤作提法司，咱们去投奔他那去，岂不是好吗？”侯弼听了一听，说道：“可也是呀！这个时候，与他们洽（治）气，也是妄然。”于是收拾收拾，带了些个财物，备上一匹快马，抱着侄儿侯珍，骑上马，同着黄伯雄，可就扑奔平壤大路来了。

好一个侯弼小英雄，他一心要上平壤躲灾星。在马上不住胡叨念，说道是：“像我侯弼真苦情。从小里二老爹娘去了世，倚靠着兄嫂度时冬。十七岁涉重洋游美国，在学堂废（费）了三年苦功。回家来不把官来作，练民勇预备把那日人攻。又不幸哥嫂一齐去了世，抛下个侄儿苦伶仃。还想着练齐民勇把日人打，那知道无故生出事一宗。日本人奇峰山上为贼寇，伤害那各处的好百姓。也是我领兵将他打的苦，所以他要害我的活性命。多亏了伯雄贤弟来送信，若不然我命一定被他坑。今日里要上平壤去逃难，也不知李正肯容不肯容。还想要谋个方法吹民气，也不知事情能

成不能成。如果是老天随了人心愿，必然展展我的好威风。使我那数万人民改改志，使我那国家安隆以安隆；使唤那奸臣的贼子全死净；使唤那日本强徒减减雄（凶）。那时节我也创个立宪国，我也使那共和主意列朝宗，也让高丽为个独立国，免去受那大国的欺凌。”正是那侯弼马上胡思想，看了看西方坠落太阳星。他这才寻找那个招商店，猛看见那边挑出一灯笼。他三人这才进了院，拴上马就住在此店中。押下他三人住店且不表，再把那二位公差明一明。

话说那刘、陈二位公差，领了签票去拿侯弼，走了两天，才到那仁里村。此时侯弼已走了一天多啦，他二人寻了几天，也莫（没）打听下落，就回城交票。任忠一看没拿来人，后来又一访听，才知道那日本人妄告不实，也就拉倒了。这且不表。

单说日本明治皇帝，这日早朝，殿头官宣道：“各大臣听真，有事出班早奏，无事就卷帘退朝。”忽见伊藤从班部中说道：“臣有本奏。”日皇说道：“爱卿有何本奏？”伊藤说：“我主在上，听臣下道来。”

伊藤他未从开口喜洋洋，尊了声：“我主在上听其洋。高丽国金氏玉均要变法，求咱们暗地以里把他帮。也不知怎么了的不严密，那中国的兵马来把咱们坑。在汉城与咱打一仗，将咱的兵败到仁川傍。想只要因着这个强势力，那知道又受了中国的伤。在高丽咱们虽然有势力，还是不赶他们中国强。若不先把中国牢笼住，怎么经营高丽那地方？不得高丽也是难以分中国，不如先拿定一个好主张。先与他定下一个大条约，在高丽别让他的势力比咱强。我主你看这事好

不好？臣就要上那中国去一趟。”

日皇说：“爱卿之言，正合我意，你就去办吧。”

伊藤一见日皇应了声，他这才坐上轮船扑西行。论走也得半个月，说书的只用鼓捶一不扔。这日进了中国界，来到了我们那座天津城。下轮船就把我总督衙门进，见了那通商大臣李文忠。

这个时候李鸿章，已经服满了，所以直隶总督还是他坐着。当日见了伊藤，说道：“贵国到此，有何事办？”伊藤说：“无事不敢到此，只因高丽国中，常起内乱，咱们两国，常因着这个失和气。今日想要立个条约，自今以后，高丽要有乱事，咱们两国，你告诉我，我告诉你，咱们两国合着平定他国之乱也，省着害咱两国的商业，岂不是好吗？”于是李鸿章就答应了，他与他定下条约，伊藤可就回国去了。列位明公，你们想想，高丽是咱们属国，有乱咱就与他平了，何必跟日本合着去办呢？躲还躲不开，哪可以让他插上手呢？高丽灭亡，李鸿章也是有罪呀！这且不题。

单说日本领事井上馨，在高丽看他那内治，一天比一天强，打听人说：“这些政治，全出于闵后之手。”他寻思道：“此人若不除治，必为日本之害。”于是想出一条道来，假说请客，遂把那亲日党们全部请来，酒席筵前说道：“我看诸公皆有经邦济世之才，可叹你君不能重用，专倚着皇后，将来你国必为他一人闹坏了。”朴泳孝、郑秉夏诸人一齐说道：“此事我们也是不愿意，但是没有甚么主见。大人若有高见，可指示指示我们。”井上馨说道：“敝人到有一条拙见，诸公愿闻，听我到（道）来。”

好一个多谋多智井上馨，他生出来一种狠毒的心。

“看诸公皆有经邦济世略，可惜你君不能善用人。专

倚着王妃闵后把政掌，高丽国将来坏在他的身。诸人要想只把国救，必得先除治了这个人。敝人我有一条小拙见，敢在诸公面前陈一陈。用银钱将他左右买服下，让他好与你们留下门。得门路将人伏在他宫里，出来时就去把他寻。不怕他有多大才与智，管教他一命归了阴。我说此道好不好，望诸公沉吟以沉吟。”朴泳孝那边开言道，说：“这道儿甚合我的心。闵皇后他那把门的，也曾与我有过亲。明日我就把他买下，合（豁）上五百两金与银，现在不怕他不干，钱大就能通了神。”众人齐声说道：“好！”他看他一个一个喜吟吟。说话之间天色晚，各人坐上轮（轿）子转家门。

话说朴泳孝回到家中，想起来并上馨告诉他那条道，暗说道：“现在把宫门新换这官，姓霍名建修，是我一个亲戚，我要托他去办，必然能成。”当下命家人，将霍建修请来。说道：“大人夤夜将卑职唤来，有何吩咐？”泳孝说：“无什么吩咐，有一件事，想要托阁下办办呢。”建修说：“大人只管讲来，何必拘之呢？”泳孝遂把那话对他一说，又拿出五百银子，说道：“暂以此相奉，等事情成的时候，还有重谢，并且要保你升官。”霍建修一见这个相应，心眼暗暗的就动了，说道：“大人，咱们是亲戚，用着卑职，这一点小事，那敢不效犬马之劳？”朴泳孝一听乐了，当下将自己的心腹，有力气的人，挑了八名，命建修带进宫中，就说是新招的护卫兵，让他八人把守内宫门，闵后要出来的时候，必定难逃公道。于是霍建修拿了银子，带着人，洋洋得意，回到衙中。第二日就命他八人，把守内宫门，专等着行事。这且不表。

单说那闵皇后，这日坐在宫中，闷闷不乐，忽然想起一件

大事，急命常随，去把寇大人请来，就说有事相商。常随去了，不多一时，寇儒臣到来，参见一毕，说道：“娘娘将臣下唤来，有何事相商？”娘娘说：“卿你不知，听爱（哀）家道来。”

皇后未从开口面带悲伤，尊了声：“儒臣爱卿听其详：咱高丽现今甚软弱，又被那两个大国夹中央。中国虽然是咱们的祖国，看光景也是自顾不遑。他国的君臣也是无善政，要倚着他不久的就要亡。日本子本是一个虎狼国，以（一）起首他那居心就不良。又赶上咱国屡屡有内乱，奸臣们才勾他们到这乡。累次的在咱国里增势力，想必是要夺取咱们地方。众好贼寡（光）知眼前图富贵，遂把那国计民生仍（扔）一傍。日本国好比一群虎，咱高丽好比一群羊，羊要靠虎求安泰，那羊一定被虎伤。那群虎已经入了咱的国，想个什么方法把他抗。想只要打还打不过，就得忍着气儿图自强。闻人说日本昨日来请客，朴泳孝诸人全都到那乡。看他们必定有点事，若不然那能无故饮酒浆。他的事咱们虽然不知道，大料着准是破坏咱家邦。看起来日本所以把野心起，全由着咱们国里那奸党。我今日想把奸党除治尽，爱卿你可有个什么方？哀家我左思右想无主意，才把爱卿你请到这乡。”寇儒臣一听这句话，尊了声：“娘娘千岁听言良，要想除治那奸党，微臣我有计一桩。云在霄镇守平壤地，他那里马壮兵又强。暗地里与他去封信，让在霄带兵离平壤。大兵到这汉城地，管教那些个奸臣性命丧无常。”寇大人说罢一些话，闵娘娘从着那边开了腔。

话说寇儒臣对着闵后，画了一片除贼臣的计策，闵皇后说道：“云在霄可是掌着十三道的兵权？我素常也知道他的忠义，

但是事情难得严密，不要走漏了消息才好。要是让他们以（一）知道，就落一个打虎不死，反来伤人。我看这个事情，准得一个快人前去送信，让那神不知鬼不觉就把那奸臣们除治了，就是这个人很难找。”寇儒臣说道：“送信之人不难，微臣有一个族中侄儿，名二（本）良，家业零落，父母双亡，为我家的管事。此人方十八岁，有胆量，又生了两条快腿，一天能走五百余里，念了几年书，也很晓得大义。要是让他上平壤送信，准能妥适还快当。”闵后说是：“既有此人，我就写信，明日就使那本良前往。”说完拿起笔来，写了一封书子，交与儒臣，说道：“千万小心！可别走漏了消息，要是走漏了消息，你我全好不了。”

那寇儒臣诺诺连声，辞别了娘娘，出离宫院，来在家中，将寇本良唤过来，说道：“我命你出趟门，愿意不愿意呀？”本良说道：“侄儿蒙叔父厚恩，就是赴汤投火，侄儿也无有不愿意的，但不知将侄儿那边差遣？”儒臣说：“你既愿意，这有书信一封，下倒（到）平壤十三道提督云大人那块。明日就可前往，千万可不要失落了。”本良说：“是了。”

待了一宿，第二日清晨，寇本良用了早膳，带了盘费，拾道（掇）一个包，背在肩上，就要起身。且说儒臣有一子，名唤本峰，年方八岁，本良天天领着他玩耍，所以他跟本良十分亲近，这日听说本良要出门，他早早的起来，禀告他父母，说是要送送我哥哥去。他父母说：“你去吧。可要早早回来。”于是本峰领了个老家人，跟着本良出门而去。这且不表。

单说，那闵皇后自从将寇儒臣送走以后，他心中觉着闷闷不乐。到了晚间，那明月在天，越发添了一番愁闷，遂令宫娥引路，去上那后花园玩赏。于是宫娥前头引路，出了宫门，好不凄惨也。

闵皇后迈步出宫庭，看了看零露泫泫夜色明。满院中习习秋风吹人面，各处里哪哪草虫乱悲鸣。看起来秋冬闭塞无好处，那赶那春夏之间物色兴？我把那强盛国家比春夏，又把那软弱之国比秋冬。人人都把春夏盼，没有一个盼秋冬。我国家现今就是秋冬季，想什么方法把那春夏生？这娘娘叨叨念念往前走，不知不觉的进了花园中，看了看各样花草全凋落，惟有那几盆绿菊色香馨。说道是：“隐逸君子你怎么独受冷？何不与那百般红紫斗春荣？看起来花草也与人一样，那贤智之人多半埋没草泽中！”宫娥又领着把月台上，好一个宝镜高悬在太空，猛回首望那西边送一目，看见了昏昏将坠一行星。咳！这行星昏昏将坠无人救，那月儿皎皎光寒令人惊。行星他照在我们高丽境，明月儿临在日本的东京。就着星儿月儿看了一眼，足见我高丽将灭日本将兴。

皇后观望一会把台下，宫娥打着灯笼前头行。正是他们往前走，忽然间来了人几名。若问他们是那几个，就是那霍建修带领八名兵。走上前把娘娘忙捉住，从腰中掏出一根绳，用手挽了个猪蹄扣，擂（勒）住娘娘那喉咙。二人一齐速用力，那娘娘呜呼一命归阴城。花园中擂（勒）死娘娘闵皇后，又杀了宫娥人二名。将尸首扔在浇花井，又听的人马闹轰轰。要问那里人马闹，朴氏泳孝发来兵。大兵发到皇宫内，准被他杀个人头滚滚血水红。书说此处住一住，歇歇喘喘下回听。

第七回 寇本良千里寄鱼书
侯元首平壤设租（祖）帐

图存固国要道，总不外乎学问。自识之士待子孙，全都着重本身。先教温经习礼，后教博古通今。先生劝勉友人箴，德业自能前进。

上场来《西江月》罢，书归上回。上回说的，是那朴泳孝发兵，是没有的事情，不过是说书的一个回头。闲话少说。

单说那霍建修领着朴泳孝八名家丁，把闵皇后擗（勒）死，扔在井内。到了天明，到朴泳孝的衙门，见了朴泳孝说道：“事情成了。昨夜晚上，那闵后观月，乘着那个机会，我们就把他擗（勒）死了，将尸首扔在浇花井内。”朴泳孝说道：“好，可以（一）下子去了我一块大病。”霍建修说：“还有一件事，昨日下午，闵后将寇儒臣召进宫中，不知商量些个什么事情，半晌才出来。我看此老也当除治了，不然必为后患。”朴泳孝说：“我道（倒）有意除治此贼，但是他与那云在霄最好，现在十三道的兵权。全在在霄的手中，要是把寇儒臣杀了，他要知道，岂能答应咱们吗？”建修说：“是，那不妨，卑职有一条拙见，管保那寇儒臣云在霄二贼，尽死于非命。”朴泳孝说：“你有何计策，快快讲来。”霍建修说道：“大人在上，听我道来。”

好一个霍氏建修狗奸佞，要害那寇、云二位干国卿。他说道：“在霄镇守平壤地，他手下足有十万虎狼兵。寇儒臣与那在霄甚相好，要私着磨（谋）害咱们了不成。要想着把他二人除治了，敝人我有一计儿甚可行。第一要作下一封好假信，就说是寇云二人反

心生。这封信是那在霄他写的，约会那寇儒臣来为内应。下书人儿走错了，将书信送到咱府中。金驾（銮）殿上把本奏，拿着这封信儿作证凭，立逼那皇上把旨下，好除治那儒臣老奸雄。然后咱再派人平壤去，把那在霄老儿调进京。将他兵权去吊（掉）了，然后咱再把他一命坑。这是小人一拙见，大人你看可行不可行？”永老（泳孝）说：“正合我的意。”遂急作了信一封。急忙忙把那家丁点齐整，带领着人马奔皇宫。记下他们咱不表，急回来把那李熙皇帝明一明。

话说韩皇李熙，那日宿在西宫，清晨方才起来，有正宫的人来报，说道：“娘娘昨夜带着两个宫娥观月，未见回来，不知那乡去了，寻找一气，也无踪影。”李熙闻言，说道：“这事可也怪了！”正在那宫中狐疑，忽有皇门官进来奏道：“说是朴泳孝，现在午门外候旨。”李熙闻言，急忙忙上朝，朴泳孝上殿，奏道：“我主在上，臣有本奏。”

好一个朴氏泳孝狗奸雄，他在那金殿以上把本升。说道是：“云在霄现今要造反，连（联）合那寇儒臣来为内应。我主要是不凭信，现有他的信一封。”说罢将信呈上去，李熙皇帝用目睜。上写着：“在霄云氏三顿首，敬启于儒臣老年兄。现如今咱国以内君软弱，我想要夺取他那锦江洪。此时我有兵十万，望乞着仁兄与我为内应。”韩皇他看罢这封信，遂把那朴泳孝来问一声：“这封信你可是从那得来的？”泳孝说：“下书人错送我衙中，臣将那下书人儿获拿住，所以知他们要把反心生。望我主速速降圣旨，臣好斩那儒臣老奸雄。今日要是不把儒臣斩，我就在金殿以上来行凶。”逼的韩王无及（计）奈，他这才写了旨

一封。朴泳孝得了皇上旨，教军场里去点兵。点齐了一千人共马，扑奔那儒臣府内行。眼前来到儒臣府，吵的一声围了一个不透风。

话说朴泳孝带领着人马，把寇儒臣府团团围住，闯进大门，呼道：“寇儒臣接旨。”单说寇大人正在屋中坐着，寻思那寇本良前去搬兵，不知有成无成。忽有家人来报，说道：“适才小人听人说，昨夜晚闲娘娘出宫观月，不知那乡去了，现在各处寻找呢。”正说之间，又有家人来报，说道：“大人哪，不好了！外边有朴泳孝带领着兵马，把咱宅子围住，现在院中，唤你接旨呢！大人快出去看看吧！”寇儒臣以（一）听，寻思必是事情泄漏了，急忙出了屋中。朴泳孝骂道：“老贼！你无故勾引云在霄作反，天子命我前来拿你，快快受绑！”儒臣以（一）听这话，惊的目瞪口呆，知事情必真泄漏了，半晌方说道：“我与云在霄谋反，有何证据？咱两（俩）得面见天子。”朴泳孝说道：“你不用辨别啦，天子命我急溜将你斩首，再待几天，你那羽翼到来，就治不了你啦。”吩咐声：“兵丁，你们与我快绑！”那兵丁忽啦啦上来，把儒臣绑了，又去屋中，把他家人全部绑了，来到朴泳孝眼前交令。朴泳孝一查，只三十七口，说道：“闻人说，儒臣家中四十九人，怎么少三口？少了别人不要紧，他那儿子怎么也没有拿来？你们与我快搜一会。”也没搜着。朴泳孝说道：“一个小小孩童，能逃得那里去？先将他们斩首，然后再捉他三人，也未为迟晚，大凡不能出此城中。”于是将他们拉在车上，可就扑奔法场走下来了。

好一个为国忠良寇儒臣，坐在那车子以上泪纷纷。

“只诚（曾）想：搬兵好来除奸党，那知道忽然泄漏巧原因。也不知这机关怎么漏，他就要斩我全家共满门。那君王我也不能得见面，上何处与他把那是非分。

满朝中皆与好贼同一党，是何人能够与我把冤伸？死了我寇氏一家不要紧，最可惜大韩江山被人吞。听人说昨夜娘娘去观月，一宿里未从去上宫内存。说话着不知人儿在那里，说死了尸首下落无处寻。大概是为那奸贼他们害了，若不然怎么就一夜影无踪？若果然娘娘也是丧了命，这机关泄漏就算真。好贼们朝廷以内把君迫，外边里欺压众多好子民。有朝一日恶债满，准被那万把钢刀把身分。有人要把那奸贼除治了，老夫我死在九泉也甘心。也不知本峰送他哥哥到何处？也不知本良侄起身未起身？也不知他们哥两（俩）知道不知道，大料着无人与他送信音。果然要有人与他哥两（俩）把信送，我寇门或者能够有后根。”正是大人胡思想，眼前来到法场正中心。朴泳孝那边传下命，叫了声：“大小儿郎细听真。将法场与我围好了，别让进来外边人。立刻就他们将他们斩，不要等着那时晨（辰）！”军士一听这句话，将寇氏一家围在当心。在车上将他一家全提下，桩橛以上绑住身。刽子手虎头大刀忙举起，克叉一声血淋淋。一煞时寇氏一家全废命，但见那地下人头乱纷纷。法场里干（韩）国忠良废了命，朴泳孝又领着兵丁把他小儿寻。五街八巷翻了个遍，也未见着寇家一个人。押下泳孝寻人且不表，再把那本良兄弟云一云。

话说寇本良兄弟与那老院公三人，出了家门，正走之间，本峰说：“哥哥，今日远行，我得远远送送。闻听人说，城北十里以外，有一座集贤馆，甚是幽雅，今天咱们到那里，连与哥哥饯行，代观观景致，哥哥你说好与不好？”本良说：“兄弟说好便好。”于是他三人就往前走。

到了城外，忽见迎面一少年，骑马如飞而来，到了跟前，搬鞍下马，说道：“贤弟你往那里去？”本良以（一）看，不是别人，是那亲王李应藩之子李树萧。此人与寇本良最相好。当日在街头溜马，见了本良背包而行，忙问道：“贤弟你望何处去？”本良答道：“我上平壤探亲去。”又问道：“本峰他跟之作什么呢？”本良说：“他要上集贤馆连观景致，代与我钱行。”树萧说：“不是城北那集贤馆吗？”本良说：“正是。”树萧说：“你在那等着我，我到家中取点钱来，也到那集贤馆去。”本良说：“是。”本良又问道：“兄长这匹马在那买的？如此之快。”树萧说：“前日在市上买的。此马一日能行八百里路，要像贤弟你那足，可能够跟上这匹马的步。”本良说：“真算是快马。”说罢，树萧上了马，说道：“你们可千万等着我。”于是树萧回家。

那寇本良三人，不多一时到了集贤馆，进了屋中，酒保过来到（倒）上茶，说道：“你三位用什么饭，瞧（炒）甚么菜呢？”本良说：“是不忙，我们还有一位未到呢。”酒保就过去了，他们吃了一会茶，又到外边观看了一会景致，树萧也靡来。正在着急之时，只见树萧从外边慌慌张张进来，说道：“贤弟呀，不好，不好了！”本良说：“怎的了？”树萧说，“我跟自回到家中，听家人说，昨晚上闵娘娘出宫观月，未见回来；以后又听人说，朴泳孝在金殿上，告你家大人，与云在霄谋反。现在那朴泳孝领着兵，把你家人全都绑上，要去斩首，贤弟你快领着公子，骑上我这匹马逃命吧！再等一时不走，他们必各处派兵严拿，你那时就走不了啦。贤弟你快着吧！保全公子性命要紧！”本良以（一）听这个话，说道：“事到这个样，我先把公子保护出去，接续寇门香烟要紧。”遂告诉那老家人，说道：“你先去逃命吧，日后打听准了，咱家中老幼的

性命如何，再与我上平壤送信。”树萧说：“你不用管他，快上马走吧！”于是本良抱着本峰上了马，二人洒泪而别。树萧那马，走路如飞，本良暗暗的说道：“我二人可许能逃出性命？”走了一时之间，连影儿也看不见了。遂听树萧遂又跟那老家人说道：“你随我来吧，日后再与他们送信。”那老家人跟着树萧去了，不表。

单说本良把那马，紧紧加了几鞭，那马四蹄登空，如云雾一般，可就扑奔平壤走下来了。

好一个寇氏本良小英雄，他在那马上不住紧加功。心急只嫌马走慢，不住的紧紧用鞭扔。那马本是一匹追风豹，走起来好像云雾一般同。转眼间就是七八里，不多时出了汉城地界中。在马上想起家中老与幼，不由的扑簌两眼落泪痕。开言：“不把别人骂，骂了声朴氏泳孝狗奸佞。我与你一无仇来二无恨，你为何害我全家活性命？幸亏是树萧兄长来送信，要不然我们兄弟也得把命坑。到后来又赐我们一匹马，此马好比一欢龙。龙虎驼我兄弟出虎口，好一似死里逃生。我兄弟好比一双失群雁，谁要见了谁欺凌。如果是一路平安无有事，也算是祖宗以上有阴功。我今还带着娘娘一封信，大料着里边必有大事情。闻听说娘娘昨夜未回转，那性命八成有死无有生。我本是平壤送信一个客，那诚（曾）想成了一双逃难星。满道上衰草含烟射人目，各处的临崖老树起秋风。各山上树叶飘零刮刮响，各河里与那天光一色青。远山上片片祥云才出岫，草地里萧萧牧马乍悲鸣。看起来孤客远行谁不怨，况其是身负重冤外边行。到平壤我把云老夫人见，让他速速就发兵。大兵发到汉城去，好与我家报冤横。

一煞时走了六百里，看了看玉兔向东升。天道黑了也不住店，乘着日（月）色奔前程。书中里押下寇氏两兄弟，急回来把那泳孝明一明。

话说朴泳孝杀了寇氏满门，又派人寻找本峰，五街八巷翻遍了也没有，说道：“他知道信息，有人将他放逃了，他要走也必望平壤，投云在霄去。”遂又派些人马前去追赶。列明公你们想想，寇本良骑的是秋（追）风豹，又走了多时，他们那里赶得上？那兵丁赶了一程，踪影未见，也就回来交令。朴泳孝说：“既靡拿住，量其一小孩子能怎的。”遂又上金殿奏本，说：“逆臣寇儒臣已经除治了，那云在霄是他一党，要知道了，也必然作乱，望我主再刷一道旨意，命霍建修上平壤，把云在霄调进京来，先去了他的兵权，然后再杀他，以绝后患。”李熙说：“云在霄累次有功，说他是作反，也靡有甚么凭据，去了他的兵权，也就是了，那可把他调进京来杀了呢。”朴泳孝说：“昏王，事情到了这个样子，你还说他不能作反呢。今日你要不刷旨意，我就先把你这昏王除治了！”说着就向前去，韩皇见势不好，说：“我刷也就是了。”于是刷了一道旨意，命霍建修上平壤，调云在霄不表。单说李熙皇帝回到宫中，思想起自己的江山，可就落起泪来了。

李熙皇帝独坐官中泪盈盈，思想起自己江山好伤情。“满朝中无有一个好臣宰，俱都是贪禄求荣狗奸佞。朴泳孝立逼我把旨意下，杀了位忠心无贰干（韩）国卿；又派我把那云氏在霄调，不应成（承）就向我来行凶。在霄他要知道其中的事，必能够除净这帮狗奸佞。”正是那君王宫中胡叨念，忽听樵楼以上起了更。樵楼上打动更帮不紧要，想起来闵氏皇后女俊英，说道是：“卿呀！你那里去了？为甚么一夜一天未回

宫。莫非说你让奸臣谋害了？怎么也不见你那死尸灵？如果爱卿为国把命儿殒，叫王我心中怎样疼。就着你一天一夜未回转，你那命大概是归了枉死城。也不知何人将卿你害死，也不知你那尸首何处扔，也不知害你怎么无人救，也不知你为甚么出了宫？卿呀你死一生只顾你，抛下寡人我的是难容。是何人能够与我这来勤政事？是何人能够前来与我治江洪？是何人巧修政治安黎庶？是何人重定军章整整兵？韩国里诸般政策皆卿定，所以近几年来得太平。爱卿你死不要紧，寡人折了一左肱。卿你一死我就受了气，心思起怎不让人痛伤情。”这君王越哭越痛如酒醉，好似万斛珍珠落前胸。正是这君王宫中哭闷后，忽听得金鸡三唱大天明。押下李熙皇帝咱先不表，正表表那重根安幼童。

话说安氏住在云霄府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不觉就是三年之久。这年重根年方六岁，精神伶（伶）俐（俐），就过于旁儿。这日，云在霄之弟在岫，在霄之子落峰，在书房中玩耍，看见墙上挂着一张画，上画着一个小孩在园中，拿一把小斧，那边有一棵新折的婴（樱）桃树，旁边站着一个大人，像是斥骂这小孩子的样子。重根不解其意，正赶上在霄在屋中看书，遂问道：“此画是甚么人的故事？”在霄见他问的有意思，遂告诉他说：“此小孩叫华盛顿，是美国人，那边一人是他父亲。原先他父与他一把斧子，命他出去游玩。他到园中，把他父亲最爱惜的一棵树，被他斫折了。不（多）时间，他父也到园中，见树倒折在地，遂问道：‘此是何人伐的？’华盛顿直言无隐，遂道：‘爹爹呀，是我伐的。’他父见他不说谎话，转怒为喜，就把他赦了。到后来，英国待美国人最暴虐，他带

着兵血战八九年，叛英独立，是世界上一个大奇人。”重根听在霄说完，遂问道：“此人可学不可学呢？”在霄说道：“此人可学。”又问道：“得怎么学呢？”在霄说：“得念书。”重根说：“舅舅何不请个先生，让我们念书，也学华盛顿呢？”在霄见他说话甚奇，遂又想道：“我国此时甚是软弱，若是出一奇人，也是我国的幸福。再说我兄弟儿子，也全当念书了。”于是写了一张请先生的告白，贴在门首。

这日来了一人，上前把告白揭了，家人将那人领至书房，见了在霄。在霄问道：“阁下贵姓高名，那里人氏？”那人说道：“在下姓侯，名弼，字元首，黄海仁里村人氏。”在霄闻言，惊讶不已。正是：

英雄想要学贤智，来了仁村是正人。

要知元首怎么到此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云在霄首诛袒日党
金有声始倡兴东学

从来奸臣贼子，大抵不能久长。欺君犯上害忠良，皇天那能见谅？说起韩国臣宰，尽是个个奸党。在霄发兵到那乡，个个全把命丧。

《西江月》罢，书归上回。上回说的，是那侯元首说出姓名，云在霄听说他是侯元首，急忙跑到后堂，见了安太太说道：“妹妹常念诵你那恩人长恩人短，今日你那恩人来到咱家了。”太太说：“是那侯元首吗？”大人说道：“正是。”太太说道：“现在那里？”大人答道：“现在书房呢。”太太说道：“你快领我去见他。”于是他二人到了书房，太太一见元首在那边坐着，衣裳褴褛。太太上前跪施礼说道：“恩人到此，有所不知，望祈恕罪。”元首愕然不知所为，忙说：“太太错认了人啦。我与你有何恩？”太太说道：“恩人忘了奇峰山日本人劫道的事了吗？”元首忽然想起，说道：“你就是安太太吗？”安太太说道：“正是。”安太太又问道：“恩人怎么到此？”元首说：“太太要问我怎么到此，真是让人一言难尽了。”

侯元首未从开口带悲容，尊了声：“太太在上听分明。只因为那年我把日本打，伤了他们贼徒好几名。日本人因此怀下不良意，一言要害我的活性命。黄海道交涉衙门把我告，他说我抢夺财物来行凶。任忠贼准了他的状，派公差拿我元首把命顶。多亏了黄氏伯雄把信送，我这才带领侄儿躲灾星。伯雄他表叔在此作提法，我三人带着财物这边行。那日到了剑水驿，我们三人宿店中。该着是我们三人命不好，那伯雄剑

水驿上染病症。伯雄他一病病了一年整，将银钱花了一个净打空。行李马匹全卖净，我又在长街卖字为营生。卖字遇见陈月李，他命我到他家中教儿童。因此我剑水驿上把馆设，将伯雄接到我学房中。到后来伯雄病好平壤去，我叔侄就流落在剑水城。教书到了一年整，又见了学生名张英。偷盗东西被我打，吃了毒药归阴城。张家因此将我告，我这才受罪牢在狱中。陈月李上下与我来打点，才将我搭救出火坑。各学生每人帮我钱十吊，我叔侄才能往这边行。上月到了这城内，闻人说提法李正把官升。李正升官全罢去，我叔侄又扑了一个空。无奈又在长街把字卖，到夜晚宿在城北古庙中。闻人说伯雄也随李正去，我叔侄无钱不能那边行。适才间卖字从此过，看门首贴着招师榜一封。我效那毛遂来自荐，也不知大人肯容不肯容。”元首他说罢前后话。

话说候元首说罢前后一片言语，老安人从那边叹道：“这都是为我母子，让恩人受了这些折磨，让我母子怎么忍的？”云大人也从那边说道：“元首先生到此，真乃是天然有分，就在我家中教这几个小孩儿吧。”遂又叫家人到北古庙中，把寇珍接来，与他叔侄换上新衣服。于是摆酒宴庆贺，先生饮酒之间，在霄说道：“这几个儿童，就教先生分神了。”元首说：“若不弃嫌，仆自能尽心教诲。”在霄说：“先生说的那里话来？”当日天色已晚，将他叔侄安排在书房安歇。

第二日，安重根、云在岫、云落峰、寇珍一齐拜了师，众人上学读书。又呆了几日，陈月李听说元首又教了书，遂把他的儿子陈金思，侄儿陈金暇送来，后又有岳公、孙子寄、王慎之、萧鉴、赵适中一班人，全从元首受业，暂且不表。

单说寇本良兄弟，骑着那马，走一昼一夜，就离平壤落二三百里路了，寻思后边退（追）兵也不能有，遂到了店中打打尖，喂喂马。又走二天，到了平壤城内，找着云府。兄弟二人下了马，见一个门军在那边站着，本良上前说道：“你去上内传禀你家大人得知，就说有汉城寇府来人要见。门军进去报于在霄。在霄说道：“让他进来吧。”于是将本良兄弟领进去了，见了在霄。在霄认得是寇本良，说道：“侄儿怎么到此？”又指着本峰说道：“此小儿是何人？”本良答道：“我叔父儒臣的儿子本峰。”在霄说道：“你兄弟二人为何到此？”本良长叹了几声说道：“伯父不知，听小侄道来。”

本良开言道：“伯父你是听。问我怎到此，让人痛伤情。”寇本良未从开口泪珠横，尊了声：“伯父大人细耳听。从那年跟着法美打一仗，咱们朝中只到如今未安宁。先有那金氏宏集来卖法，后又有金玉均来狗奸雄。暗地里勾引日本把京进，残杀黎民百姓害公卿。到后来宏集奸臣开了斩，金玉均也逃奔在日本东京。闵娘娘皇官以内把政掌，这几年国中稍稍得太平。那知道又出个奸贼朴泳孝，他与那日本勾手胡乱行。满朝中臣宰全与他一党，将天子皇后全都一旁扔。闵娘娘看出奸贼无好意，暗地里将叔父召进宫。想只要除了奸臣那一党，只怕着现在手下无有兵。因此才皇后亲自写了一封信，他命我伯父这边来班（搬）兵。前夜晚娘娘出官未回转，想必是被那奸臣把命坑。也不知那个机密怎么漏，奸臣们一齐行了凶。朴泳孝金殿上奏一本，他言语我叔父与你反心生。立逼皇上把旨意下，领人马来到了我们的家中。将我的一家人口全绑去，大略着难保那命残生。寇本峰送我出城外，

所以未遭奸贼毒手中。后有那李树萧与我们把信送，又赐我一匹马追风。因此我们兄弟才逃了难，望伯父快快与我报冤横。”说罢又把那娘娘的信递过去，云大人拆开从上看分明。大略着没有别的事，也就是让在霄发兵除奸佞。云在霄听说前后一些话，不由的无名大火望上升。手指着汉城高声骂，骂了声：“朴泳孝来老杂种。娘娘、寇氏与你何仇恨，你要害了他们活性命。我今不把你们除治了，枉在阳间走一程。”说着恼来道着怒，令旗令箭拿手中。立刻间点了十万人共马，克日就望汉城行。这日正望前走，忽见那迎面以上来股兵。

话说云在霄当日听着这个信息，对着本良说道：“你家人大概是被害了，你兄弟两个，就在这念书吧，我就与你们报仇去。”本良兄弟遂上了学。

在霄就点了十万人马，扑奔汉城而去。这日正望前去行，只见迎面来了一伙人马，约有一千余人。在霄命探子去探。探了一回，回来说道：“他们说是领皇上之意，调大人的。”在霄说：“不用说了，一定是那奸臣的一党。等到跟前，你们全与我拿住！”赶到了跟前，忽拉一围，把他们全都拿住了。

霍建修说道：“你们是那里的兵丁，敢绑天子亲使！”在霄说：“甚么亲使不亲使的？”于是命兵丁扎下营寨，将霍建修带上来。在霄问道：“你找什么亲使？”建修说：“我奉天子命令，上平壤调云在霄，你们快快将我放了，要误了大事，你们可担罪不起。”云在霄哈哈大笑，说：“我就是云在霄，你调吧。我知你是朴泳孝的一党。我且问你，那寇儒臣家怎样？”建修说道：“全都斩首了，只有两个家人，一个公子，不知那乡去了。”在霄又问道：“何人说儒臣与我谋反？”建修不

说。在霄说：“你着实说来，我饶了你的命，要不然，我斩你的首。”建修无奈，就将朴泳孝造假信的事由，说了一遍。在霄又问他说：“那闵娘娘是谁害的？”建修说：“知道了。”

在霄说：“军士们与我推出去杀。”建修慌忙说道：“大人别忙，我知道了！”在霄说：“你知道快快说来！”建修遂将怎么定的计策，怎么杀的，将尸首扔在那井里，一五一十的全都说了。

在霄这才将霍建修绑上，拉在车上，到了汉城，先将朴泳孝全家拿住，又将那郑秉夏、赵义渊、禹范无、李东鸿、李范东、李臣孝、权荣重那些个奸党全都拿住，联霍建修一齐绑到法场斩首。又将娘娘的事，奏明天子。天子命人在井中，将闵皇后尸首捞出成殓，又将寇儒臣家的尸首，找着成殓，在一个大棺材内，拿着朴泳孝与霍建修的灵祭奠了，将寇家的棺槨埋葬了，云在霄辞别天子，回到平壤，正是：

朝中奸党才除尽，全罗祸水又生根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 金玉均寄书完用 东学党作乱全罗

话说黄伯雄自从剑水驿病好，到了平壤，为李正当普通科科长，后来李正又升为全罗道的按察使，伯雄也跟他去了。后来打听人说，侯元首在云府教书，他捎信让元首前来当差，元首不肯来，由是他二人各有安身之处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不觉就是六年。这日伯雄在饭馆吃饭，看对桌三位少年，讲究起来了。

那人说：“今天天气实在清，咱三人好好在此饮几杯。”那人说：“咱们只知来饮酒，想一想现在国家煞（啥）样形？君王他日日宫中不理事，将国政全都靠给那奸佞。我既为高丽国中一百姓，就当保护我这锦江洪。况其（且）说人人皆有（是）一分子，那身家财产全都在国中。我今日正宜想个保国道，也就算保护身家活性命。若还是终日游荡把酒饮，这国家不久的就要倾。国家他好比一座高楼阁，我们这数多人儿在其中。一旦若柱子折了屋儿倒，我们可是何处去逃生？要想着保护国家无别道，在于我数万人民学问成。如果是人人皆有学问，自能保国求强致太平。我有心除去他那西洋教，把我这东方学问兴一兴。连（联）合那数万人心成一体，好除治朝中那个狗奸雄。”那二人从着旁边开言道：“贤弟的见识与我两人同。”正是他三人对坐来讲话，转过来黄海人才黄伯雄。

话说黄伯雄见他三人，言的甚是正大，遂上前问道：“列位高姓大名？”他三人见问，慌忙起身答道：“在下姓金名有

声，这位姓钱名中饱，那位姓尧名在天，俱是本地的人氏。阁下贵姓高名？”伯雄答道：“在下姓黄名伯雄，黄海道仁里村人氏，现在按察使衙门充当科长。”金有声三人一齐说：“不知黄先生到此，多有慢待，望祈恕罪。”伯雄说：“诸位说的哪里话来，今日之见，乃三生有幸，讲什么‘慢待’二字。”

于是他四人坐在一处，各叙了年庚。有声向伯雄说道：“阁下既是仁里村人氏，有一位侯元首，你可认识吗？”伯雄说道：“此人与我最相契，那有个不认识呢？”有声说道：“他现在作什么呢？”伯雄说道：“他现在平壤府教书。”又把他二人逃走在外，受那些颠险的事情，说了一遍。有声说道：“那人学问最佳，可惜不能见用。”伯雄问道：“阁下怎么认的他呢？”有声说道：“贤弟有所不知，只因前几年家君作平安道详源府的知府，上任的时候，路过那仁里村，忽然染病，遂找宿在元首的家中。那元首与家君请医生治病，一月有余，那病体方好。又将钱钞花完，元首又帮了我父子许多的盘费，才得上任，那恩情至今不忘。后来打听人说，他遭了官司，逃走在外，所以永远也没报上他的恩情。”伯雄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咱们是一家人了。”说罢，哈哈大笑。伯雄说道：“方才诸公说是想要倡兴东学，敝人看这个事情也很好，但不知诸公怎么倡兴法？”有声答道：“我们也没什么很好的方法，不过是立下一个会儿，招集些个国人，慢慢的排斥西学而已。”于是他四人越说越近，便又让酒保重新煮了点酒，要了点菜，大家欢饮了一会。

当日天晚，有声付了酒钱，各自回家。由此你来我往，我往你来，一天比一天的亲近，遂商量着，立了一个大会专研究排斥西学，倡兴东学。那些受官吏压迫的人，渐渐归了他们的会中。数月之间，就集了好几万人，声势甚盛，就想着要搬移

政府，改换国家。这且不表。

单说日本伊藤闻听高丽起了东学党，他就又想出坏道来，命家人伊禄：“你去把金玉均请来。”伊禄去了不多一时，将金玉均请来，让至屋中坐下。金玉均说道：“大人将在下找来，有何话讲？”伊藤说：“贤弟不知，听我道来。”

好一个诡计多端伊藤君，你看他一团和气喜吟吟，尊了声：“玉均贤弟听我讲，今日有件大事对你云。只因为你国软弱无善政，那年上足下变法来维新，我也从暗中将你来帮助，那知道事情不成白废（费）心，空搭上我国兵丁人无数，还搭上你那全家共满门。到后来我的兵败回了国，足下也逃在这边来安身。现如今闵家用事的全都死，阁下的冤仇也算是得伸。阁下的冤仇虽然招（昭）了雪，你国家还是未能起精神。我劝你现今不必把别的顾，还是要整顿你国固邦根。听人说你国起了东学党，现在已经聚了好几万人。大主意虽以兴学为名目，依我看反对政府是实云。我看你不如入在东学党，与他们同心共济谋生存。我国家还是帮助着你，你国里你再安上一个内应人。内有应来外有救，事情没有个辨（办）不真。你今就去投那东学党，借着他们把势力伸，管保你能够成大事，管保你能够建功勋。我今有此一件事，敢在阁下面前陈。”伊藤说罢一些话，又听的玉均一边把话了。

话说金玉均听罢伊藤的言语，遂说：“我早就想着回国，只因没有因由，今日听大人一言，顿开茅塞，大人要果能帮助我们做事，则玉均感恩不尽了。”伊藤说：“我说话那有不算之理，你尽管放心大胆去做吧。可有一样，你那国中能够有内应么？”玉均答道：“原先那朴泳孝、郑秉夏诸人，皆与我相

好，现在那些人全都被云在霄杀了。近时与我相好的，尚有一人，就是那李完用。听说他在朝中，也很有势力。我今先到全罗地，投在东学党中，然后再与那李完用捎上一封书子，他必能助我一膀臂之力。”伊藤说：“是不错，你就此前往吧。”于是金玉均拾道（掇）拾道（掇），坐上汽船奔全罗道而去。诸明公你们想想，伊藤让金玉均，借着东学党的势力，整顿高丽国，他那不是真心。他是怎的呢？皆因东学党虽然人多，尽是一些无知的百姓，必不能成大事。他让金玉均鼓动他们作乱，他好乘之这个瓜分中国吞并高丽。这是伊藤的意思，到后来果然归了他的道。这且不表。

单说黄伯雄自从与金有声等相好，就结为生死弟兄，他可就不回衙中办事，天天与他们倡兴东学。看只（这）边人一天比一天随的多，后来泰仁、古埠两县的人，全都随了，也有好几万人，就把泰仁县地方那座完山占了，大伙公举金有声为督统，那尧在天、钱中饱、黄伯雄三人皆为首领，就在那造枪买马，聚草屯粮，想要行大事。

这日他们四人正在大帐议事，忽有小校来报说道：“外边有人求见。”有声不知是什么人，只得接出帐来，将那人让至屋中，分宾主坐下。有声说道：“阁下家住那里？姓甚名谁？到此有何公干？”那人答道：“在下姓金名玉均，汉城人氏，只因前几年在朝居官，偶然变法，得罪国家，逃在日本，近闻阁下倡兴东学，想要来此入伙，不知阁下肯收留否？”有声说道：“在下正愁头目少呢。阁下今日到此，真乃天然幸事。”于是他四人也各道了姓名，又推玉均为督统，玉均不肯，只得为了个头目。当日杀牛宰羊，大排筵宴，庆贺新头领。酒席前，有声向玉均说道：“现在咱们人马器械也很齐整，想只要行大事，可得从那下手呢？”玉均说：“督统在上，听我道来。”

金玉均未从开口面带欢，尊了声：“有声贤弟听我言：咱们的兵马器械俱完备，想只要行这大事不费难。我今日所以能够来到此，全都是那伊藤博文告诉咱。他言说：‘人要想着做大事，必得赖数多强大众民权。闻人说全罗起了东学党，你何不投奔他们到那边？到那里入于他们一块内，与他们合衷共济把任担。藉着那庶多民力来作事，我管保能够保国图治安。暗地里我还帮着你，再与你筹上道一番。朝中内结下一个大臣宰，与你们好把信息传。’这就是里勾外连的策，本是那伊藤博文对我言。这个道儿不知好不好，望众位仔细参一参。”

金有声说道：“这个计策都是很好，但是这内应无人，可怎么办呢？”金玉均说：“要是求那内应之人，可就不难了。”

金玉均复又开了声：“贤弟在上洗耳听。想只要把那内应找，不过是费上信一封。朝中大臣李完用，他与我实则有交情。今日与他送上一封信，让他与咱为个内应。我两（俩）耐着交情重，必然能够来应成。”有声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兄长快快与完用写信吧。”玉均说：“是了。”金玉均提起三寸毛竹峰，你看他刷刷点点写分明，上写着：“拜上拜上多拜上，拜上了完用李仁兄。自从汉城分手后，于今七载有余零，常思怀罪难回本国，每于无人之处泪盈盈。伊藤见我这个样，才与我想出计一宗。他命我投奔东学党，借着人家势力好回京。我今入了这东学党，为了那党内的大首领，想只要发兵把汉城进，就是无人作个内应。我今想把兄长来累，兄长你怎么耐难也得应成。兄长今日要应许我这件事，小弟我实在是感恩情。”金玉

均写罢这封信，贴上签儿封上了封。选一个兵丁送去了，他这才回过头来把话明。

话说金玉均写完那书信，封上口，选了一个强兵送去，遂向着金有声说道：“此信而去，大概能够有声，咱们等着听信吧。”有声说道：“那是自然。”吊过了几天，那送信之人回来，将回书呈上。玉均一看，说道：“事情成了。”有声说道：“既然有了内应，咱们可是从那下手呢？”玉均说：“咱们当宜先把这泰仁、古埠两县占了，以为根基，然后再往汉城进发，进可以战，退可以守，岂不是妙吗？”有声说道：“此道正好！”于是点齐了人马，分做五队，一人带领一队，一队三千人，浩浩荡荡，杀奔泰仁县而来。

好一个英雄金有声，他一心要把国家兴。自己创下东学党，招纳各处众人丁。只因为高丽国王他昏弱，信任奸臣胡乱行。严刑苛法苦待百姓，天下黎民不得安宁。日本又来行暴虐，人民长受他的欺凌。毒虐之政甚如水火，百姓嗷嗷四境真苦情。皇上无福民遭难，这些冤枉向谁鸣？无奈才入东学党，想要借此除奸雄。除尽朝中众奸党，大家好去享太平。哪知有声主意错，想去出道来甚平庸。日本本是韩国大仇寇，哪可与他有私通？玉均本是一贼子，哪可用他为首领？完用本是一奸党，哪可依他为内应？一着错了无处找，有如下棋一般同。作事总要思想到，稀里糊涂算不中。有声作事不思想，才创下一个大祸坑。中日因此来交战，高丽因此失江洪。

未来之事咱不表，再表表他们发大兵。完山上点起人共马，忽忽啦啦往前行。人马好像一片水，刺刀照的耀眼明。金有声头里领着队，后跟着催阵督都黄

伯雄。浩浩荡荡往前走，一心要夺那座泰仁城。大兵发到泰仁县，准备着杀个天崩地裂血水红。咱们说到此处住一住，下回书里再表明。

第十回 洪启勋兵败古埠
侯元首义说有声

话说金有声等五人，带领人马，杀奔泰仁县而来。单说这泰仁县的知县，姓于名澄，当日正在衙中办公，忽有探马来报，说道：“大人哪，不好了！”于澄说道：“什么事情，你这样惊惶？”探马答道：“大人不知，只因咱这城北五十里外，有座完山，前几个月有一个什么金有声，倡兴东学，招集些个人占了那山。这三四个月之间，不知怎么聚了一万多人，现在攻咱城池来了。离此尚有十余里地，大人快拾道（掇）着跑吧！再等一时，他们到来，咱们这城中，又无预备，恐怕难逃性命！”于澄一听，吓的面目改色，忙着拾道（掇）拾道（掇），带着家眷，投奔全州而去。单说金有声来到泰仁县，摩费事，就把那座城池得了，遂又商量去取那古埠县。

话分两头，单说全州的督统姓洪名启勋，这日正在府内看书，忽有门役进来说道：“启禀大人得知，外面有泰仁县知县于澄求见。”洪启勋说：“请进。”不多时，于澄进来，施礼坐下。洪启勋说：“贤弟有何紧事？亲自到此？”于澄说：“这事可了不得啦。”

于知县未从开口面带慌，尊了声：“大人在上听其详：有一个金氏有声全州住，他一心要把东学倡。他们同伙的人儿有四个，各处里演说惑愚氓。无知的百姓受他惑，全都入在他的那乡。现在声势实在大，又占了那座完山冈。三个月聚了人无数，积草屯粮制造枪。一心要改变那政府，一心要除治那君王。领着人马把山下，简直的杀到泰仁傍。本县一听势不好，

无奈何才到此处躲灾殃。望大人速速想办法，不久的就要到这方。”洪启勋一听这些话，吓的他脸儿直发黄。全州城没有多少人共马，好叫我心中无主张。看起来我国将来要拉倒，是怎么屡次把乱扬？自从那泳孝奸贼灭除后，我国里稍稍得安康。只诚想国内常常享安泰，那知今日又起祸一场。我们的兵马实在不强盛，怎能够除治他们一帮？事到此逼我也无有法，就得拿这残兵败将走一场。万一要把他们打败了，也算是我国的福分强。要是不能够把他们来胜，也就免不了把身亡，人生百岁也是死。

话说洪大人思想一会，遂来在教军场内一看那兵将老的老，小的小，器械也不整齐，子药也无多少，暗自说道：“像这样的兵将，可有何用呢？”事到如此，也说不了啦，遂挑了三千兵，自己带领着，扑奔泰仁县而去。这且不表。

单说金有声自从得了泰仁县，又商量着去取古埠，遂命尧在天带领一队人马镇守泰仁，自己与金玉均等点齐兵马，望古埠进发。一路秋毫无犯，百姓望风而降，靡废（费）事也就把古埠县得了。古埠县的知县徐尊，见势不好，逃奔全州而去。中途上过（遇）见那洪启勋的兵，遂把上项之事，对洪启勋述说了一遍。洪启勋说道：“贼人既在古埠，咱不必奔泰仁，奔古埠去吧。”遂带兵丁扑奔古埠而发。这日到了古埠，离城十里，安营下寨。早有探马报于有声，有声闻言，慌忙上了大帐，可就传起令来了。

金有声坐在大帐中，令旗令箭手中擎。开言不把别人叫，叫声：“大小众兵丁，洪启勋今日发人马，一心要把咱们攻。大家可要齐用力，别让他们把咱赢。”众儿郎一齐说：“尊令！”一个一个抖威风。金有

声这才拿出一支令：“玉均将军你是听，你领三千人共马，前头以里作先锋。出城你往北边走，对他右边用枪崩。”玉均领命他去了，又叫一声黄伯雄：“命你领着三千队，出此城中正南行，绕个弯儿正西转，在他左边用枪攻。”伯雄领命他去了，又叫一声钱老兄：“中饱兄你把城来守，准备着败阵打接应。”传令一（已）毕把帐下，自己也领三千兵，人马骆驼向前去，威威烈烈鬼神惊。出城走了七八里，远远望见那股兵，吩咐一声：“扎住队，列成阵式就开攻。”洪启勋这边也看见，将人马列在西与东。中间让出一条路，对着有声用枪轰。两边这才一齐开枪打，势如爆竹一般同。烈烟飞天看不见面，弹子吱吱来往冲。自辰时打到晌午正，有声伤了五百兵。正是启勋要得胜，忽听的左右枪儿响连声。要问那里枪儿响，来了玉均、伯雄人二名。左右夹攻一齐打，可惜启勋那些兵。两边的兵丁直是倒，转眼间死了七百名。有声的兵将又往上闯，忽拉一声炸了营。启勋一见势不好，带领人马败下风。启勋的兵马头里跑，有声后边追赶不放松。三千兵马死了一大半，才逃出龙潭虎穴中。二十里外安营寨，看了看手下只剩三百名。那些个也有跑的也有死，这一仗败的实在凶。无奈何收拾残兵往北走，不回全州奔汉城。一心要把天子见，让那君王想调停。押下启勋且不表，再把有声得胜明一明。话说金有声打了一个胜仗，得了无数器械，又收了许多降兵，遂同玉均、伯雄，带领人马回到古埠，杀牛宰羊，大排宴筵，庆贺功劳。那有声在酒席筵前，对着四位头领说道：“现在咱们把洪启勋打败了，他必然搬兵前来复仇，到那个时候，

咱们兵虽然够用，但是少带领之人，一旦败了，岂不貽笑大方？此时不得不先打算打算。”黄伯雄从那边说道：“兄长有一个人，你忘了吗？”有声说：“是何人呢？”伯雄说：“就是侯元首，现在平壤云府教书，此人才干学问，胜你我兄弟十倍，兄长素常日子，也是常称道此人。今日何不修封书信，把他请来，让他帮助作事呢？”有声说道：“若非贤弟一言，几乎误了大事，我怎么就把他忘了呢？”遂命黄伯雄，与元首写了一封书信，下到平壤而去。这且不提。

单说洪启勋打了一个大败仗，看这东学党声势甚盛，恐怕日后难治，遂带着残兵败将，见天子去。这日到了汉城，见了天子，把东学党乱奏了一遍。天子闻听此言，吓的魂不附体，说道：“这可如何是好呢？”遂把兵部尚书李完用宣上殿。这个时候，云在霄的兵权，全都撤了，所有一概兵事，全归李完用调用，当日上得殿来说道：“我主将臣唤来，有何事相商？”天子说道：“现在全罗道有东学党作乱，你快派些兵丁，让洪启勋领着前去打贼。”于是李完用选了些老少不堪之兵，发了几尊不好使的炮，就让启勋带去。洪启勋大兵，与那东学党又连打数仗，也未得胜，全罗城池全都失了，洪启勋阵亡而死，外面告急文书，屡次望京里报，天子也是无法。当时惊动了那亲王李应藩，急忙上金殿，对着天子说道：“现在兵微将弱，恐其不能剿贼，再等几日，必酿成大祸，咱们不如上中国求救去吧。”李熙皇帝说：“叔父说好便好。”遂坐上辇，到了中国领事使馆。袁世凯接到屋中坐下，说道：“国王到此，有何军情大事相商？”熙皇说道：“将军不知，听小王道来。”

好一个幼小无谋李熙皇，你看他未从开口泪汪汪：

“要问我今日到此什么事，将军你洗耳听其详。只因
为金有声贼子造了反，在全罗倡兴东学惑愚氓。金玉

均从日本回来入了伙，领着那无数愚民来遭殃。先攻破泰仁、古埠两个县，现如今临近城池全部降。声势太重无人敢挡，洪启勋也败兵在那乡。我国的兵将屡次打败仗，那贼匪一天比着一天狂。全罗道大小城池全都陷，不久的就到这座汉城傍。我国里兵微将寡不能治，敢乞求贵国发兵把我帮。贵国里若是坐视不来救，我韩国眼睛瞅着就要亡。高丽本是中国一属国，年年进贡在朝堂。我国的乱也就是你国乱，我国亡你国也难久长。我国与你国界挨界，咱两国本是唇齿之邦。唇亡齿寒古人讲，独不记虢虞事一桩。贵国今日若不把我国救，别的国必然把手张。要等着他国插上手，于你国脸上也无光。望贵国快发人共马，好来平乱到这方。一来是我国把恩德感，二来是保护你国众绅商。小王我因此来求见，望领事思量一思量。”

话说高丽国王说完了一片言语，袁世凯说道：“国王既来求救，我国那有不发兵的道理。”遂将韩皇这一片求救的言，写了一封电信，打到咱国。咱国中遂派海军提督丁汝昌，带了两只轮船，先到仁川，保护咱国的商人，又派直隶提督叶志超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，带领一千五百人，拉了十尊大炮，望高丽进发。押下一头，再表一尾。

单说侯元首在云府教书，光阴迅速，不知不觉，就是十一年。正赶上这年东学党作乱，他一听说这个话，他遂对着学生们说道：“你们好好求学吧，看看现在咱们国家这样软弱，日本屡次前来起事，现在又起了内乱，将来怕是不好，要想护咱这国家，全仗着你们当学生的了。”正自说着，书童进来禀道：“说外面有下书人要见侯先生。”侯元首说道：“那处下书的人？让他进来吧。”不多一时，那下书的进来，使了一礼，将

书子呈上。侯元首接过，拆开封口，可就看起来了。

上写着：“拜上元首老仁兄”；下坠着：“敬祝福履与时逢。咱兄弟自从在剑水驿分了手，于是忽忽八九冬。常想仁兄不见面，每于无人之处落泪横。在全州小弟也从（曾）与兄捎过信，请兄长前去当差到衙中。兄长回信说是教书好，所以你我兄弟又未相逢。现如今小弟立下一朋友，他的名叫金有声。此人与兄也有旧，他言说兄长与他有恩情。有声创下东学党，小弟我也入在那里中。钱中饱、尧在天人儿两个，还有那金氏玉均老英雄。在完山以上立下会，招集无数众人丁。想着要改换政府行新政，想着要易换君主主权行。日本国外面帮助我，李完用朝中为内应。人马也有二万整，得了那泰仁、古埠两座城。兄长素抱保国志，何不今日显威风？望兄长见字无辞这边往，我这里现在缺少一头领。一来是咱们兄弟得相聚，二来是保护国家求太平。这机会实在是来之不易，兄长你千万不要把他扔。”右写着：“黄氏伯雄三顿首”，左写着：“七月九日灯下冲。”元首他看罢这封信，不由的腹内叮咛又叮咛。

话说侯元首看了伯雄这封信，暗自想道：“他们倡兴东学，藉着这个名目，以改易国家，命我前去帮助他们，这倒是好事。但是他们倚着日本，又收留那贼子金玉均，以本国人害本国人，不用说事情不能成，就是成了必入了日本人的圈套。再说这些无知的百姓，那能成大事呢？”正是他胡思乱想，忽有人来说道：“有中国一千多兵从南边过去，说是替咱国平东学党贼。”元首说：“得啦，那中国兵一去，他们必然瓦解，我若不去劝他们改邪归正，恐怕难免一败之苦。”遂对着学生们说道：“

你们在家用功，我上全州去几天就回来。”说罢命家人将那匹追风豹备上，把那送信人先打发了，然后骑上那匹追风豹，扑奔全州而去。

这日到了全州，正赶上有声新近把全州打破，此时全在城里住着呢。元首打听明白，进了城，到衙门以外，见了门役，说：“你快去通报你们头领得知，就说有侯元首前来求见。”门役进去报于有声，有声听说元首来了，急忙整冠束带，与那金玉均等，一齐接出门来，让至大厅，分宾主坐下，正是：

英雄迷路无人救，来了仁村渡筏人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 中国平定东学党
日本改革朝鲜政

话说侯元首来至大厅坐下，黄伯雄将金有声等四人，与他引见了。有声说道：“家父蒙叔父厚恩，无以报答，今叔父到此，乃三生有幸。”元首道：“十余年不见，长了这大，你要不提起，我也不认识了。”遂又问道：“你令尊现在何处？”有声答道：“家父已经去世三年矣。”元首听说，叹息了一会。有声说道：“侄儿学疏才浅，不能担此重任，叔父今日到此，请把这些事务，一概担任了吧。”元首说道：“我今来此，原非与你们入伙，只因咱们尽是大韩好民，所以我有几句金石良言相劝，诸公肯愿闻否？”有声说：“叔父你既有开导我们，那有不愿闻之理。”元首说：“愿闻，听我道来。”

好一个才高智广元首君，你看他未从开口笑吟吟，叫了声：“诸位英雄且洗耳，在下我有几句良言面前陈。我今日到此非是来入伙，想只要唤醒诸位在迷津。世界上多少保国大杰士，全都是自己想道谋生存。昔日里意国出个哥伦布，他本是世界第一探险人。这英雄忧愁本国土地少，他这才坐上帆船海洋巡。探出了亚美利加新大陆，各国里一见有地就迁民。属着那英国人民迁的广，把那座亚美利加四下分。英国人对待美人过暴虐，出来了一位英雄华盛顿。在国中暗暗把那民权鼓，那百姓全都起了独立心，与英国打了九年铁血战，才能够叛英国独立重古今。华盛顿本是五洲一豪杰，他作事未尝依靠外国人。你几位现今倡兴东学党，想只要改变政府去维新。诸君的意思虽然是很

好，但是那根基未能立的深。如果要社会以上作大事，必得赖数多强大众国民。国民的程度要是不能到，怎么能推翻政府换主君？你党中尽是个个无赖子，有几个知道保国去图存？不过藉着这个来取快乐，事若败一个一个乱纷纷。依我看你们党人不足恃，终久的必为他人害了身。日本国本是一个虎狼国，断不可暗地里倚他们。日本国自从维新到今日，无一天不想把咱国吞。每赶上咱国以内有乱事，他必然跳在前头把手伸。明着以保全咱国为名目，暗地里实在来把主权侵。今日里不知想出什么坏，也不知施下什么狠毒心。大概他是要破坏咱的国，断不能帮助你们去维新。前几年日本待咱那些事，诸君们也许亲眼见过真。既然是知道日本他不好，为什么今日还把他们亲？诸君们倚着日本来作事，好一似引着猛虎入羊群。现如今皇上求救于中国，那中国发来一千五百军。水师队从着仁川上了岸，拉着那开花大炮整十尊。看你乌合之众不能中用，必不能敌挡那个中国军。既不能把那中国兵来挡，必得取救于那日本人内陈。日本人岂肯白白帮助你，就得将多少礼物向他国。大只说割上几块好土地，小只说拿上几万雪花银。想只要图强保国求安泰，反落下多少乱子国内存。诸君们对准心头问一问，倒看看那样轻来那样陈（沉）。有甚事可以兴那中国办，断不可听那日本乱胡云。日本人谈笑之中藏剑戟，处处里尽是些个虎狼心！那中国本是咱们的祖国，终不能安心把咱国家吞。看诸君俱是聪明才智士，是怎么作出事这样浑？劝你们即早回头就是岸，别等着船到江心釜舟沉。那时节茫茫大水无人救，诸君们就得一

命归了阴。诸君们为事身死不要紧，连累了四方多少好黎民！看诸君现时失路无人救，我这才渡来仙筏与迷津。劝诸君快快回头醒了吧，随着我极乐之处躲灾尘。我那里也有英雄十几位，同他们欧美各国访学问。学问成回国再把大事作，那时节自能保国与忠君。在国中倡倡自治吹民气，在朝内修修政治固邦根。利权儿全都操在咱的手，要作事何须专专倚靠人？我今天劝你们这些个话，全都是就着你们的利弊说原因。诸君们听不听来我不管，我正要骑上马儿转家门。”侯元首说罢前后一些话，提醒了全罗作乱五六人。

话说金有声等五人，听侯元首说了一片言语，一个一个像如梦初醒的一般，说道：“我们少年作事，到是没有高远的见识，若非先生一言，几乎闯出大祸来。”金玉均也说道：“我早头也闷不开这个扣儿，今日听见元首之言，我才知道，日本竟用这个道来坑害咱们的国家。我当日作事不思，使唤咱们国家失了多少权力，并不知日本人笑里藏刀，暗有夺取咱国的意思。现今事情已经到了这个时候，咱们正是得想了个局外的方法才是。”有声说道：“我今身坠迷途，什么见识也没有，再让侯叔父与咱们出个道吧。”遂又问元首，元首说：“你们全有改邪归正的心意了。”五人一齐说道：“我们当初作事不思，差点点靡闹出大祸，将身家性命搭上。今日先生良言相劝，救我们的性命，我们哪有不愿意的道理。”元首说道：“诸位既然如此，听我道来。”

侯元首未从开口面带欢，叫了声：“列位豪杰听我言：你诸位既欲改恶来向善，我有一条道儿陈面前。这里头一概事情全别管，今夜晚随我逃走在外边。咱们不往别处里去，去到那平壤地方把身安。在平壤我

有一个大学馆，内中有九个有志的男。他们常愁国家弱，想只要上那美国念书篇。只因为他们现在皆年幼，所以迟延这几年。诸君们若有志把弱国救，也可以求学到外边。要能够学来好政治，保全国家不废（费）难。这是敝人一拙见，望诸公仔细参一参。”他五位一齐说是好，今晚上就可以往外颠。

说话之间天色晚，大家一齐用晚餐。吃饭以毕忙收拾，带了许多盘缠钱。听了听樵楼起了二更鼓，他六人悄悄的出房间。槽头上牵过能行马，各人备上宝刀鞍。搬鞍上了能行马，扑奔平壤走的欢。看了看满天星斗无云片，好一个皓魄当空宝镜悬。齐说今夜是七月十五日，你看那月光明亮甚新鲜。他六人说说笑笑走一夜，到让那露水湿透身上衣衫。剪断捷说来的快，那日到了平壤间。他几人一齐住在云府内，准备着游学在外边。押下他们咱且不表，再把那东学党人言一番。

话说那些东学党，早晨起来，看看五位全都靡了，找了多时，一个也靡找找着，一齐说道：“不用寻找了，八成让昨日来的那位先生拐去了，咱们散了吧。”内里出来二人说道：“万不可散的，他们怕事跑了，咱们正宜望前接着办才是。咱们要是散了，岂不让那外人笑话吗？”大伙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二位就当首领吧。”于是众人将他二人推为首领。单说这二人，一个叫袁道中，一个叫马宾，当日为了首领，就打家劫寨，攻夺城池，比原先还凶。这且不表。

单说日本伊藤，自从金玉均走后，他常常派人，打听韩国东学党的消息。这日有一探子回来说道：“韩国东学党甚是凶猛，将那全罗一道全都破了，他国的兵屡次打败仗，现时高丽

王求救于中国，听说中国就要发兵，前来与他们平乱了。”伊藤闻言，心中欢喜说道：“这回可有夺取韩国与中国的机会了。”遂急来至金殿，见了日皇，日皇说道：“爱卿上殿有何本奏？”伊藤说：“我主不知，听臣道来。”

好一个多智多谋伊藤公，你看他未从开口带春风，尊了声：“万岁臣的主，敝臣我有本奏当躬。高丽国出了一贼子，他的名叫金有声。在国中倡兴东学党，他同伙还有人三名。金玉均也去入了他的党，求咱们帮他把事行。闻人说现时声势实在盛，攻破了全罗一道各地域。他国兵屡次打败仗，那韩王一见发了蒙。暗地里求救于中国，那中国就要发大兵。咱们想要吞并高丽与中国，这个机会不可扔。咱们也发兵高丽去，就说是与他把内乱平。东学党本是个无赖子，平他们必然不费工。等着那东学党人平定后，再将兵住在汉城中。中国若是将咱问，就拿着改革高丽内政来为名。中国要是不让咱们改，咱们就说他背着天津条约行。他要说高丽是中国的属国，咱就说高丽独立在大同。若果然是你们的属国，为什么让他人民胡行凶？因此就与他把交涉起，因此就与他开战功。那中国虽然是大国，他的那兵将甚稀松。要是与他开了仗，臣管保准能把他赢。赶到那中国打了败仗，那高丽可就独落在咱手中。这是微臣一般拙见，我主你看可行不可行？”

话说伊藤将话说完，日皇说道：“爱卿之言，甚合孤意。但不知那百姓们，愿意不愿意？”伊藤说道：“这事不难，臣将此事发到议院，让咱全国人民议上一议，议妥了，然后再办，也不为迟晚。”日皇说道：“此法甚妙，但不宜迟晚，就去办

吧。”于是伊藤将想要与中国开战争高丽的事情，发到各议院中，让他们议。那全国的人民，遂开了一个大会议，全都愿意。伊藤见全国人都愿意了，遂派了一个陆军士将，名叫山县有朋，带领着三千兵马，拉了三十尊大炮，往高丽进发。这且不表。

单说那叶志超、聂士成，领着一千余人，来与高丽平定东学党。这日到了全罗之界，探听离贼人有十几里地，遂扎下营寨，吊起炮来，拿千里眼一照，开炮就打。这个时候，早有探马报于袁道中、马宾二人。袁道中间道：“他们离此不远？”探马说道：“离此不过十余里地。”袁道中说：“不要紧。”正说着，忽听咕咚一声，炸子子咯啦啦从空中落下，花拉的一炸，崩死三百余人，就不好了。

忽听探马跑到报一声，吓坏了那个袁道中，说道是：“中国兵离此有多远？”探马说：“十五里地有余零。”袁道中说是不要紧，猛听的大炮响咕咚。要问那里大炮响，聂士成那边开了攻。咯啦啦的一声响，炸子子落在他的营。花啦就望四下炸，伤了贼人三百兵。二头领一见势不好，说：“这炸子子实在是凶。再待一时要不跑，恐怕难保活性命。”正是他们要逃命，那边的炮连着响了十几声。这几炮来打的准，他们人伤了千余兵。袁道中这边望后退，聂士成那边直是攻。东学党眼睛瞅着死无数，又伤了他们头领袁道中。马宾自己逃了命，那些兵漫山遍野逃了生，中国兵打到跟前里，忽啦一声就往上冲。每人抽出刀一把，克叉克叉如切葱。自早晨杀到太阳落，那东学党死甚苦情。聂士成那边传下令，吩咐一声扎下营。

话说聂士成与叶志超，将东学党打散了，扎下大营，点自己兵马，仅仅伤了三十余人，遂又领着兵，把那全州恢复了。

不几天将那余党全都平尽了，城池全都得回来，于是领兵奔汉城。这且不表。

单说日本山县有朋领着兵马，早已到了汉城，住在他的领事衙门，听说中国把东学平了，他就要起事。正是：

东学党乱方除尽，又见中日起祸端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 中日交兵由韩国 德美说和为友邦

话说中国兵到了汉城之时，日兵已经住在他的领事衙以内，每日出去扰乱百姓，无所不为。那百姓受不起暴虐，遂有三四百人，聚在一处，攻打他们。那日本一见，可就越发闹起乱来了。

好一些日本强徒礼不通，他在那高丽国内来行凶。白日里各处打家来劫寨，到夜晚投宿民间乱胡行。有人要是把他来冲撞，抽出刀子就行凶。无故将人活杀死，官府内也不能把冤平。因此百姓们起了情，三百四百聚成营。日本又去把百姓惹，百姓就与他把命拼。日本一见把他们来攻打，这才越发了不成。无所不为胡乱了，将百姓害的好苦情。他们这样还不满意，又上那领事衙门把状升。硬说是高丽人民不懂礼，见了他们就眼睛红。抢去他们多少好财帛，劫去他们行李马匹好几宗。望领事与我们快作主，若不然这个苦处无处鸣。领事一听这句话，急忙来到高丽政府中。见了高丽政府诸元老，他这才慢慢的把话明，说道：“是你国起个东学党，江山转眼就要扔。我们好意来相救，你百姓为什么把我们攻？抢去多少好财物，伤了几名好兵丁？你百姓这样胆肆来作乱，全都是你们政府无正经。从今后我得与你们改政治，从今后我得把你们法律更。一来是替着你国求安泰，二来是保护我国商与兵。不怕你们不应允，今日我就来实行。”这领事说罢了一些话，吓坏了高丽国内众公卿。

话说日本领事，说要改革高丽的内治，那政府大臣，一个一个吓的目瞪口呆，半晌方说出话来，说道：“我们的百姓无知，有伤贵国之人，望领事不要动怒，我们甘愿包赔。”一领事说道：“包赔也不行，今日包赔了，明日还是那样，我们吃亏吃大了。说什么也算不中，非改你们内治不可。快去告诉你们皇上去吧。”说罢，骑马回衙门去了。

这些大臣面面相觑，呆了一会，都说道：“咱们既然无法，还得禀报于天子得知。”于是上了金殿，将此事奏于韩皇。韩皇说：“这可是如何是好？”内有一大臣奏道：“我主可以将此事报于中国领事，看看他将如何对待？”韩皇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寡人我就前去。”遂命御卒套上车辇。

韩皇上了车辇，来到中国领事衙门大门以外下辇。早有人报于袁世凯，袁世凯出来，接至屋中坐下，说道：“今王到此，有何商量？”韩皇说道：“无事不敢到此，只因日本的兵士，被我国的百姓打伤了，他们领事到我政府问罪，硬说我内治不善，致使人民行凶，就要与我国更改内政。寡人寻思，贵国是我国的祖国，日本要改革我国的内政，就有敢夺我国之心。咱两国是唇齿之邦，我国又为你国的属国，日本要是把我国灭了，你国也是很受害的。所以寡人才来，将此事告于贵领事，望领事连连想办法以处之。”袁世凯说道：“今王暂且回宫，下官先去见他的陆军大将山县有朋，让他撤兵，然后再与他办此交涉，岂不是好吗？”于是他二人一齐出了领事馆，韩皇回宫去了。

袁世凯来到日本领事衙门，见了山县有朋，说道：“高丽内乱已经平了，贵国就可以撤兵回国，省着在他国中不便，使他们那些百姓惊惶。”山县有朋同他那领事一齐说道：“咱两国在天津定条约的时候，不是说是高丽有乱，咱两国互相派兵

来平吗？今日我们与他来平内乱，本是好意，他那百姓将我们兵丁打伤不少，还抢夺我们的财物，可道是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，所以我们将兵住在这里，一来是他国的内治不好，我们代他改革改革，二来是保护我国的商人。”袁世凯说道：“高丽本是我国的属国，你国本干涉不着，为什么改他国的内政？再说你那兵丁，全都带着枪刀，他们的百姓，怎么能够欺侮你那兵丁呢？”他二人又说道：“袁领事，你说什么高丽是你国的属国？我看高丽是独立国。”袁世凯道：“你们怎说他是独立国？”山县有朋说道：“他既是你国的属国，他国的内治，你们为什么一点也不管呢？今日看我们要改革他国的政治，你又来干涉我们，想只要背天津条约怎的。要背条约，就算不行！”说着说着，就决裂了。袁世凯一见他们不撤兵，一边又要改革高丽的内政，知道是不好了，急忙回到衙门，写了一封摺子，由电报局打到咱国的外务部。外务部的尚书，见袁世凯打来电报摺子，知道必是紧要之事，遂急忙见了光绪皇爷，将摺子呈上。光绪皇爷接过摺子，可就看起来了。

上写着：“拜上拜上多拜上，拜上光绪我主有道皇。只因为高丽起了东学党，一心要破坏他那家邦。咱国里发兵把他救，那日本也发兵来到那乡。到后来咱国平定东学党，日本兵在韩国以内发了狂。白日里打家去劫寨，夜晚间任意投宿在民房。无所不为来作乱，那韩民一怒把他抗。因为韩民不受他的暴，所以他又起了坏心肠。对着他国的领事把话讲，硬说那高丽人民把他们伤。他领事就望高丽政府去，对着那大老臣工说其详。‘我们好意与你来平难，为什么你百姓把我兵来伤？看起来皆是你们内政不善，我今日就与你们改良。除去你们那些个龃龉政，将这法律

改改革。那日本一心要把高丽政治改，为臣我也曾与他们犯商量。臣让他把兵马撤回国，他言语保护商人在那方。臣又说高丽是我们的属国，他言说高丽是独立邦。臣不许他干涉高丽政，他就与为臣说不良。看起来他是要把高丽灭，若不然何为这样的张狂？高丽本是咱国的屏藩国，他要亡咱国也恐怕不久长。为臣我因此才把本来奏，望我主快快想个好主张。”下写着“袁世凯来三顿首，叩禀我主高丽永久平康。”光绪爷看罢了这摺子，不由的一阵一阵心内慌。

话说光绪皇爷看罢袁世凯的摺子，对着满朝文武说道：“日本这样野心，咱们可是如何对待他呢？”那满朝文武齐声说道：“我主，日本欺侮高丽，就是欺侮咱们中国，非得跟他开仗不可，要不跟他开仗，把高丽就白白的让给他了。”其中惟有那李鸿章不愿意与那日本开仗。但是一个人不愿意，也是魔法子，于是遂将中日开仗事情，布告各国知道，然后命左宝贵、卫汝贵，领六万人马，望高丽进发，又命丁汝昌，带十二只兵船，把守黄海。这且不表。

单说日本山县有朋与中国领事决裂了，遂即回到国中，对他国皇一说。国皇说：“既决裂，咱们就与他开仗！”这个时候，中国的战表已经传到日本了。那日本一见中国与他们开仗，全都乐了。于是点了三十万陆军，让东乡平八郎带头一队，山县有朋带第二队，伊东佐亨带第三队，先望高丽进发。又命代山岩带二十只大铁甲船，扑奔黄海，与咱国的海军开仗。由是中日两国，可就开起战来了。

这日本贪而无厌野心生，一心要与我国把高丽争。住高丽的兵马他不撤，硬要把高丽国的政治更。袁世凯也从（曾）将他问，他言说我国礼不通。“高丽本

是独立国，我们干涉怎不中？既说高丽是你们属国，为什么让他人民乱胡行？看起来全是你们国的错，你还有甚么言语向我说？我们的兵马一定不能撤，高丽的政治一定另改更。今日就是这样办，看看你们有何能？”袁世凯一见事决裂，他这才打本进了京。本章打到北京内，怒恼光绪有道龙：“日本今日欺侮我，必与他们开战功。”点了六万人共马，派了三位大元戎。头一个就是左宝贵，二一个就是聂士成，还有一个卫汝贵，每人领着二万兵。祭了大纛起了队，浩浩荡荡出北京。人马骆驼望前走，这日到了韩国中。大兵发到平安道，牙山以下扎了营。押下中国且不表，再把日本明一明。

日本听说中国与他来开仗，他们一个一个乐的了不成。各处里就把人马调，选了三十万大陆兵。他派了元帅人三个，列位不知听我明。东乡平八郎领着头一队，第二队的元帅叫小（山）县有朋，第三队里也有大元帅，他的名字叫伊东佑亨。军乐炮队全部有，坐上轮船起了程。

这日到了仁川地，上岸就奔牙山行。两下相隔整十里，咕咚大炮开了声。左宝贵独挡头一队，卫汝贵后边打接应。两边一齐开了炮，烈烟遮天令人惊。自晨打到晌午后，我国上了三千兵。老将宋庆有武勇，一人咱能把日本冲。陆军败阵且不表，再说海军丁总戎。

丁汝昌鸭绿江口来把守，代山岩帅（率）着海军望前攻。两下相隔八九里，忽听大炮如雷鸣。日本船望前直是闯，将我船就望四下冲。炸死兵丁几百名，

由此又打了三时整，三只轮船又沉海中。眼看着我军就要败，接应兵队不见动静。左宝贵活活被那炮打死，可怜那多年老将丧残生。

我军这才败了阵，平壤兵队跑个空。到后来又打了好几仗，尽是我败日人赢。日本兵简直的望前赶，过了鸭绿大江奔海城。我兵退入奉天内，日本占了九连城。金州、凤凰全都陷，大连、益（金）州人被敌人攻。丁汝昌一见事不好，带着七只轮船逃了生。后来又在威海打一仗，我国的兵丁死的数不清。丁汝昌无奈仰药死，可怜他功未著来命亦坑。

我国与那日本打了数十仗，未听说有一仗把那日本赢。像这样全是什么原故？约不过兵未练来将惜生。为兵的一开仗来慌无措，为将的一临大敌发了蒙。如此兵来如此将，那能不把国家坑。还有一个奸相顶不好，就是那合肥李文忠。李鸿章一心不愿与日战，他说是日本虽小兵甚雄。倘若是一战不能将他胜，那时节想要罢兵万不能。到那时欲战不能罢不得，何不与他商量着办事情。看起来他的见识是很好，但是他不当把那私心生。因为事情不随他的意，他不可稀里糊涂把事行。不发兵来也不发饷，因此咱国才败下风。此是我国兵败故，令人闻之痛伤情。咱国一看不能把日本胜，无奈何这才和约在北京。

话说中国与日本打了一年多仗，中国也靡打一个胜仗。当日德美两国，各自派来一位大臣，前来观战。美国的大臣叫福世德，德国的大臣叫苏林哥耳，在此观战。看中国屡打败仗，福世德对着苏林哥耳说道：“日本野心如狼，不可让他直是逞雄，现在中国算永远不能胜了，咱们何不与他两国说和了呢？”苏林

哥耳说道：“这都是好事，咱们二人就此前往吧。”

他二人遂来在咱政府，将和约的事情一说。这个时候，李鸿章极力求和，那皇上也看着不能够胜了，遂应了他二人的意思，把李鸿章为全权大臣，跟着福世德、苏林哥耳，上日本和约。从天津上了火船，一直的到日本的东京。到了日政府，见了伊藤，才说出和约之事。正是：

士卒不练难争胜，将帅无学奚建功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 李傅相定约马关 日政府监督韩国

话说福世德三人，到了日本政府。门军通报进去，伊藤博文接出门来，一见李鸿章，就知是求和。遂让至客厅，分宾主坐下，即有人献上茶来。茶罢搁盏。伊藤欠身说道：“贵大臣门前来到此，有何大事相议？”福世德从旁答道：“无事不敢到此。只因中日两国开战，已经一年有余，日兵屡胜，清兵屡败，黄海以内，骨积如山，辽东半岛，尸骸遍野，损世界和平之性，伤天地好生之德。某悯生灵之涂炭，哀黎庶之逃亡，是以私自连（联）和（合）德国大臣，不揣冒昧来与你两国说和，以睦友邦之情，而保东亚之和平。不知贵大臣肯纳否？如果见允，现有中国派来全权大臣李公在此，望贵大臣三留意焉。”伊藤答道：“日本区区三岛，地少人稀，内而臣工，无有知（如）吴大澂与李公之才；外而将帅，无有如叶志超、丁汝昌之勇。政令之不善，法度之不修，莫我国若。今忽战胜大邦，实为侥幸。既承二国之美意，来作说和，敝国焉有不愿罢兵修好之理？但是想要和约，必得应许我们几件事情。若不然，我们还是开战。”李鸿章说道：“我们既然上赶着前来求和，大凡不大离的，靡有不应许之理。但不知贵大臣所说的，是哪几件事？”伊藤说：“要问我哪几样事，且听我慢慢的道来。”

这伊藤未从开口带春风，尊了声：“三国大臣仔细听。只因为中日不和开了战，发兵马苦了各处众百姓。你二国说和本来是好意，敝国家焉能不应成。但是我有几件事，敢在面前明一明。中国日本向来很和睦，只因为高丽起战争。从今后认高丽为独立国，不

许中国干涉他的事情；从今后不许高丽国王朝中国，从今后不许他们进贡北京。此是敝国讲和第一件事；第二件事来听我明。自从与你们中国开了仗，至而今一年有余零。我们费了兵饷好几万两，又伤了无数众兵丁。要和约你得包赔我们款，好养活阵亡兵丁他的父与兄。将兵饷赔上三万万两，这是敝人第二宗；第三件还得割与我们几块土地，就要那辽东半岛澎湖台湾几座城。黄海北岸那些群岛，全得割入我们日本封；第四件还要开上几个商埠，就是那重庆、沙市、苏州、杭州、北京城。湘潭、梧州也得开为商埠，这是我的第四宗。若是应许这四件事，咱两国就可以罢战争。若不应许这四件事，想要休兵万不能。再添上我的兵丁几十万，一定攻破你那北京城。李辅（傅）相你既是全权大宰相，这个事可要调停一调停，开战好来是和约好，想一想那样重来那样轻？”李辅（傅）相闻言吓了一跳：“呀！这个要求可了不成。”说是：“等我到下处想一想，明日你再把信听。”

说罢出了日政府，德美的大臣回上自己领事衙门中，也该着李鸿章的时运不好，大街上逢了灾星。李鸿章顺着大街往前走，忽然间那边来了人一名，相离不过十几步，拿出手枪就行凶。只听得哎呀一声响，李辅（傅）相打倒地流平。左颊以上着了弹子，不住直是冒鲜红。巡警一见着了忙，将刺客抓住不放松。

话说打李鸿章这刺客，是日本人，名叫小山。只因为他哥哥在天津，作出不法之事，让李鸿章治死。小山每想与他哥哥报仇，但靡有机会。偏赶上这一年，李鸿章到在他国和约，他就街上候着，见李鸿章一过来，他就是一枪，打倒在地。巡

警慌忙上去捉住刺客，送到他国的审判厅一询，才知道因为甚么。那伊藤听说：“告诉不要把他杀了，他是一个爱国的赤子，监禁几年也就是了。”这且不表。

单说李辅相当日受了一枪，正打到颞角上，跌倒在地，跟人叫了一会，才醒过来。于是用轿子抬到驿馆。这个时候，伊藤听说，亲自前来谢罪。一看李公之伤甚是沉重，说道：“这是我国保护的不周，致使贵大臣受这样的重伤，我们有罪了。”李鸿章说道：“你所说那四件，我可实不能全允，望贵国剪裁剪裁。”伊藤见李公处九死一生之时，尚不忘国家大事，暗暗的想道：“不意中国尚有这样的忠臣，真是愧杀我们。”遂命御医前来调治。医生来到一看，说道：“必须将弹子箝出，方可能好。”李公说道：“任死不箝出此弹，不敢以己身之创剧，误国家之大局。”日皇重其忠忱，特下了二十一日停战之令。李公见他下了停战之令，遂又与伊藤说道：“我国派我来办全国大事，误为你们刺客所伤，你准得把你所拟那四条，减少一点，我才能应允。若不然，我就死于你国，让我政府向你们问罪。”伊藤说道：“贵大臣不要如此，你让把弹子箝出，我必能对得着你，也就是了。”李公一听此言，遂命将弹子治出，用药调治着，一天比一天见好，那和约之事，也渐渐的有成了。但是这二十一日的停战日期，可是转眼就要到，李公恐怕再一开仗，就不好办啦，遂与伊藤将和约之事就说了。在日本马关的地方，立了条约。德美两国的大臣，也都到了。就铺上纸，可就写起条约来了。

好一个足智多谋李文忠，敢与那伊藤把条约争。

大街上一枪几乎废了命，那伊藤一见发了蒙。下了那二十一日停战令，这和约之事才有声。只因为小山一枪打的好，那日本的约求才减轻。在马关之地把合同

写，德美两国的大臣在其中。第一条应许高丽为独立国，不许受咱中国封。高丽王也不许朝中国，也不许进贡到北京；第二条赔他们兵费二万万两，照先前减去一万万两有余零；第三条澎湖、辽东归日本，还搭上台湾一省城，照原先减去黄海以北众岛屿，这也是鸿章他的功；第四条将重庆、沙市、苏州、杭州开为通商埠，许他们贸易在其中，照先前减去北京、湘潭、梧州三处地，全仗着文忠死力争。合同写完画了押，两国这才罢了兵。

众明公你们思一思来想上一想，看此事伤情不伤情？高丽国本是咱的属国，应该在咱们的权限中。只因为我们人心不齐势力软弱，硬让日本夺在手中。打败仗伤了兵丁无其数，还包他兵饷二万万两有余零。台湾一省既然归日本，还搭上辽东、澎湖无数城。由是高丽归日本管，把咱中国一旁扔。得高丽就要夺我东三省，众明公听着心惊不心惊？这土地不是皇上的土地，咱百姓是这土地主人翁。当主人不能把自己的土地保，终久必得受人家的欺凌！我同胞快快醒来罢，不要稀里糊涂度时冬。我说此话不是胡讲究，日本人的手段实在凶。现时里大家想保护还不晚，再等几年可就怕不行。闲言少叙归正传，再把那中日两国明一明。

话说李鸿章在马关地方，与日本伊藤定下条约，各人画上押，德美二国的大臣也画上了押，事情就算成啦。德美二国的大臣各归本国去了，日本也把兵全都撤回国中。此时李鸿章的伤痕已经全好，遂坐上轮船，归国交旨。中日的战争，至此算完了，中国在高丽的势力，到这也算全靡啦。列位听听，可惜

不可惜？闲话少说。

单说日本把中国胜了，得了好几块土地，君臣们甚是快乐。这日君臣们大排宴筵，庆贺功劳。酒席筵前，伊藤对着日皇说道：“我主常想夺取高丽，瓜分中国，这回可有望了。”

这伊藤未从开言笑吟吟，尊了声：“我主万岁听臣云：想当初愁着咱国土地少，遂欲要外边去把势力伸。一下手先定了二条道，犹是并吞高丽瓜分中国的心。现如今中日两国一仗，那中国败的不堪云。认承高丽为独立国，咱们可就有法把他寻。中国在高丽的势力已靡有，那高丽就算在咱的手心。原先微臣我也很把愁犯，恐怕难与中国争生存。只因为他们是大国，地广人多重古今。想咱们区区三岛一小国，恐怕是一败就难翻了身。那知道他们更软弱，一个一个赛死人。早知中国这个样，何必在他身上多分神。现今咱们既然有势力，还得想个方法把高丽吞。微臣我有一条道，我主在上听原因。挑一位元勋大老高丽去，带上几千大陆军。将兵屯在他国内，就说是替他改政来维新。那政治全都落在咱的手，管保他不能来动身。明着为保护他为文明国，暗地里实行把他国分。这是微臣一拙见，望我主思寻一思寻。”日皇那里开言道：“爱卿的见识实在深，从今咱们就这样办，任凭爱卿你配分。”由是日本就要监督韩国，可苦了那些朝鲜民。

押下此事且不表，再把那元首侯氏云一云。

话说侯元首与金有声等五人，从全罗逃到平壤，就想着要让他那些学生们，跟金有声等五人，前去游学美国，偏赶上中日开战，他就等着看他两国的胜败。寻思着，若是中国胜了，高丽或者不能亡；若是日本胜了，我国可是有早晨，无下晚了。到

后来果然是日本胜了，元首一听日本胜了，心中十分的恐惧，遂将他那些学生，唤至屋中。正是：

家贫方能识孝子，国弱才显有心人。
毕竟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 忧国弱英雄别母 患学浅志士游洋

话说侯元首将学生们，唤到跟前说道：“日本现在将中国打败了，中国又认承咱国为独立国，看着这个形象，日本是想着要吞并咱们的国家。我看这个时候，是很艰难的。要想着保护咱的国家，除非是咱们全国的人民，都是一个心。但是这个事情，也非容易。我想这样你们去上美国游学，住了他们的学堂，学些个见识，有学问回国办事，才能容易。我说这个，你们愿意不愿意呢？你们要愿意的时候，我就跟云大人说，让他预备款项，就让你们前往。然后我再和金玉均先生，在这个地方，开上一个报馆，慢慢的开化这民的知识，等你们回来的时候，咱大家用心用力，以顾全咱这国家，岂不是好吗？”那学生们听元首这些话，都一齐说道：“我等情愿上美国游学，先生你就张罗着办吧。”元首说：“你们既然愿意，我心中是很快乐了。”遂命书童说道：“你去把云老大人请来。”

书童去了不多一时，云大人来至书房坐下，说道：“先生有何话讲？”元首答道：“无事不敢劳大人到此，请大人在上，洗耳听我侯弼慢慢的道来。”

这侯弼未从开口带忧容，尊一声：“大人洗耳在上听：我从小丧亡亲生父和母，倚着那哥哥嫂嫂度秋冬。七岁时南学里把书念，通达了史鉴四书并五经。常看那西洋各国人杰史，最爱慕华盛顿的好名声。因此我这才想下出游意，别兄嫂远涉重洋到美京。在美国陆军学堂毕了业，回家来不愿居官在衙中。仁里村选练农备兵一队，教成了数百青年子弟兵。私心里常

把一抱回天志，总想要整顿家邦使国兴。最伤心时气不及命运苦，兄嫂又相继而亡归阴城。无奈何家中教侄把书念，连教那青年有力众壮丁。想只要使唤全国皆成勇，好治那日本强徒来欺凌。那知道心志未遂祸争起，为打贼得罪日本众贼丁。黄海道交涉衙门把我告，一心要害我侯弼活性命。多亏了黄氏伯雄把信送，我爷儿两个逃难离家庭。我叔侄飘零在外三四载，才能够来到这座平壤城。多亏了大人收在尊府下，遂命我官府以里诲儿童。仆不才自愧不称为师职，学生们与我实在有感情。现如今已经交了十余载，诸生们五经四书都全通。我侯弼今生没有别的愿，但愿这学生全成大英雄。与国家作下一点大事业，保护着咱这国不至凋零。咱国里日本屡次挡势力，看光景是要把咱高丽坑。前几年看着还有不怕样，到而今十死只能有一生。只想要报国图存无他策，就得使人民全有爱国诚。这事情也恐不是容易事，还得有几个英雄意气横。要想使英雄出于咱的国，除非是上那美国求治功。那美国本是一个民族国，无论那君民臣等一般同。我想让学生们去游美国，到那里住在他国学校中。学了些治国安邦大学问，回来时鼓吹民气壮韩京。学生们全都愿意出美国，但缺少学费膳费那一宗。因此我才把大人请到此，望大人预备款项送他们行。”云在霄听罢元首这些话，你看他喜气洋洋开了声。

话说云在霄听元首说了一片言语，答道：“先生见识甚是高远。我也瞧着咱这国家，甚是软弱，恐怕为那日本所灭，就是靡有什么方法。今天先生想出这个道来，我是很愿意的，但不知他们都是谁去？可是全去呢？”元首说道：“有金有声、

寇本良、黄伯雄、钱中饱、尧在天、侯珍、寇本峰、岳公、孙子奇、王顺之、萧鉴、赵适中、陈圣思、陈圣暇、云在岫，云落峰、安重根这些人。赶到他们走后，我在家中无事想，只要与金玉均先生，开上一个报馆，慢慢的开化那百姓们的知识。大人你看如何？”云大人说道：“先生的意思极好，那款项之事，全在我了。一年有千万吊钱，够他们十七个人花了。”元首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今日是大清国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二十日，让他们有家的，回家探探家，赶到下月初一日回来，初五日就送他们起程，岂不是好吗？”云大人说道：“这还很好。”

于是那陈氏兄弟回到剑水驿去了。至于岳公、孙子奇、王慎之、萧鉴、赵适中五人，全是平壤城里的人，也各自回家去了。惟有金有声、钱中饱、尧在天，因为逃罪在外，寇氏兄弟与侯珍、安重根四人，全都靡家，所以都在云府住着，单等着他们探家回来，好望美国去。这且不表。

单说安重根这年十七岁，生得像貌魁伟，聪明过人，那些个同学的，谁也赶不上他所学问的，所以侯元首格外的爱惜他。他当日听先生说要让他们上美国住学堂去，乐得他无所措手足，就到了安太太的屋中，参见已毕，将上美国游学的事情，对安人说了一遍。安人一听，感动了无限情由，说道：“重根，你知道咱母子侄，这是谁家呀？”重根说道：“这不是我舅家吗？”安人说道：“你既知道是你舅家，可知道咱母子怎么到此呢？”重根说道：“母亲，孩儿不是常问吗？母亲说是孩儿父亲早亡，家中无人，才来到舅舅家住着。”安人说道：“那全是假话。原先我因为你是念书的时候，要告诉你，恐怕你荒废了学业，所以我拿那假话糊弄你。你那舅父舅母，我也告诉他，不然谁对你说？别人靡有知道的，所以你就拿那话，信以为真啦。现今你要远行，我把咱母子到此的情由，对你说上一说，你可

不要激烈呀，你要激烈，我可不告诉你了。”重根说道：“母亲尽管讲来，孩儿不激烈。”安人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听为娘道来。”

老安人未从开口泪盈盈，叫了声：“重根孩儿仔细听。怎（为）娘们本是京城一仕宦，你父亲受过皇榜进士封。只因为京城日本常作乱，全家子才想逃难平壤城。带着那家财细物（软）离故里，这一日到了黄海地界中。想只要平壤以里来避难，那知道中途路上遇灾星。奇峰山日本贼为强寇，打劫那来往客商卖路铜。偏赶上咱家车子从那过，你父亲骑马就在后边行。日本贼出山就使枪来打，最可叹你父一命归阴城。”

重根说道：“母亲怎的，我父亲还是被日本人打死的吗？”安人说道：“正是。”只听重根哎哟一声，跌倒在地，可就不好了。

安重根一听父亲为日人坑，你看他咕咚跌倒地流平。眼睛一闭绝了气，三魂渺渺归阴城。老安人见了公子跌在地，吓的他满面焦黄胆战惊。走上前将公子忙抱起，重根儿不住的叫，连声“。我原先不让你激烈，你怎么还将这样大气生。叫了声我儿快苏醒，少归阴司多归阳城。阳世三间热如火，阴朝地府冷如冰。你今要有个好和歹，为娘我一定不能生。”这安人连哭带叫多一会，忽听的那边公子哼一声。

话说安人叫了多时，公子哼了一声，睁开眼睛骂道：“日本哪！日本哪！尔与我有杀父之仇，我非报上不可。”安人一见公子活了，说道：“我儿不要生气了，为娘还有许多的话呢。”重根说道：“母亲再望下讲吧，孩儿我不生气了。”安人说道：“你要不生气，再听为娘道来。”

老安人复又在上开了声。“我的儿本是一个苦命丁。三岁里就丧了生身的父，咱母子也是几乎把命坑。多亏了侯氏元首来搭救，咱母子才得逃了生。”

重根说道：“候元首不是我的先生吗？”安人说道：“正是。”

侯先生带领农备兵一队，打死了日本无数众贼兵。因此才将咱母子命救下，这恩情犹如泰山一般同。到后来将咱母子接到他家里，施银钱埋葬你父死尸灵。咱母子感恩不尽无的报，赠与他传家如意物一宗。

重根说：“就是我们先生，现在带着那如意吧。”安人说道：“正是。”

你先生又派兵丁人二个，护送咱母子来到平壤城。为咱们先生得罪贼日本，无奈何他也避祸出门庭。他叔侄飘零在外三四载，才来到云老夫人这府中。侯元首与咱母子恩德大，现如今又为孩儿你的先生。我的儿有朝一日得了地，千万莫忘了元首好恩情。从今后先生你要当父事，可别拿娘话当作耳边风。这是我母子所以来到此，我的儿今日才知己往情。这公子听罢安人一些话，你看他眉紧皱怒怒冲冲。手指着日本东京高声骂，骂一声虎狼贼子名伊藤。你为何施下一种蚕食策，屡次要破坏我国锦江洪。立逼我皇上把商约来定，使你国无数强徒来行凶。看起来欺侮我国全是你，又害生身之父的活性命。今生里要是不把他来报，我就算妄到阳间走一程。这公子越说越恼越有气，忽听的安人这边唤一声。

话说安重根指天画地，直是骂那伊藤。安人说道：“我儿不要生气了，上学房与你先生谢恩去吧。”重根听母亲告诉，

只得来到学房，见了元首，双膝跪下说道：“先生与（于）学生有救命之恩，置之度外，真是圣贤了。学生父亲已亡，今就认恩师为义父吧。”说完就跪下叩头。元首慌忙扶起，说道：“我早有此意，但恐你母子不允。今日之事，实在投我的心。望后那恩情之事，你母子不要提了。现下你们别要（处）逃（远）走，可好好在家住两天吧。”重根于是辞了元首，就回到他母那处，把上项之事，以诉母亲，也是很乐意。

光阴迅速，不知不觉的，到了四月初一日，那些探家的学生，全都回来了。这个时候，云大人将款项已经预备妥了，又预备下六辆车子。到了初五日，早晨起来，大家用饭已毕，云大人、云老夫人、安母与岳父诸人的家人，全来与他们送行。云大人拿过十万吊钱，交金有声、寇本良二人，说道：“你二人年长些，可将此项钱带着，好留着到那作学膳费用。自此后，我每年与你们汇去这些钱。你们好生学习，无负敝人之望。”正说着，只见元首过来说道：“那这样拿着不行。请我告诉你们，由咱这上美国，路经仁川，赶到你们到仁川的时候，有个会东钱店，是美人开的，到那打成汇票，汇到他国，拿着汇票再领钱，方能行呢。”金有声说道：“记住了。”元首又从怀中取出一封信，交于金有声，说道：“美国有一个外务尚书，名叫华听，此人我在美国时与我同过学。上月他与我来信，说他新升为外务部尚书，到时将信交与他，让他与你找学堂，才能行呢。至于这一路的事情，你与寇本良担任着吧。你二人总要拘束他们这才是。”有声、本良一齐说：“是，遵命！”当下嘱咐完毕，那六辆车子全都套好了，东西也全都绑好了，出府正要起程，侯元首说道：“慢着，你们今日游学美国，我有几句要紧的话告诉你们。可要好好记着。诸生不知，听愚师道来。”

侯元首未从开口笑吟吟，叫了声诸位学生细听真：

“为师我因为学浅游美国，在他邦陆军学堂安过身。因此我知道他国学堂好，才想让你们诸人那边存。现在时咱们国家甚软弱，终久的恐怕为那日本吞。保国家在你诸人这一举，在学堂可要千万苦用心。那烟花柳巷不要去，戏馆茶楼少留身。在学堂与同学总要和气，别与人家把气冲。咱们是为国求学问，抛家舍业是难云。在那里你们要是不学好，怎对为师我这片心。云大人给你们把款备，每年间须费三万两银。你诸人心中常要怀此意，这事情关系咱国的生存。”众学生一齐说：“是，谨遵命，不必先生苦劳神。”

侯元首嘱咐完了那边去，又听的安母走来唤重根。“我的儿今日别母行远路，怎不教为娘我挂在心。只一去就是五六载，但不知何日能够转家门。为娘我有几句话，我的儿须要牢牢记在心。在道上不要各处胡游耍，到店里不要狂言得罪人。上船时好好看守自己物，免被无赖之人来相寻。在学堂不要妄把功夫废，省着让为娘在家把心分。总要把国耻父仇常在意，断不可忘了咱国那仇人。”安太太嘱咐完了亲生子，又叫声诸位学生听我云：“我那儿身青幼小不定性，望诸位可要规诫他的心。有不好尽管与我把他教，别使他任着性儿去浮沉。望诸位须要专心求学问，别辜负咱国花的这些金。”众学生一齐说是遵命了。那安人转过身来泪纷纷。元首说：“天道不早你们走吧。”那学生这才一齐跪在尘。施礼已毕皆站起，看他们一个一个泪沾襟。云大人催着他们把车上，那车夫鞭子就在手内抡。转眼间就离了故土之地，那安母犹且依

稀倚着门。等着那车子远了看不见，安人才一步一步转回身。押下了安人回房且不表，再把那李树萧来云一云。

话说那李树萧，自从将寇本良送走以后，看着他国家，一天比一天软弱，日本人一天比一天强盛，他心中就着实焦躁。赶上这年中日战后，他犹其看出他国不好了，但是没有甚么法子。这日忽然想起一个道来，说道：“我有三个知己的朋友，他们素常日子，也跟我常议论这保国的方法，今日我何妨再与他们商量商量，万一他们能有道呢？岂不是好吗？”说着就望那里去。

单说他这三个朋友，一个叫李相，一个叫李纬钟，一个叫李俊，本是一姓兄弟三人，俱是汉城的人氏。当日李树萧来到李相的家中，也不用门军通报，自己就进了屋中。看他三人全在屋中，不知在那里写甚么的。又看那边坐着五人，他不认识。他三人一见树萧，急忙下得地来，说道：“贤弟来了，有失远迎，赦罪赦罪。”树萧说道：“咱们兄弟，本是知己之交，那里用着这些个话呢。”遂问道：“这五位客是那里来的？”李相说道：“你看，我也忘与你引见了，此人姓金名洪畴，此人姓高名云，此人姓吴名佐车，全是安平北道人氏，此二人，一位名姜述坚，一位名姜述白，是我表弟，与他三位同乡。”说完，遂一一与树萧引见了。大家叙见已毕，坐下。相说道：“我方才想打咐家人请你去，偏赶上你来了。”树萧说：“找我作甚么？”相说道：“只因为我外边坚表弟与金仁兄，想只上美国游学，遂前来连（联）合我们兄弟三人。我寻思要保护国家，除非有学问不可，他们来连（联）合我去游美国求学，我是很愿意的。所以我要请贤弟来商议，一同去游洋，求点学问，以保护咱国家，岂不是好吗？”树萧说道：“我来也是为

国家软弱，没有方法的原故，想只来与兄长们商量商量。今日这个道，实在是好，小弟那有不愿意的道理呢？”相肉又在桌上拿一张禀帖来，说道：“这是我们方才写的禀，想只上学部去递，贤弟可以把名添上吧。”说着，遂将李树萧的名字添上。树萧说：“不去递吗？”相肉说：“为甚么不递的呢？”树萧说：“即想着要递，咱就上学部去吧。”说罢，他们又一齐起身，出了李相肉之家，径奔学部而来。正是：

平壤学士方离里，汉城书子又出京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 安重根路收三义友
金有声店结九良朋

话说李相肉九人，拿着稟帖，到了学部递上。单说外国学部大臣，这时候是李完用坐着。当日接了这个稟一看，有树萧的名字，他暗自忖道：“亲王的儿子，也想着去游洋，我要不准，似乎不好，我不知（如）应许了他们，一年也费不了多少款项，让他们念诵我的恩德，也是好的。”遂将稟帖批出，准他们官费，上美国留学，又在外务部，与美国领事衙门，办了一分文书，让他们四月初十日起身，这也算是李完用作了一点好事。且说李相肉九人，这日看稟帖批准，许他们官费留学，一个一个喜出分（望）外，各自回到家中，收拾收拾。

到了初七日，李树萧辞别了家人，与李相肉八人会在一处，到学部将文书领来，款项由学部望美国汇去，他们不管一概事情。全都完备，遂雇了四辆车子，也由水路走，所以出了汉城，勾奔仁川走了来了。

众英雄因为学浅离门庭，一个个满面凄惨少笑容，齐说道：“不幸生在软弱国，整天里得叫日人来欺凌。那君王朝中以里竟作梦，大臣们一个一个装哑聋。像这样君臣那有不亡国？寻思起真是让人痛伤情。社会上百姓昏昏如睡觉，是何人相呼他们在梦胧？眼看着刀子到了脖子后，还以为安然无事享太平！现如今虎狼已经进了院，谁能够安排剑戟把他攻？咱国中数万人民尽痴睡，无一人知道防备伤人虫。最可叹数千余年高丽国，将要落于日本人手中。到那时山河分裂社稷坠，咱们这条命十死无一生。空积下数万银钱不中

用，一家里父母妻子各西东。”众英雄一齐说到伤心处，不由的两眼滴滴流泪横。说：“今日咱们美国求学问，也不知能够求成不成？如果是求来真实大学问，也不枉远涉重洋走一程。有学问回国好来做大事，唤一唤数万人民在梦中。便与这全国人民与一体，不怕那日本人们怎样凶。”英雄们一边走着好谈论，看了看眼前来到仁川城。大家伙一齐入了大客栈，预备着雇上轮船赴美京。

众明公听书不要热（听）热闹，想一想咱们中国煞样形？别拿着高丽城亡不经意，大清国也与高丽一般同。高丽国不过是日本一个虎，咱国中所在尽是伤人虫。众明公别拿自己不要紧，有一人就是他们一个对头兵。东省人要是全都存此意，怕什么日俄逞凶！押下此事咱们且不表，再把那有声诸人明一明。

话说，金有声诸人出了云府，拜别了在霄、元首、安母，这才一齐上了车子，勾奔仁川，可就走下来了。

来的是十六英雄离家乡，一一要上那美国去出洋。都只为国家软弱思保护，才抛了家中老少与爹娘。看他们本是一些青年子，全知道求点学问固家邦。如果是高丽全能这个样，他国家一定不能被人亡。看他们不顾家乡离故土，一个个坐在车中话短长。这个说从小未走这远路，那个说不知美国在那方。听人说美国是个民族国，到不如（知）他那政治是那庄？到那里先将这个事情访一访，回国时也把民族主义倡一倡。这个说不知咱得何日到，路途上这些辛苦甚难当。那个说不要着急咱们慢慢走，这个说着急也是白白费心肠。大家伙这才不讲究，又着那天色将要到午傍。走

多少曲曲弯弯不平路，见多少草舍茅庵小山庄。听了些各处农夫唱铲草，观了些往来仕宦路途忙。各处里百鸟林中声细细，满道上青榆绿柳色苍苍。观不尽游鱼河里穿花戏，看不了燕子衔泥影成双。远山上奇峰夏云才出岫，近处里榆钱落池色发黄。真果是夏日清和人气爽，身体儿觉着平常分外畅。正是英雄们观看路途景，看了看西方坠落太阳光。大家伙一齐入了招商店，到明日复又登程走慌忙。饥食渴饮路途奔，这一日来到朝日大岭旁。众人一齐过了朝日岭，又听黄伯雄那边开了腔。

话说金有声诸人正望前走，忽听黄伯雄那边说道：“前边就是瑞兴县了，咱们今日晚上，就宿在这吧。”金有声说道：“天道尚早，何不多赶几里？”伯雄说道：“再望前走，五十里才能够有店呢。”金有声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就宿在这里吧。”说着就奔街里，在街东头有一大店，他们就将车子赶至院中。店小过来，将他们的行李一齐搬到屋中，安排妥当。店小打几盆热水，大家拭了面。店小又说道：“客官就用饭不好吗？用完饭诸位好歇着。”有声说道：“怎么不好呢？”于是店小放桌子上，将饭菜一齐端上来。大家用饭已毕，付了店钱。店小将桌子搬去，说道：“客官歇着吧。”遂去了。

单说安重根吃完了饭，跟孙子奇说道：“天道还得一会黑，咱二人出去游玩游玩去不好吗？”孙子奇说：“怎么不好呢？”于是他二人出了店房，望南走了二里余路，到在一个河边，他二人就在那四下观望。忽见那边来了一辆车子，不多一时，来至近前，从车上跳下三个人来，拱手说道：“这位贤弟，在下得问一声，前去多远，能有店家？”安重根已看这人非凡，答道：“前边二里余就有店。你们是望那里去的呢？贵姓高名？”

那人答道：“在下姓李名范允，此人姓周名庄，此人姓曹名存，全是咸境道中本镇人氏。我们因为国家软弱，想要上美国留学。”重根以（一）听，说道：“事情真凑巧了，我二人也上美国留学的。”遂通了自己与孙子奇的姓名，又说道：“咱们今日遇在一处，真是三生有幸，我们还有十几人在店中呢。你们随我到店中，明日与我们一同上美国去，不好吗？”李范允三人一齐说道：“我们正愁人少孤单，安贤弟愿意与我们同走，我们那有不愿意的道理。”于是他五人说说笑笑来至店中。

单说寇本良见安重根二人出去多时不回来，正在着急的时候，只见重根领了三个人来。本良说道：“贤弟你那里去了？此三人是何人？”重根遂将方才之事说了一遍，又与他三人，按个引见了，一齐坐下，说了一会，各自安歇。第二日清晨，他三人与有声等会在一处，坐上车子，又扑奔仁川大路走下来了。

好一个安氏重根小后生，在路上结交三位大英雄。重根说：“不着咱们国家弱，咱诸人那能相交一路行？看起来这事真是凑巧，总算是有缘千里来相逢。若不然咱们相离数千里，那能够同去留学赴美京？”李范允三人一齐开言道：“说道是这事实系非轻。我三人从小同学好几载，常愁着学问浅薄心内空。每想要西洋各国求学问，因年幼家中屡决不让行。这几年国家软弱不堪讲，无奈何辞别家院奔前程。我三人恐怕自己不中用，每想要结交几个好宾朋。偏偏与重根贤弟遇一处，一见面几句话来就投情。因重根又与诸位相了善，我三人实在是乐非轻。咱大家一齐住在美学校，回来同心协力好把国兴。”众英雄说说笑笑望前走，一个个满心得意志气增。晓行夜宿非一日，这

日到了仁川城。众英雄一齐入了大客栈，又听得有声前来把话明。

话说金有声诸人，这日来到仁川，进了客栈。金有声说道：“你们在这店中等着，我去上会东钱店，起了汇票，连起火船票。”说罢出了店门，来到会东钱店，起了火船票，汇了钱，才想要走，只见外边忽来九个人，也起火船票上美国。有声一见他们形象，觉着有因，遂问道：“诸位上美国作甚么去？”

单说这九人，不是别人，就是那李相肉九人，当日到了仁川，来在会东钱店起票，一见金有声相问，遂各道了姓名，说：“我们上美国留学去，阁下也是上美国留学吧？”金有声说道：“正是。”遂通了姓名，又说：“我们店中还有十几位人，列位要不嫌弃，可以与我们一统前去。”李相肉说道：“那敢自到好了。”遂起票，领着有声到了他们所住之店，将东西全都拾通起来，到了有声所住的店中，方将东西放下。李树萧看见寇本良说道：“贤弟你怎么到此？”寇本良一听有人招呼他，回头一看，乃是李树萧，遂上前施礼。正是：

飘零数载未会面，今日店中又相逢。

要知本良说出什么话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 英雄同入美学校
侯弼集股开报馆

话说寇本良见了李树萧，施礼已毕，说道：“兄长，你怎么也到了这里呢？”树萧遂将上美国去留学的意思，说了一遍，本良也将他们意思说了一遍。此时本峰也过来，见过了树萧，各道些离别的情肠。有声、本良又与他们互相引见了，大家团圆坐下。此时他们一共二十八个人了，又重叙了一回年庚，李相岗居长，次在李范允、金洪畴、金有声、李纬钟、高云、周庄、姜树（述）竖（坚）、吴佐车、曾存、李俊、寇本良、黄伯雄、尧在天、钱中饱、姜述白、李树萧、岳公、萧鉴、赵适中、云在岫、陈圣思、陈圣暇、侯珍、寇本峰、孙子奇、云落峰、安重根。当日他们大家名次排定，谈论一会，各自安歇。第二日上午八点钟，他们将来送的车，打咐回去，遂后上了轮船，由太平洋，扑奔美国走下来了。

众英雄上了轮船离仁川，那火船好似箭打一样般。光听那轮子各支各支的响，但见那海水波涛上下翻。转眼间就走出去千几里，猛回头看不见了大仁川。但见那海水洋洋无边岸，瞄不着江村茅舍与人烟。但听那鲸鱼吐气喷喷的，那辨出南北与东西。鸟雀儿空中飞着气力尽，吧答答落在船头那一边。看这个茫茫大海何日尽，寻思起真是没人不心酸。也不知美国到此有多远，都说是走到也得七十天。叹煞人波浪涛天无陆地，往来的仅有几只火轮船。要不幸遭了飓风船刮沉，这伙人全得死在海中间。身体儿一定辱在鲸鱼腹，有甚么回天志向也算完。到那时家中老幼难见面，有

多大国耻全得抛一边。满船中除了同人无亲故，只听那隔号之人笑言喧。英雄们正在船上胡叨念，忽听那船长招呼用晚餐。大家伙用饭以毕舱中卧，忽忽悠悠就安眠。论走也得两个月，说书的何用那些天。简断捷说来的快，遣日到了美国檀香山。檀香山离美国还有八千里，不几日可也就到了一边。下了轮船把火车上，这日到了美国京城前。下火车一齐入了店，又听有声那边把话言。

话说李相肉诸人，这日早晨到了美国京城华盛顿，下了火车，找了一个店，将所带物件安排妥了。金有声说道：“咱们上他那外务部递文书呀。”大家说：“是，走吧。”那位说：“得啦，你不用说了，高丽与美国话也不通，字也不一个样，他们去办事，人家那能懂的呢？并且那文书的字，人家也不认的呀。”列明公有所不知，这里有个原因，那侯元首在那国呆过，会他国的话，并他国的文字。皆因他会美文，他那些学生，他也全教会了。至于金有声，人入耶稣教，学过英文，英文与美文是一样，所以他们能够与美国人说话。至于那文书，真是翻的美文的一封信，侯元首也是用美文写的。在上几回书中，靡将此事叙出，所以你们发疑。闲话少叙。

再说金有声等，一齐出了店中，来到街上一看，好不热闹哇。

众英雄一齐迈步出店中，要上那外务部把文书呈。到街上举目留神仔细看，好一个繁华热闹美京城。大家上马路修平如镜，快车洋车花花来往冲。买卖家一天浇上水三遍，走那上靡有一点尘土星。两边厢洋楼洋行修的好，俱都是玻璃窗煽好几层。屋子里排着些古董器，冷眼看全都不知甚么名。屋顶上安着避雷针

一个，防备那阴天落电把屋轰。街两傍安着杆子整雨（两）溜，红铜弦杆子以上放的精。一边是预备来往打电报，一边是安着玻璃电气灯。电气灯本是一种古怪物，不用油自己就能放光明。齐说道外洋人儿学问大，发明的物件实则令人惊。在这（咱）国不用说是靡见过，长这大都走（没）听说这一宗。今日里咱们算是开了眼，也不枉千辛万苦走这程。

众英雄一边说着望前走，忽又见一座洋楼修的精。四周围斜山转角好几面，玻璃丸又在上耀眼光明。这个说这是美国上议院，那个说皇宫不知怎样工。这个说他国以里无皇上，全国人公举一个大统领。有事情送在议院大伙议，议妥了统领颁布就实行。这个说美国原先也软弱，全仗着华盛顿来把美兴。众人民与英国血战九年整，才能够叛英独立世界中。都说是美国以里政治好，今一见话不虚传是真情。众人们走过这座上议院，忽看见那边来了一帮兵，只听的洋鼓洋号吱吼响，一个个年青有力带威风。说道是无怪人家国强盛，看这些兵丁全都有多凶。他众人说说笑笑望前走，眼前里来到外务部的大门庭。众英雄走至门前就站住，又听那门军过来问一声。

话说李相夷二十六人，来到美国外务部衙门，一点（齐）站住。门军过来问道：“你们是作甚的？”李相夷等答道：“我们是韩国的学生，到你国前来留学，有文书在此，乞阁下与我们进去通禀一声。”门军说：“你们在此等候一回。”遂进去，不多时，出来说道：“你们跟我进去吧。”他们一听，遂跟着门军进了里边，见了华听。使礼已毕，李相夷、李范允，各将文书呈上，金有声将侯元首那封信呈上。华听看完了文书，

又看那封信，是侯元首与他来的，可就拆开看起来了。

上写着“谨具芜函”字数行，“拜上了华听仁兄贵座傍。咱兄弟于今离别十余载，常思想不能见面挂心肠。前几年兄长与我捎过信，言说是（尸）位坐外部尚书郎。都只为山高路远难见面，也未能贺喜增荣到那乡。看起来侯弼实则是无礼，望兄长腹内宽宏把弟量。今日里鱼书寄到贵府内，也就算尽了为弟这心肠。这本是咱们二人在下事，还要求兄长替办事一桩。只因为我国软弱无贤相，君臣们每日昏昏在朝堂。日本在我国屡次增势力，可怜我数万人民遭他殃。我高丽本是中国他的属国，那日本硬认我国为独立邦。看这样是坑害我的国，我国人犹且昏昏睡黄粱。百姓们全都不知把国保，高丽国恐怕将来被人亡。弟以为要想保国求安泰，除非是全部人民学问强。我国里学校无多办法坏，百姓们皆以学堂为不良。说学堂人人掩着耳朵跑，无一人送他儿郎到书房。说我国这样人民看一看，谁敢保国家不被日人亡。幸亏我教了几个好弟子，他们一心要留学到外洋。因此我才让他们贵国往，望兄长千万收留在那乡。因为你国政治学问好，所以我才望他们留学上贵邦。学膳费我国年年望那汇，管保不能让兄长你搭上。”右写着“侯弼平壤三顿首”，下坠着“四月四日灯下挡。”华大人看罢侯弼这封信，在那边皱皱眉头开了腔。

话说华听看完了侯弼那封书信，暗暗的想道：“高丽软弱，他们学生前来求学，是为他们国家的大计。我想日本要是把高丽灭了，与我国也是靡甚么好处，而且大有害于我。何不把他们留下，给他们挑开（个）学问堂住着。万一能出来一位英雄，

把高丽国保护住，他国人也念诵我真好处。”主意已定，遂向金有声等说道：“你们前来住学堂，但不知愿意入那样的。我看你们也是不知道那样好，我告诉你们吧。要想着保护国家，当住陆军法政。法政是讲治术的，陆军是讲武备的；还有理科专研究物理化学。陆军学堂与理学专科，全是三年毕业，法政是五年毕业，可不知你众人愿意入那样学堂？”李相肉说：“咱们大家商量商量。”于是岳公、金洪畴、李范允、陈圣思、陈圣暇、曾存、韩（姜）述白、李俊，八（人）愿意入陆军学堂，寇本良、赵适中、孙子奇、高云、周在五人愿意入理科，剩下他们十三人，全愿意入法政学堂。商量妥当，向华听一说，华听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就送你们入学吧。”遂命他们把东西从店中拿来，一齐搬到学堂里去。寇本良入了理科中之医科。由是他们大家全都入了学堂，慢慢望前来学。这且不表。

单说侯元首，自从金有声送走，回到家中，呆了几天，跟金玉均说道：“学生们都走了，咱们二人还得张罗着开报馆哪。”玉均说：“想要开报馆，咱这款项怎么筹呢？”元首说：“兄长勿愁，我自方法。”遂写了几个帖子，把岳公之父岳怀嵩，孙子奇之父孙善长，赵适中的哥哥赵适宜，萧鉴的父亲萧树声请来；又请了三位绅士，一个叫田承恩，一个叫张建忠，一个叫花锦。当日诸人接了请帖，全都来到元首的学堂。元首接至屋中坐下。众人一齐说道：“先生请我到来，有何话讲？”元首说：“无事不敢劳诸位到此，众位仁兄洗耳，听我侯弼道来。”

侯元首未从开口面带春，尊了声：“诸位仁兄听我云。将诸公请来不为别的事，想要让众位仁兄帮我银。帮我银钱不为别的事，想着要开报馆把民新。只因为咱们受那日本气，才打咐那些学生离家门。让他

们美国以里求学问，回来时开化民智固邦根。现今里他们已经离故土，我在家没有营生占着身。我常想要使咱国不亡灭，除非是数万人民同一心。要想使他们全都同心意，必得用报纸鼓吹众黎民。使他们全知日本的利害，因利害了（全）能知道报家门。报家门就是保护咱这国，家与国本来没有什么分。人人要全都知把家保，这社稷江山一定不能湮。因此我要使人把家保，有一条拙见敢在面前陈。在这城开上一个白话报，天天各处发卖化愚民。请诸公帮我银钱就为此：，望诸公不要拒绝我这片心。诸公们一家集上几个股，报馆成来就在你们诸君。那时节人民知识尽开化，岂不是咱们大家福分深？诸公们思一思来想一想，侯弼的话是真不是真。”

话说元首说罢一片集股开报馆的话，岳怀嵩诸人一齐说道：“先生的意思极好，我们没有个不赞成者，用多少钱，我们都能帮着你们。”元首说：“也用不了多少，有三四千吊钱，也就够了。”岳怀嵩等说道：“这点钱不要紧，先生尽管办吧。我们八人，一家集上四个股，一股拿上五百吊，不够再望上添。”元首说：“有四千吊钱，也就够用了。”于是他八人，各自回到家中，将钱凑足，与元首送来。元首一见有了钱，遂买了几件印书的机器，聘了几位访员，自己为主笔，开了报馆，各处去卖。起初人们都不爱看，到后来看看有趣味，全部争只买，那报馆可就兴旺了。这且不表。

单说日本皇帝，那日早朝，伊藤出班呼道：“吾皇万岁，臣有本奏。”正是：

英雄方且吹民气，日本又来虎狼人。

毕竟不知伊藤说出甚么话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 伊藤拜受统监印
韩国坐失行政权

话说伊藤上至金殿，参见已毕，日皇设下金交椅，命伊藤坐下。伊藤谢了恩，坐下。日皇道：“爱卿那日说，吞并高丽，得先使他归咱们国保护，现在你这道，安顿怎样了？”伊藤奏：“我主不知，为臣来的正为此事道儿，已经筹算妥了。”日皇说：“既然妥了，爱卿与寡人言讲言讲，然后咱们就颁布着实行，岂不是好么？”伊藤说：“我主愿闻，听臣下道来。”

这伊藤金殿以上把话发，尊一声：“我主在上听根芽：为臣我自从出世到今日，惟有那两个目的未能达：第一是高丽未能属咱管，第二是满洲未能归咱辖。这两样还是着重第一样，因为那满洲高丽紧挨着（挨着），要能够将高丽得在手，取东三省也就省了法。为高丽为臣费了满腔血，现如今仅仅在那把手插。高丽事已经不归中国管，这时候何不急力以图他。前几日为臣也曾画过策，言说是保护高丽他国家。在他国修下一个统监府，派一位能言大臣去驻扎。给与他一颗统监韩国印，无论办甚事全得由着他。在他国暗在以里把计定，用花言巧语把他君臣们夸。就说是高丽本来是好国，惟独那内治外交有点差。因此你们才受他国的气，我今日与贵国想上一方法。我的国把你们来保护，你国的种种败政改改吧。诸般的政治我们替你办，也省着受那他国来欺压。外交事我国也替你们管，让你那驻外领事皆回家。那时节不怕他们不应允，为臣我自有方法处治他。明着以保护他国为名目，暗

地里慢慢把他权力刮。那韩国君臣昏弱尽无谋，见将时眉开眼笑乐了他。他国的权力要是都到咱的手，咱们就一点一点把他辖。不怕他能出多少大豪杰，靡权力咱们怕他作甚么？得高丽然后再分东三省，咱的国庶乎可以见发达。要可行我主就把统监派，让他速速望高丽国发。事不宜迟就要办，再等几天恐有差。”

伊藤侯说罢息（些）话，又听那日皇把话答。

话说伊藤说罢一片并吞高丽，跟东三省的话，日皇说道：“爱卿见识极高，寡人看这统监，别人也不能胜任，就得爱卿你去吧。怎么说呢？因为事事都是你作的，别人去办，也摸不着头绪。所以寡人愿意让爱卿你去坐那统监。”伊藤说：“我主既派了为臣，为臣也不敢推辞。后日为臣我既要起身。”日皇说：“是，越快越好，恐怕事情迟延，省再出差。”于是伊藤辞别了日皇，下殿回府去了。日皇命工部造一颗统监印。

说话之间，就是三天。到了那日，伊藤将统监印悬在殿上，拜九拜，然后受下。日皇先望高丽打封电报，让他国领事，在那边迎接，这边又安排下酒宴，与满朝文武，在十里长亭，与伊藤饯行。伊藤早就收拾妥当，带了无数官员，预备上高丽办政治用。于是坐上快车，出了京城，那满城的百姓，听说伊藤要上韩国作统监去，遂前来卖果，好不热闹的很哪。

这伊藤坐上快车出东京，你看他前呼后拥好威风。在前头跑开三十六匹护卫队，马上的人儿甚年轻。洋号儿咀里吹的吱吼响，好比似鹤唳龙吟一般同。在后边也有护卫队，尽都是青年有力小步兵。每人抗（扛）着枪一杆，刺刀儿安在上边跃眼明。看人数也有五六百，把快车团团围住不透风。威威烈烈往前走，又听那庶民人等乱哄哄。这个说：“大人今日出了府。”

那个说：“不知要往何处行。”这个说：“韩国去把统监坐，你们因甚不知情。”那个说：“统监要到高丽国，他的国一定被你坑。那时节咱国必然得土地，那时节高丽必定把国扔。”不言这百姓满街闲谈话，再说那伊藤到了十里亭。

日君臣早在那里来等候，伊藤也慌忙下了快车中。伊藤说：“为臣今日有了罪。”日皇说：“爱卿不要来谦恭。寡人我今日敬你三杯酒，略报报爱卿你的忠。”说罢将酒递过来。伊藤侯施礼谢罪接手中。三拜酒方才饮到胸膛内，又过来文武百官众公卿。每人敬了三杯酒，那伊藤饮的满面红。对着百官们施下礼，说道是：“有劳诸公好心诚。”施礼已毕把车上，威威烈烈起了程。前行来到海沿上，坐上轮船奔韩行。书要简捷方为妙，离留啰嗦困明公。这日来到韩城，那领事接在使馆中。

话说伊藤这日到了汉城，他国的领事，跟到高丽国的臣宰，一齐接到十里长亭。大家见了面，道了些个辛苦，然后在进了他国领事衙门。高丽的臣宰们，在那谈了一会，遂辞别伊藤，回府而去。

单说伊藤在他那领事衙门，住了几日，说把他的领事打咐回国，在高丽一概的事情，全都归于他一人办理。这一日下了几个请帖，把高丽国的大臣，李完用、赵丙稷、朴定阳、尹用求等请来，让至客厅，分宾主坐下。侍人过来倒上茶。茶罢搁盏。李完用等问道：“贵大臣今日将我等招来，有何事相商呢？”伊藤答道：“靡有别的事情，只因我国上几年，替你们平定东学党，你国的民，无故的把我的兵丁伤了无数，我国就想要替你国改革内政，赶上与中国开仗，也靡得暇来办此事。今年

因为我皇上，派我为你国的统监，连保护商务，代办那一年的事情。我以为那年的事情，虽是你国的百姓无礼，我们就硬把你国的政治改革了，也是很对不起贵国的。所以我今天将贵大臣们请来，有几样事情相商，不知诸公愿闻否？”李完用等说道：“统监只管说来，我们无有不愿闻之理。”伊藤说：“如此，诸公听我道来。”

伊藤侯坐在椅上把口张，尊了声：“列位大人听其详：只因为你国人民来作乱，我国的无数兵丁受了伤。这都是你国内治不完善，才惹出无数人民发了狂。我皇上就把你们内政改，派我为你国统监在这方。我今日要把你们政治改，又觉着贵国脸上没有光。敝人我想出一条完善道，敢在诸公面前陈短长。你高丽所以到这般软弱，都因为你们内政甚不良。我国家兵强马壮政治好，可以替你们保护锦家邦。各衙门要上我国人一个，各样事全得跟他去商量。有不善他们就能与你改，我管保诸般政事皆见强。各国里你们不用把领事驻，不用的领事在此让他归故乡。外交事全能替你们去办，一文钱不劳贵国费思量。省下钱再与你国兴武备，管保使你们韩国不灭亡。从今后你国归为我保护，别的国谁也不敢来遭殃。改好了我们就推开手，岂不是一举两得一好方？”这伊藤花言巧语说一套，哄的那高丽臣等无主张，齐说道：“这个相（香）应多大，咱快去禀报于那李熙皇。”

话说李完用被伊藤一片言语，哄的心眼直转，说道：“贵国既有这片好心，来保护我们的国家，我们真是感恩不尽了，我们就回去禀于我国皇上得知，然后统监望我们各部里派人吧。岂不是好么？”伊藤说：“既然如此，诸君就去禀报于你们国

王上得知吧。”于是李完用等出了领事衙门，来到金殿，见了韩皇，把伊藤的话一学，又说：“伊藤怎样好心，人家替咱们保护国家，改变咱国的政治，改革好了，人家就撒手，我主你看这事有多么相（香）应。今日若不依允，恐怕过了这个村，靡有这个店啦。”那李熙本是胡哩胡嘟，任其（事）不知的一个皇上，当日听大臣们这一说，也寻思这事是好事，遂说道：“爱卿你们酌量之办去吧。”

于是他们又回到日本领事衙门，把方才之事，对伊藤一说。伊藤说：“你们皇上到算是好王。”于是命野军镇雄为韩国兵部顾问官，藤增雄为内宫学农工三部顾问官，贺田种太郎为财政局的顾问官，市原坦为学部参与官，九山重俊为警察顾问官，三岛奇峰为法部顾问官，又将韩国各处人民询讼的事，全让他们领事代管。当日伊藤分派已定，是日韩国行政的权力，全归于日本人的手。那韩国原有的官员，仅仅的跟人家一块吃饭，凑热闹而已，而韩国的君臣，还以为日本是好意，真是可叹哪。

好一个诡计多端伊藤公，行出事全是要把高丽坑。拿着那保护韩国把名买，暗地里夺取利权在手中。韩国里君臣无谋见识小，整天的稀里糊涂赛哑聋。日本人施下毒辣伤人手，正以为人家给他好相（香）应。自己国自己就当能保护，断不可倚靠外人把事行。自己事全让人家来替办，简直的跟着灭亡一般同。有权力国家就算有，靡权力国家既算扔。权力他是一个甚么物？列位不知听我明。权力与人好比一杆秤，用他来把东西衡。力者就是咱们的力，那权儿就是秤锤他的名。有秤锤就是打物件，靡秤锤就是不能行。咱们人好比一秤杆，倚靠着秤锤把物衡。秤锤要是归了外人手，这杆秤就是无用人一宗。政治就是国家权力，

能得权力国必兴。高丽把权力送与日本手，无怪乎他就扔了锦江红（洪）。中国人全不知他权力保，也恐怕跟着高丽把国扔。劝大家千万要把权力强，断不可忽忽悠悠度秋冬。这一回高丽失权真可叹，下一回日本把我财政清。书说此处算拉倒，明天白日再来听。

第十八回 索国债监埋财政 伤人命强夺警权

衣服好比巡警，血脉好比银钱；有衣遮递（体）不能寒，血脉流通身健。二者相辅并重，缺一就得未（玩）完。有识之士痛时艰，全在经济困难。

《西江月》罢，书接上回，上回书说的，是那高丽归了日本保护，他国一个政治衙门，全安上一个日本人帮着办理，可见他国的君臣，全都任然不懂，把自己国的政事，让人家替着他们办理，还以为是相（香）应。一起手办甚么事情，全都跟韩国的君臣商量，到后来把那个韩国的君臣，就扔在开外了。无论办什么事情，人家日本人说煞就是煞，那韩国君臣互相聋子耳朵一般。你看他们不但拿着不着意，还等着把政治改好了，安然享太平福呢！不知那日本人如虎似狼，到嘴的肉，那有吐出来的？况且说那日本，素日想只要吞高丽，就愁那韩国的权力到不了他的手。今天可一下子到了他的手，他能够放松吗？高丽无谋，把权力送与外人之手，我中国看看高丽的前辙，自己也当加点小心哪。闲话少说。

单说伊藤自从把高丽种种的权力，全揽到手里，可就让他们在高丽的日本人，尽力捉闹。那高丽人民受他们的欺压，实在是让人难言哪。由此一年多，那韩国的利权，一多半都归于日本人的手中。高丽又与伊藤修下一个统监衙门。这日伊藤正在衙门闷坐观书，忽然想起一宗大事来，遂命人套上快车，去上那高丽的政府。

到了门首下车，李完用等接至屋中，分宾主坐下，一齐向伊藤说道：“统监大人今日到此，有何事相商呢？”伊藤说：

“无事不敢到此，列位大人要问，听我慢慢的道来。”

好一个智广谋多伊藤君，你看他未从开口笑吟吟。尊了声：“列位大人且洗耳，我今日有一件事情对你们陈。那一年你们国内起了乱，无故的攻破我国领事门。杀伤了我国商人好几百，又要害我那领事花房君。多亏了英国商船救了命，若不然性命一定归了阴。那时节我国派兵来问罪，你国里包了五十余万金。这个金那时未能付于我，言说是指地作保利三分。这是那第一回该我们的款，还有那第二回赔款中三万金。第二回赔款不为别的事，因为是你国大臣金玉均。他一心要在你国谋变法，去想求我国领事对发军。到后来我们被中国打败了，因此才包我十三万两好纹银。也说是按年行上三分利，到今日合计起来十六春。本利和共合也有三百万，至如今未给我们一两银。我国里那日与我打来电，言说是新练两镇大陆军。让我在此与你们把账讨，好给那新练之军作饷银。要不着我国养兵用的紧，也不能来与诸公把账寻。诸公们怎的也得奏封上，那管卖土地也得还我银。我今日缓上你国一月限，到日子就得与我送到门。到那时要是将钱送不到，就苦了我国那些充军人。要实在无钱还我们的债，我还有两条道儿面前陈。第一是无钱将地卖与我，京畿这乱值三百万两银；第二是你国财政我监理，出入款项你不得与闻。用将去上我那衙门领，不让你们妄费半毫分。省多少好与你欠债偿，免去了贪官污吏来侵吞。你国人不知理财为何物，拿着生财求富置妄闻。要知道生财求富的富庶，也不能让那饥荒屯了门。这两样你们必得从一样，说甚么也得还我这项银。要

有银还我可比这件好，我恐怕你们无处把银寻。诸公回去好好想想吧，一日之账是实云。”这伊藤说罢一些话，到把那李完用等吓吊魂。

话说李完用诸人，闻伊藤说了一片要钱的话，一个个目瞪口呆，半晌方说道：“我因此时穷的魔法，那有还账的钱呢？”伊藤说：“摩钱也不行，我国等只这个作兵饷呢。你们要不还我的钱，我国用甚么养兵？反正一月之限，凑足了更好，要凑不足，到那时可也就讲不了，给我们地，或是让我们监理你们财政，望下不用说了。”说完了，就上车回统监府去。

单说李完用等，即当日商量了一会，谁也摩有法子。遂禀于他的皇上李熙，李熙也是没章程。遂又商量了一回，指他们的百姓，那百姓谁也不出钱。可知那外国的百姓，一个个是任煞（啥）不懂，要是知道的好了，把国债大伙凑吧，摊吧，还上日本，也说不能监理财政了。因为他们皆存自私的心思，不肯出钱还国债。那知道你不还人家钱，人家不是要你的地，就是把你的财政权把过去。财政是国家的血脉，将血脉让人家把守着，国家能自不亡吗？咱们中国，该人家外国钱，比那高丽还多着多少倍。这几年外人常想，只要监中国的财政，要是咱们的财政权，一让于外人把过去，也就离完不远啦。诸公们好好想想吧。闲话少说。

单说李完用等筹备这个钱，眼看一个月也摩颠对妥，无奈到了统监衙门，对伊藤以（一）说。伊藤说：“既摩有，也讲不了别的，反正都两条道，你们是从那条吧。”他们又求缓日限，伊藤摇头不答应。李完用等看看魔法，遂许伊藤监理他国的财政。赶到财政权到了日本人的手里，是大韩的税务钱粮王租，所有一概入款的事情，全归伊藤管理，那韩国想要作甚么事，办甚么政治，伊藤也不给他的钱花。都说：“是你们该我

们那些钱，我给你们省着还债呢。你们只知无故的化费，我们这钱，你们可得何日还呢？”由此那高丽财政一失，可就不好了。

伊藤他本是一个毒辣男，一心要夺取高丽财政权。钱财好比人血脉，缺一点说得把病添。若是血脉全靡有，这个人立刻就来完。世上人谁能不把钱财用，论起来是生命第二天。一无就迈不动了步，虽是那英雄豪杰也犯难。为无钱愁倒多少英雄汉，因此那贫穷之人把担担。都只为衣食房屋无处取，无奈才受苦挨饿在外边。有钱的吃着（喝）嫖赌瞎胡闹，创下了急（饥）荒债主赛如山。有一日人家与他把钱要，他就得折卖房产作偿还。房屋地产全卖尽，剩下了只身一人好可怜。到后来衣食无钱冻饿死，想想当初怎么不凄然。看起来国家与人一个样，财政去甚么政治不能颁。高丽国财政归于伊藤管，那钱粮全得归在他手间。是凡那猪马牛羊皆有税，那日本贼察查的分外严。有一点漏税就得加重办，可怜那高丽人民受熬煎。将款项全是收在他的手，你想要用上一文难上难。高丽国诸般政治不能办，他君臣一天无事饱三餐。各衙门政事全归日本管，那高丽好相（像）附属物一般。有国家不能把政事来办，怎能够图存疆土保全安。那高丽的君臣固然是昏懦辈，依我看他的百姓也是蠢愚蛮。你国债就是你们家的债，谁能够来替你们把账还？你们若是不出钱来把债偿，人家就要你们人民与江山。就是不把你们人民江山要，他定要监理你国财政权。财政本是国家的命脉，失财政国家就要快来完。国要是被那外人灭，你们家甚么能够来保全？国家二字本

是紧相靠，诸公心中仔细想一番。

咱中国外债好几千万，众明公八成未曾听人言。都因为甲午庚子那几仗，才拉下国债急饥荒重如山。外国也常跟咱们把钱要，也常想把咱国的财政监。现如今各省全有筹还国债会，诸公们可以上那捐上几个钱。欠外国的饥荒要全还上，东三省或者可以能保全。众明公看看高丽想想自己，中国也就列高丽那样般。要等着财政到了人家手，那时节有甚么方法也妄然。练兵无钱不能练，有枪炮无钱更犯难。到那时甘坐来待毙，众明公你看可怜不可怜。这本是至理明言真情话，别拿着这些话儿当闲谈。我今日说到此处腮落泪，望诸公仔细参一参。押下此事咱们且不表，再把那日本行凶言一番。

话说汉城东关有一家姓周，哥三个，长曰周忠，次曰周孝，老三曰周义。家里有二处房舍，一处有道南，一处有道北。道南那处房子，自己家里住着，道北那处房子招户，偏偏说招了一个日本人，名叫吉田，在那开药铺。三间房子，言明一个月纳房银三十吊，每月月底打齐。这日周忠得了一个儿子，四五天上长了一个疙瘩，很利害，周忠就到那日本药铺去，买了一点药，拿了问价钱，那吉田回道：“咱们一个东伙，还讲甚么钱，那（拿）着上去吧。”周忠说道：“可使不得的。”这吉田摆头不肯要钱，周忠家中等着用药救急，也就忙只回去了。到了家中，将药上上，也没见好，呆了只一天，把小孩也就扔了。这且不在话下。

单说那吉田将房子住了许多月，也靡给周忠打房银。这日周忠去向他要钱，吉田说：“赶上这日靡钱，请改日再还吧。”周忠寻思，原先要人家药，都靡要钱，也就未肯深说，就回去

了。又呆了两月，周忠又去要房银。吉田说：“这事很对不起你，下月我务必给你打。”周忠寻思：“三四个月都缓啦，这一月就不能等了。”遂又缓了一个月。

这日他们哥三个，一齐前去跟吉田要钱。吉田说：“我还是摩钱。”周忠说：“我已经宽五个月，你怎么今天还说摩钱呢？那管不能全给我，先给我三月的房银，我有点要紧的用项，那个咱们就放着。”吉田就变脸说道：“我不肯跟你们深拘，你这一个计的不要脸！那日你买我那药，也值二百吊，怎么就不勾你这几月的房银呢。”周忠说：“你不说不要钱吗？”吉田说：“谁说不要钱来的。那时你问我价钱，我说是二百吊，你就拿着走了，你这五个月的房银，才一百五十吊，去了你的，还该我五十吊呢。我今天还要管你要钱呢！”周义、周孝从那边说道：“那有那么贵的药？贵不贵的也不用说，那让我们用来的呢？讲不起，与你合上三十吊，去一月的房银，这四月的，今天非给不可！”吉田说：“那算不行，非给我五十吊钱不可。”他们三言两说打起来了。吉田看他们人多，拿起枪来就打了两下，把周忠、周义打死。周孝见势不好，跑到街上，报于巡警。赶到巡警进了屋中，那吉田早跑了。周孝一见吉田跑了，他就上那外务部告状去了。

单说那吉田跑到他们的统监衙门，见了伊藤说道：“小人在街上周忠的房子开药铺，那周忠买药不给钱，还向我硬要房银，我说是你该我的药钱去了该你的房银，还欠我五十吊呢。我就与他们要钱，他们不但不给钱，还仗着人多打我。我无计可施，才伤了他两条人命。望大人与小人作主吧。”伊藤以（一）听，眉头一绌（皱），计上心中。“这事不要紧，我把你绑上，到在他们外务部，自有办法，管保不能让你受屈。”于是将吉田绑上，坐上车子，到了外务部，见了尚书金炳之。这

个时候，周孝早把呈子递上去了。

当日金炳之见伊藤来到，说道：“统监大人到此，八成成为那人命的事情吧？”伊藤说：“正是。我还有一件事情相商。”金炳之说：“大人有甚么事情，尽管讲来。”伊藤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待我道来。”

这伊藤未从开口面带欢，尊了声：“炳之大人听我言：只因为日韩定下通商约，我国人才来贸易到这边。那吉田在这街上开药铺，租了那周忠房子整三间。当面里房租银子讲的妥，这说是一月拿上三十吊钱。因为那周忠儿子得了病，前去买药向吉田。将药买去无其数，一共合了二百吊钱。吉田欠周忠房银一百五十吊，去了他的还欠吉田五十吊钱。他兄弟药钱不算房钱要，才惹那吉田把枪轰。他哥两个一齐把吉田打，那吉田无奈才动了野蛮。用枪打死他们哥两个，才惹出日韩交涉这一番。我国伤人无有死罪，不能与你法律一样般。吉田伤了人命算有罪，我发他充军在外十二年。这个事情算拉倒，我还有一件事情向你言。你国人无故来把人欺压，巡警他因为甚么不遮拦？巡警本专管打仗和斗殴，还保护别国人民在这边。我国人你们巡警不保护，简直的事来欺侮咱。像这样巡警要他中何用，妄耗费你国多少银子钱。到不如将他撤了去，将我国的巡警这块安。也省着我国人受他的气，你国里也能得点安然。吉田事就是那样办，巡警明日我就安。允不允的我不管的，我还要回去闲一闲。”说罢坐上车子回衙去，倒把那金氏炳之吓一川（蹿）。

话说伊藤将吉田伤人的案子，硬压着办了，又要撤高丽的巡警，安他国的巡警，把金炳之吓的面目改色。那周孝又追金

炳之给他报仇。金炳之说道：“现在咱国的权柄，全在他的手里，这是这个事，还跟咱们办，要是别的事情，人家都不理咱们。我明知道你是含冤，但是我一点权柄靡有，那也是无可如何。你回去自己想法报仇去吧。”周孝无奈何，回到家中，将周忠、周义的尸首成殓起来，埋葬了。自己寻思道：“我自己一肚子冤枉，无处去送。”越寻思越有气，从此得了个气脑伤寒，一病而亡。那周氏兄弟，俱被那日本害死，真是可惜呀。这且不表。

单说伊藤回到衙中，挑去些个日本兵，变成巡警，安在街上，又把那高丽的巡警全都撤吊（掉），由此那高丽可就越发不好了。

好一个心肠狠毒伊藤公，害的那高丽人民好苦情。明明是他国人民不讲礼，硬说是高丽人民把他凌。可惜周氏兄弟死的好苦，谁能够替着他们把冤伸？日本人汉城以内行暴虐，那巡警那敢上前把他横？像这样还说巡警不保护，硬把那韩国警权夺手中。巡警与人衣服一个样，穿在身上能避风。自己衣服要靡有，指着穿人家的算不行。汉城中安上日本的巡警，可怜那众多韩民受苦情。日本人随便捉闹无人管，韩国人说句错话都不中。只许日本把韩民苦，不与那韩民知一声。韩民要与日本来打架，那巡警立刻送局中。小则罚钱三百吊，大就罚半年的土工。有人说日本人不好，黑棒就望身上扔。黑里半夜来察户，一宿也不得安宁。众明公你看日本有多么恶，讲究起真是让人不爱听。听此事你们别不着意，将来咱们也少不了那一宗。日本人要瓜分东三省，能够不在此来行凶？此时防备还不晚，要等到权力一失就不行。要想只享个安然太平

福，不可不把此事放心中。说到此处住了罢，再要说我就出不来声。

第十九回 日人肆行淫妇女 韩国又失审判权

上回书说的，是那高丽国失财政巡警权，这一回说，高丽失审判权。他那审判权怎么失的？也有个原因，在前上美国留学那一群学生，内中不是有一个岳公吗？此事就因只岳公娶妻而起。岳公之妻，怎么就能把高丽审判权失了呢？列位不知，听我细细的说一说。

单说岳公娶妻刘氏，小字爱戴，是平壤城北会贤庄，进士刘真生之女。生的花容月貌，倾国倾城，不亚如广寒仙子。以小又从他父亲读过书，晓得纲常伦理。平壤城里，要讲究才貌姿色，妇女之中，算靡有赶上他的就是了。十八岁那年过的门，夫妻甚是相得。过了一年，岳公上美国去了，爱戴就从着公婆在家度日。

光阴在蒋，不知不觉的，就是二年有余。这一日刘家赶车来接爱戴，言说他母亲有病想他。爱戴听这个消息，就禀报了公婆，说：“是我母有病，命人前来接我，我想只去看看老母病体如何？”岳公夫妇说道：“你母有病，你那可不去看看呢，再说咱们家中，也用不着你作甚么，你就快快的拾道（掇）着走吧。”又说道：“你把咱家的果品食物，与你母亲拿点去。”爱戴说：“是，儿媳尊命！”于是爱戴回到自己屋中，拾道（掇）东西去。

单说岳公有一妹妹，名唤香铃，年方十五岁，生的是品貌无双，温柔典雅，素日与嫂嫂最相善，天天跟着学习针指。这一听说他嫂嫂要出门，他也要跟着去，遂也禀告了父母。他父母素日最爱喜他，也就应许了他啦。于是就拾道（掇）了拾道

（掇），过了一会，爱戴收拾完毕，过来拜别了公婆，领着香铃坐上车子，可就扑奔会贤庄走下来了。

好一个刘氏爱戴女娥皇，他一心要上家中探老娘。绣房里梳装已毕后房去，拜别了公婆二老出庭堂。带领着小香铃把车上，岳安人送他故（姑）嫂到门傍，说：“儿媳到家见了你父母，千万要替着老身问安康。就说是老身无空来问病，捎去了一点薄礼表心肠。香铃儿十五六岁孩子气，别让他无故说李与说张。为女孩说语要不加拘管，必使唤人家外人说短长。走道上总要时时加仔细，防备那胡匪强盗把人伤。”

老安人嘱咐以（已）毕回房去，他姑嫂坐车奔了会贤庄。刘爱戴坐在车上心暗想：“也不知我母因甚病在床。年迈人得病多半思儿女，若不然不能接我回家乡。”这佳人正在车上胡思想，忽觉着夏日清和天气畅。但只见远山声（生）翠含嫩绿，近处里野草鲜花气馨香。双双的燕子衔泥空中绕，对对的蝴蝶寻香花内狂。蜜蜂儿抱着汉珠归枯木，家雀儿觅虫哺雏奔画堂。满堤边桑枝向日蚕织茧，各处里麦浪迎风遍地黄。爱戴娘观着物景忽触动，叫了声：“香铃妹子听言良。咱姑嫂两月未出城外看，这风景比着从前分外强。际是时花草宜人天气暖，为人的不可虚度这时光。士子宜苦坐南窗求经纶，农夫宜锄草扶苗垄头忙。作工的发明机械心路畅，营商的贸易别家不凄凉。就是那朝廷大老君与相，也当宜安排政治保家邦。咱国家人民昏愚治政策，那君臣还在朝中睡黄梁。这时候若不图谋保国策，岂不是白费这个好时光？韶光儿一去无有回来日，咱的国一弱何能转盛强？”

他姑嫂正在车上闲谈话，猛抬头看见一座大山冈。两边乡树木丛杂人迹少，猛听那古寺钟鸣响叮当。这佳人正然观看远山景，忽听的后边有人话短长。一回头看见三个日本子，紧跟着他那车子走慌忙。爱戴娘以（一）见日本心害怕，说：“他们几时跟随到这乡？”日本贼狗见佳人回头看，一个个心怀不良发了狂。这个说：“这个媳妇多俊俏。”那个说：“那个姑娘也很强。”这个说：“咱国无有这美女，真不亚月宫仙子降下凡。想煞法将他二人得在手，与咱们云雨巫山把妻当。”他三人一行说着进山口，立刻间生出一种坏心肠。走到了树木深密无人处，他三人一齐上前把路挡。跑上前去把车夫打，将车夫推倒地当央。这一个扯住爱戴怀中抱，那一个拉着香铃林内藏。这佳人见事不好高声喊，那日本立刻说要行不良。

眼睁睁他姑嫂要失节，忽然间来了二位强壮郎。他二人手提大棍往前跑，到跟前大棍就往空中扬。只听的咔嚓一声招了重，二贼子一齐打倒地当央。那一个见事不好要逃命，被树枝挂住衣裳无处藏。他二人一齐上前忙捉住，用绳子将他三人绑树上。次又将车夫、香铃忙扶起，那佳人这才过来话短长。

话说那三个日本，将他姑嫂拉下车于，就要肆行奸淫，眼瞅只就要摩救，只见从树林中闯出两条大汉来，手持大棍，跑至跟前，将那三个日本贼打倒，绑在树上。次又见车夫、香铃倒在地上，他二人又上前扶起。爱戴娘也从那边过来。那二人问道：“你们是望那里去的？几乎遭了危险。”爱戴遂将姓氏家乡，始末从头对他二人说了一遍，遂问道：“义士高姓大名？那里人氏？今蒙救命之恩，刻骨难报，望祈义士留下姓名，请

至我家，小妇人重重的赏赐吧。”他二人一齐说道：“咱们全是高丽国的人民，那日本人前来欺服（负），无论谁都当宜相救。况且咱们相离不远，礼当患难相恤。日本子肆行淫虐，我们那可坐视不救呢？救你们本是我二人应尽的义务，岂可言谢呢？”又说道：“这个地方叫留云浦，此山叫作落雁山，我们是兄弟二人，我名张让，他名张达，就在这山南炮手窝堡住着，以打猎为生。今日早晨打了一只白鹭，不知落在那乡，我兄弟二人正在此寻鹭，忽听你们招呼救人，所以我二人才来的。”爱戴闻言，说道：“就是张家二位义士了。”遂拜了两拜。他二人秉手当躬说道：“岂敢岂敢！”张让又对着张达说道：“你去把乡约地方找来，让他们把此三个贼使（子），送到审判厅处问罪。”张达领命而去。张让又跟爱戴说道：“你们不必抢（串）亲戚了，可以坐车回家去，与这日本人打官司吧。”爱戴以（一）听，说道：“可也是呀。”遂叫香铃上车。那香铃站在那边，如痴如呆，一言不发。爱戴知道是被贼吓着了，遂将他抱在车上。这个时候，那张达也将乡约地方找来了。那乡约地方到在跟前，从树上将他三人解下，从（重）新绑上，带着望审判厅去送。张氏兄弟也跟着去作甘（干）证。那车夫复又抹过车子，赶只回岳父（府）而去。

单说那乡约地方，同着张氏兄弟，将那三个日本人，送到审判厅。这审判厅的厅长，姓雷名地风，素日最恨日本人。当日接了留云浦乡约地方，所报的日本人强奸妇女的案子，立刻升堂，将他们一帮人全唤上堂去。先叫那乡约地方说道：“日本人怎么奸淫妇女，奸淫的是何人家的妇女？你二人从头说来。”那乡约的地方一齐上前，施礼说道：“大人不知，只道城中岳怀嵩的儿媳刘爱戴，同着他小姑岳香铃，去上会贤庄刘真生家中串门。路过那落雁山，这三个日本人，见色起意，将他姑

嫂拉下车来，就要奸淫，多亏了张让兄弟，将他们救下，又再（把）这三个贼拿住，报于我二人。我二人看这事非小，所以才将他三人押着，送到这乡。”雷大人又问那张氏兄弟，说道：“这三个日本贼，是你二人拿住的吗？”张让、张达说：“是我二人拿主（住）的。”雷大人一听此言，冲冲大怒，叫：“衙役们！把那贼人与我带上来！”那衙役们一听此言，哄的一声，把那三个日本贼，一齐拉到堂上。雷大人一见可就动起怒来了。

雷大人坐在堂上怒冲冲，骂了声：“日本贼人礼不通。咱两国通商定约原为好，你三人为何到此来行凶？无故他把我妇女来奸淫，看起来这事实是难容。你国里妇女必然兴奸淫，若不然何为到此胡乱行？纵就是你国妇女兴奸淫，咱两国法律焉能一般同。咱两国法律既然不一样，你三人这样作来就不中！你国人在此胡行非一次，寻思起把人眼睛活气红。看起来你们尽是欺侮我，今天我一定不能来宽容。”雷大人越说越恼越有气，忙把那三班衙役叫一声：“上前去将他三人捆倒地，与我打八十大板莫留情。”众衙役队（一）听大人吩咐下，一个个拿起板子抖威风。走上去将他三人按在地，五花板就往他们身上招（揍）。立刻间每人打了八十板，但见那贼子手上冒鲜红。雷大人以（一）见衙役打完了，他又在大堂以上开了声：“我今天实在宽容你三个，听一听岳父妇女他的声。那妇女要是因此得病丧了命，我一定让你三人把命钉。叫衙役将他三人押在狱，然后再去请那位岳怀嵩。”

众衙役领命而去咱不表，再说那大人名叫雷地风。大堂上拿出纹银整十两，赏与那张让、张达二弟兄。

“你二人拿贼有功应受赏，将银子带到家中度时光。”

他兄弟谢恩已毕领银去，乡约也跟着他们回家中。雷大人一见他们全去了，自己也下了大堂后宅行。押下了此事咱且不表，再把爱戴姑嫂明上一明。

话说刘爱戴领着香铃，回到家中，下了车子，将小姑香铃也抱下来，然后又对车夫说道：“你回去对我爹娘说，要想我改日再来接我吧。”那车夫说：“是了。”遂赶车回家而去。

单说爱戴娘扶着香铃，来到后堂，将香铃扶在炕上，次又与公婆问安。岳老夫妇说道：“你们姑嫂怎么回来了？”又说：“香铃他怎样的了？”爱戴遂将日本怎么行凶，怎么被人救的事说了一遍。岳老夫妇一听此言，气的面目改色，一齐说道：

“这日本人真无礼，幸亏有张氏兄弟相救，要不然，你姑嫂一定被他污辱了。”爱戴说：“那事先不必提了，还是请个先生，与我妹妹治病才是呢。”安人遂到香铃身傍说道：“孩儿你怎的了？”那香铃一言不发，呼呼的直喘。安人一见香铃的病体甚重，遂请了好几位先生，吃了好几付药，病体也不见好，尚且加增。岳老夫妇也是无计可施。忽有家人来报道，说：“启禀老爷得知，外面有二个公差，请你上审判会话。”岳怀嵩说：“你去告诉那公差，就说是我姑娘，被日本人吓病了，今日无空，有事改日再办。”家人出去，将。那话告诉与公差，那公差一听，也就回去了。

单说那刘爱戴在后堂煎汤熬药，伺候小姑香铃。到了天黑，安人说道：“媳妇你回房安歇去吧，夜间我老身扶持他吧。”于是爱戴辞别了婆母，回到自己屋中，坐在炕（炕）上，寻思起白天之事，可就落起泪来。

刘氏女闷坐房中泪盈盈，寻思起白天之事好伤情。

“只因为母亲得病把我想，我这才领着小姑出门庭。

那知道中途路上逢〔贼〕寇，日本人将我姑娘来欺凌。幸亏有张氏兄弟来搭救，若不然我们贞节保不成。这贞节虽然未失也丢丑，又吓病我那小姑名香铃。那病体吃药不把功效见，看光景恐怕难保死与生。香铃妹一旦不好丧了命，我还有甚么颜面对婆公。我丈夫美国里求学把书念，算起来去了二年有余零。我在家创下这样大丑事，岂不是挖我丈夫好声名。外人都说我被日本人羞辱，这声名跳在黄河洗不清。我今夜不如一死遮百丑，免去那外人笑话不住声。丈夫呀！你在美国学堂住，那知道为妻今夜丧残生。咱夫妻今生今世难见面，要相逢除非夜晚在梦中。望丈夫好好在那求学问，回国时好替为妻报冤横。要能够剿除日本兴韩国，社会上也是赫赫有声名。次又将高堂老母心中想，咱母女今生也恐难相逢。别人家养女都是防备老，你老人竹篮打水落场空。母亲呀！有着（朝）一日归地府，孩儿我不能吊孝去陪灵。”哭了声生身老母难见面，叹了口气半路夫妻不相逢。这佳人哭罢一会忙站起，在梁上挂了三尺雪白绫。用手挽个猪蹄扣，双足站在地当中。将脖子伸在扣儿内，但见他手又舞来脚又登。不一时手脚不动魂灵飞散，可惜那多才多智女花容。绣房里爱戴悬梁咱不表，再把那岳老夫妇明一明。

话说岳老夫妇看他女儿的病，一会比一会增加，心中甚是发急，赶到天道将亮的时候，那香铃忽然咋了一声，气绝而亡。他夫妻一见香铃背过气去，连忙的招呼，招呼了半天，也靡过来，可就哭起来了。

老安人一见香铃归阴城，你看他跺足捶胸放悲声。

说：“我儿得病为何这样快，是怎么一夜就丧了命残生？我的儿你死一生只顾你，抛下了为娘一身苦伶仃。昨早晨咱们娘俩还谈笑，为甚么转眼就把为娘扔？像你那样精神伶俐百般巧，让为娘怎么能够不心疼？为娘我就生你们兄妹俩，从小里爱似珠宝一般同。你哥哥现今留学在美国，我也是常常挂念在心中。孩儿你一见为娘我愁闷，就对着为娘来把笑话明。只诚（曾）想常常在家为娘伴，那知道今早偶然把命坑。你这命是让日本活吓死，若不然煞（啥）病也靡有这样〔凶〕。娘只为你们姑娘最相好，为让你跟着嫂嫂离门庭。早知有今朝这个凶险事，断不能让你离了娘手中。”老安人越哭越痛泪如雨，好比似万斛珍珠滚前胸。后堂里安人哭的如醉酒，又听那丫鬟过来禀一声。

话说安人正在房中痛哭爱女，只见跑过来一个丫鬟，说道：“太太不好啦！我方才起来，上前堂扫地，只见我们少太太吊在梁上死了！”岳老夫妇说道：“怎么你少太太吊死了？”丫鬟说：“吊死了。”他夫妇一听此言，慌忙跑到那屋中，只见爱戴吊在梁上，急命丫鬟将他解下来了。（丫）环上前解下来，放在炕上，已经挺尸了。老安人一见，又痛哭了一气，遂命家人，上街买了两口棺材来，将他姑嫂盛殓起来。岳怀嵩说道：“夫人你在家中也不要哭，多哭也是无益。我去上那审判厅，告日本人，与咱姑娘媳妇报仇要紧。”安人说：“你去吧。”

于是岳怀嵩出了家门，来到审判厅，见了厅长雷地风，把香铃吓死，爱戴吊死之事，对他以（一）说，雷厅长说道：“我怕有此事，到底靡免了。此事昨日出差回来对我一学，我就知令爱病不好，可靡寻思你那儿媳自尽之事。到如今你也不必忧愁，我必让那三个日本贼，与他姑嫂抵偿也就是了。”怀嵩

说道：“大人你酌量只办去吧。”遂辞别大人，回到家中，命人将他姑嫂埋葬了，单听那雷大人处治日本贼的信息。

单说那雷地风送走了岳怀嵩，立刻升堂，把那个日本人提出狱中，问成死罪，定了一强奸幼女，致伤性命的案子，遂急拉到法场斩首。那岳老人夫妇听说，甚是解恨。且说雷厅长，将那三个日本贼斩首，当时惊动了满城日本人，一个个来到他们领事衙门，把此事对他们的领事一学。他那领事闻听此言，急忙修了一封书子，打到汉城统监衙门。

那伊藤当日接了这封书子，暗中就想出来一个破坏高丽的毒策，遂坐上车子，到韩国总督府，见了李完用诸人，说道：“咱两国通商，我国人在你们这边，要是犯了罪案，宜送在我国领事衙门定罪才是。现在有我国三个人，在那平壤地方，不知做了甚事，就说他们强奸妇女，遂定了死罪斩首。我国里自来就靡死罪，就是有死罪，也当宜送到我们的衙门发落，你们断不可私自就杀了。看起来，我国人受你们的法律压迫，真是可惜。从今后，你国的审判厅，全得归我办理。要不然，你这国家，也靡法保护我们的人民，受你国的屈也是太大了。今天我与你们知道，明天我就实行，答应不答应？”说罢坐上车就回统监衙门去了。那李完用等一个个哑口无言，甘（干）听着人家日本人去办。到后来高丽审判权，又归了日本人手，可就越[发]的不好了。

伊藤侯本是一个毒辣男，一心要夺取高丽锦江山。将财政巡警到手还无厌，又夺了高丽国的审判权。日本人肆行奸淫韩妇女，还说是他国人民受熬煎。硬说是高丽法律不完善，遂把那审判之权夺手间。韩国的厅长权事全撤吊，尽要他们那些日本的官。打官司任着他们胡判断，断错了谁也不敢说一言。有一人若是

不服把他抗，立刻就让他一命归阴间。高丽人有理说无理，日本人无理也占先。怎说是日本无理把先占，都因为他们刑法不一般。日本国无有斩首刑一件，凡大罪不过充军十几年。韩国里有那斩杀刑一件，高丽人犯罪就把膊（脖）儿揪。有一点小罪就把大刑上，你看那高丽人民多可怜。日本人愿意怎的就怎的，无一人敢与他们把脸翻。日本人拿着高丽当牛马，让饮水谁也不敢把草餐。现如今高丽已经灭亡了，那日本不久就到咱这边。咱国的权力要是到他手，也不能好好来把咱容宽。那时节还须比着高丽甚，众明公想想惨然不惨然。我今日说到此处住一住，等着明公想想咱们再言。

第二十回 农夫怀恨倡革命 妇女因仇起义团

朝鲜主权外渐，君臣犹在梦中。留云浦上显良农，立会倡言革命。日人奸淫妇女，天理所不能容。周氏二娘义气生，要与日人拼命。

上场来《西江月》叙罢，书接上回。上回书说的是那高丽国的审判权，全归了日本人手中。日本人得了审判权，就无所不为，就是犯什么大罪，也靡有死罪。那高丽人少有一点罪过，就坐监下狱。日本人无论怎么欺侮高丽人，高丽人不敢伸冤告状，独只为那审判官，全是日本人。要告状也不能与他们争理。所以那韩国人，一个个含冤负屈，无可如何，真是让人闻之落泪呀。这且不再话下。

单说在平壤城里，有一个开妓馆的日本人，名叫奚谷松，是那三个日本贼的朋友。当日听说他三人让地风杀了，心中甚是怀不愤。后来打听人说，将他三人是说张氏兄弟捉住他那三个朋友，于是想出个坏道来。他国的人会了十几个，说道：“你们莫（没）听说咱国人，让雷地风杀了三个吗？”那些人道：“我们听说，但不知是何人捉住的。”奚谷松道：“我原先也不知道是何人捉住的，后来听人说，这城北有一个留云浦，那处有一座落雁山，山北有张姓兄弟二人，将他们捉住的。要不着他们捉住，咱国人焉能被杀呢？我今天将你们请来，想要上那留云浦，将那张让、张达杀死，好解咱们心头之恨。但是光听人说，并不认识他们，这也是一样难事。”内中有一个日本人说道：“我认的。他们前一日，我在他们手中买过皮子，我还知道他的住处呢。”奚谷松道：“这更好了，咱们就杀他

二人就是了。就是杀了他二人，咱们也不抵偿，不相（像）原先审判权，在他们手中那个时候了。你们愿意不愿意？”那些人一齐说道：“很好，我们全都愿意去。替咱们那三个朋友报仇。”奚谷松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咱们就去吧。”于是大家收拾收拾，也有带手枪的，也有带刀子的，也有带二人夺的，一齐出了平壤，可就扑奔留云浦走下来了。

好一个贼子名叫奚谷松，一心要替他朋友报冤横。领着同人也有十几个，一个个扬眉怒目赛毒虫。齐说道：“今日去上留云浦，找一找张让、张达二弟兄。要能够将他二人得在手，一定是扒皮吃肉挖眼睛。与咱那死去之人把仇报，解一解咱们心头火一宗。”日贼徒一行说着一行走，眼前里来到张氏那屯中。找着那张氏兄弟大门首，一齐闯进屋子要行那凶。偏赶上他们兄弟出了外，所以才未能遭在毒手中。众贼子一见他们出了外，齐说道：“今天白走这一程。”那个说：“既来不要空回去，将他炮手窝棚用火轰。”贼子们说着说着点上火，忽啦啦刮刮刮大火照天红。

众邻人一齐上前来救火，看见了日本人发愣怔。齐说道：“这火必是他们放，若不然他们到此为何情？”奚谷松一见邻人来救火，当是那张氏兄弟转回程。一齐的要上前去把手动，那邻人个个吓的战兢兢。拿起腿来往回跑，众贼子后边追赶不放松。众邻人跑到家中门闭上，日贼人才知道不是他弟兄。说道：“是今日虽然未得（逮）住，等明日再来杀此人二名。”众贼子一行说着回里走，眼前里来了张氏二弟兄。

话说张氏兄弟，这日正在山上打围，忽然看见家中起火，急忙的抗（扛）起枪，就往家跑，中途路上与那些日本贼，见

了对冲面。那个买过张让兄弟的皮子那个日本人，一见他兄弟跑过来，说道：“这就是他们两个，咱们还不下手，等待何时！”于是一齐抽出刀枪，望前就闯，可就不好了。

众贼子一见他们眼气红，从腰间亮出刀枪要行凶。忽啦啦将他兄弟围在内，扣手仗打的实在令人惊。他兄弟虽皆有枪不中用，而且那寡不敌众是实情。那张让、张达虽然是好汉，怎能够敌挡日人数十名？况且说仓卒之间不防备，被贼人一齐打倒地流平。用刀子刺在他们心口上，可惜他兄弟二人丧残生。众贼子杀了张氏兄弟俩，将尸首扔在落雁山涧中。留云浦众贼杀死人两个，一个个心满意足回了城。

众明公听听日本恨不恨？青天白日就杀了人二名。高丽人受这样大冤无处语，寻思起让人心中甚难容。他国人所以受那日本气，都只为国家无权那一宗。他国主权若不归日本手，有冤屈怎的也不能无处鸣。咱中国主权若归外人手，咱大伙也与高丽一般同。众明公听着此话怕不怕？这不是虚言假语来胡蒙。从今后好好把咱国权力保，才不能受外国人他欺凌。你们要拿着此事当笑话，简直的不如禽兽与畜生。非是我今日说话嘴儿冷，我是怕咱们性命被人坑。押下此事咱且不表，再把那农夫怀愤明一明。

话说那奚谷松等，把张氏兄弟杀了，回到平壤城里。由此那些日本人，常上那留云浦搅乱，无故的抢夺财物，奸淫妇女。骡马牛羊，说拉去就拉去，买东西也不给钱，不卖还不中。庄稼在地里，硬割着喂马。种种的暴虐，令人实在不忍言啦。由此天长日久，也就恼了留云浦中三个庄稼人。这三个庄稼人，一个叫周正，一个叫李得财，一个叫崔万全。他三人家中，皆

种着好几十垧地，庄稼未割，就让日本子先糟害了不少。耕田的牛马，又让他们牵去十几匹。家中的妇女也不敢出门，一出门遇着日本人，就得不到好咧。他三人一看这事，是实在教人太也过不去，不得了告状去，官又不与作主。遂会到了一块。周正说道：“兄弟们哪，这日本人的欺侮，真是让人受不了啦。咱们要还一昧老实，何日能够有头呢？”李得财、崔万全说道：“兄长有何方法，能使日本人不欺咱们呢？”周正说：“我倒有一个拙见，就是把咱们这村中，大大小小人家全请来，我这西厢房空着，又宽敞，将他们请来的时候，在我这厢房里，大伙在一处议议。人多见识多，谁要有好道说出来，免去受日本的欺侮，岂不是咱大家的幸福吗？”崔、李二人说道：“这条道不错，咱们就这样的办法吧。”于是周正打咐几个伙计，说：“你们去把咱屯中，各家的当家的请来。”

伙计去了不多一时，各家全叫来，到也有一百二十余人。周正一齐让到厢房，那些人一齐说道：“周正大爷把我们找来，有何话讲？”周正说道：“无事不敢请诸位到此，只因为咱这屯中，屡次受日本人的欺侮。”众人一听“日本”二字，一齐发（开）口大骂。周正说：“你们先不要动怒，我寻思咱们受日本人的欺侮，伸冤无地，告状无门，这个欺侮何日得了？所以把你们请来。大家在一家（起）商量商量，谁要有道，可以说上一说。”只见内里出来一个老庄稼，名叫刘福庆，说道：“老夫有一条拙见，你们大伙愿闻，听我道来。”

刘福庆站在那边开了声，尊了声：“老少爷们听分明：日本人在咱国中行暴虐，无故的奸淫妇女胡乱行。好庄稼他们割着喂了马，买东西不与钱来不与铜。到屯中无所不为财物抢。又夺取骡马牛羊好畜牲。妇女们不敢出门把亲串，恐怕是遇见他们来行凶。张氏

兄弟被他们杀的苦，寻思起真是让人痛伤情。虽有那天大冤枉无处诉，告状去官也不与把理争。这个国明明是咱高丽国，那权力全在日本人手中。日本人说怎就算怎么的，咱国里靡有一人敢出声。咱大伙生在韩国为百姓，好比似下了地狱一般同。人家让活着咱们不敢死，人家让死咱们不敢生。死生权操在日本人的手，咱们有多少屈情无处控。依我看怎么也是一个死，倒不如与他们把命去拼。他要是再上这里行暴虐，咱们就要排家伙把他攻。从今后就与他们硬对硬，再要来欺负咱就不中。咱大家立下一个雪耻会，老夫我就在这里为头领。老夫我今年六十有四岁，在阳间能有几年寿禄星？要能使咱们不受日本气，我就是死在九泉也心甘。你大伙全要像我这个样，把那个‘生死’二字一傍扔。如果是因为这个丧了命，倒算是男儿有志义气横。日本要知进知退算拉倒，要不然我就与他把命拼。这就是老夫心中一拙见，你大家看看如何？可行不可行？”刘福庆说罢前后一些话，只听那巴掌拍的如雷鸣。

话说那刘福庆说罢了一片言语，众人一齐拍掌说道：“这个道对，咱们靡有别的方法，就得与他们对命。他们要怕死，咱们可就能安然两天。”刘福庆说：“你都要愿意了？”众人一齐说：“是愿意。”福庆说：“你们既然愿意，望后要跟日本人打仗，可要豁出命来。”众人又说：“我们全豁出来了。刘大爷，你说怎办就怎办吧。”福庆一看，他们意思全成了，遂在周正厢房，立了一个农夫雪耻会，自己为会长，选了一百五十多年青有力的人，买了些子药，预备下些个家伙。那日本人一上他们屯中搅乱，那刘福庆他就着人破死命的去打，由是

那日本轻易不敢上他那屯中去搅闹了。押下此事，暂且不表。

单说被日本吉田所害的那周忠兄弟三个，有一个姐姐，名唤二娘，许配于汉城孙光远为妻。后来孙光远因为汉城日本屡次为乱，他夫妻就搬在平壤会贤庄，与那刘真生街东街西住着。那周二娘自从搬出汉城，因为道远，十余年也摩回去住家，心中常常挂念他那三个兄弟。这一天听人说，周忠们让日本害了，二娘一闻这个凶信，就痛哭了一场，心中想道：“我几个兄弟让日本人害了，我必与他们报仇才是。”又因日本人屡次各处好淫妇女，越发动触二娘心中之怒，自己说道：“兔死狐悲，物伤其类，我们当妇女的，受这样的冤枉，无处可诉，都不如哈（豁）上这个性命，与日本人对。我想单丝不线，孤树不林，我一人有多大本领，也不好干甚，我不如将这屯中的妇女，连（联）合到一处，在屯中那边箕子庙内，立下一个妇女报仇会为妙。”主意已定，遂先连（联）合了自己九个同心的女人，后又连（联）合各家。

各家妇女一听这个事情，无有一个不愿意，遂都来到箕子庙内。那二娘等已经先在那里等着呢。妇女一共到了一百八十余人，就在那庙的西廊房，开了一个大会。只因这庙的西廊房是一个戏台，桌子椅凳俱备。自从那日本人时常作乱，就永久不在那里唱戏。当日他们到了屋中，周二娘让众妇女们全部坐下，他自己走至舞台以上，对着大伙，可就讲起话来了。

周二娘迈步上了舞台间，你看他满脸带笑开了言。尊了声：“列位姊妹且洗耳，我今有几句话儿陈面前。咱国里君王无道贤臣少，遂把那国计民生扔一边。他君臣但知朝端享富贵，那知道国政被那日本专。那国政归了日人不要紧，最可惜咱们妇女受熬煎。白日里不敢出门把亲串，到夜晚宿在家中还胆寒。独只为日

人肆行淫妇女，一遇见他们就算犯了天。可叹那岳家姑嫂招污辱，落了个年青幼小染黄泉。这事情放在心中实难忍，又况且咱们全然是一般。淫他们焉知不把我们淫，到那时你看可怜不可怜。兔死狐悲物且知伤其类，况咱们位列三才在人间。依我看怎么也是难逃避，知何时他们搅乱到这边？倒不如今日想个对付策，也省着天天害怕在家园。从今后立下这个复仇会，各人家把这心志坚一坚。把那个‘日本’二字存心内，别让他无故到此羞辱咱。倘若是他们到此行暴虐，咱们就豁出死命把他拦。要能够除治日本人几个，算是替岳家姑嫂报上冤。让他们见着咱们不害怕，要因为此事死了也心甘。纵就是因为这个丧了命，社会上也是赫赫有威严。世上人虽活百岁也得死，这个死比着羞辱强万千。这是我周氏二娘一拙见，你大伙看看完全不完全？”

周二娘说罢就把舞台下，又听的那些妇女把话言。这个说：“这方法儿是很好。”那个说：“任死不受羞辱冤。”这个说：“治他要把钱来用，我哈（豁）出折卖首饰与簪环。”那个说：“要把日本赶出去，我情愿日日曲膝叩老天。”这个说：“卖了衣服我情愿。”那个说：“破了家业也心甘。”这个说：“任只挨冷不受气。”那个说：“受饿也占了这个先。”正是他大家伙说了气话，又只见内中一人开了言。话说那些妇女正然说气话呢，只见内里走出三十余岁妇人说道：“我看咱们人心是很坚固，这个复仇会，算是能够成立了。但是靡有头行人，咱们还是得举两个头行人才是。”单说这个妇人，名叫李三姐，是那刘爱戴的表姊，素日与

爱戴最知〔心〕。近后来听说爱戴身死，他心中甚怀不平，想想要替他表妹报仇。当日听周二娘说立报仇会，他就极力跟着提倡。当日说完了这一片话，那些妇女说道：“可也是呀。”遂公推周二娘为正会长，李三姐为副会长，将他们那会起了一个名，叫作妇女复仇会。这个会一成立，那日本人要到他们那屯中作乱，这些个妇女就首先反对。日本人看会贤庄的民气甚凶，他们也不敢无故的去作乱了。那位爷说啦，高丽国地方最多，怎么单道两下的庄稼人妇女知道大义呢？但不知这个地方，都是侯元首报馆感化的原因。若不然，他两处那能这个样子呢。

高丽国政治腐败主权倾，他君臣犹且昏昏睡梦（朦）胧。日本人在他国中行暴虐，害的那韩国百姓好苦情。侯元首忧国忧民开报馆，感动了留云浦上众良农。刘福庆义气倡兴雪耻会，领乡人攻打日本众贼丁。周二娘箕子庙内也立会，连（联）合了无数妇女显威风。自从这雪耻复仇两会立，日本人不敢无故把凶行。日本人不是不把烈〔士〕害怕，都因为人民不敢把他攻。为人的能够哈（豁）出命不要，那贼徒也得稍微减减凶。论起来农人妇女最卑陋，还知道雪耻复仇把君忠。高丽人要是全能这个样，他们的江山土地那能扔？留云浦农夫知道忠君义，会贤庄妇女晓得爱国诚。这也算高丽国中一特色，看起来农夫妇女那可轻。这都是侯粥报馆化的广，开报馆这个功效了不成。韩国里要能多有几个报馆，未必不是开化民智第一宗。庄稼人看能全能知大义，为甚么动不动与他把门封？说是禁报馆就能把祸免，这个话糊弄傻子许能行。

我中国人民也有四百兆，全当宜把“日本”二字放心中。也当宜学学福庆去对命，也当宜学学二娘不

惜生。如果把“死生”二字抛开手，那管他日本逞凶不逞凶。要犯着就与他们把命拼，那日本自然就得望后松。东省人尤当注意这件事，断不可胡哩糊涂度时冬。要等着土地分与外人手，那时节就是豁出性命也不中。众明公及早回头就是岸，别等着刀压脖子才想使威风。这个话诸公好好想一想，我不是无故让你们把命扔。都只为早晚不免那一顿，我才让你们大家把命拼。如果是拼命保下来三省，你们那子孙也能享太平。若但知眼前活着就算好，到后来那个苦处说不清。当奴隶子子孙孙不换主，众明公你看苦情不苦情。编书的磨破舌尖来相劝，请大家可别当作耳傍风。书说到此处咱们拉倒吧，且等着下回书里再改更。

第二十一回 本良返国倡自治 岳子复仇刺统监

衣服好比巡警，血脉好比银钱，有衣遮递不能寒，
血脉流通身健。二者相辅并重，缺一就得未（玩）完。
有识之士痛时艰，全在经济困难。

《西江月》罢，书接上回，说的是那韩国的妇女复仇，这个咱们先押下不表。再说那高丽国的那些学生，在美国留学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转眼就过了三年。这年岳公、金洪畴、李范允、陈圣思、陈圣暇、曹存、姜述白、李俊八人在陆军学堂毕业，寇本良、赵适中、孙子奇、高云、周在五人在理学专科毕业。这些个人为国家的大计，皆知道用功，所以到毕业的时候，名字全列在最优等。住陆军学堂的，学了一身好武艺，寇本良学了一肚子医道，赵适中、孙子奇学了一些机器制造之学，高云学的是博物，周在学的是理化，皆学的很精妙。赶到考究（试）了毕业，领了文凭，他十三人就商量只回国。寇本良说道：“后天是星期，咱们那天走吧。”岳公等说道：“好，后天金有声他们还有空，省着明天走，他们还耽误工夫来送咱们。”遂一齐把东西行囊收拾妥当，次又到在法政学堂，见了金有声诸人，把回国之事，对他们以（一）学。李范允说道：“你们要得家信，可要早早写下，省着到后天招（着）急。”金有声说：“那是自然，赶到后天，我们早早的上你们那去，一来替你们搬东西，二来与你们饯行，岂不是好吗？”大家在一处，谈了一会，寇本良等可就回去了。

到了后天，他们全会在一处，将东西搬到火车站上，起了票，上了车，将东西安排好了。金有声买了些酒饭来，摆在客

车以内，众英雄团团围住。有声对着本良等说道：“你几位今日回国，相见不知何日，咱们大家今天，在一处痛饮一场吧。”于是与每人斟了一杯，众英雄一齐开怀畅饮。安重根从那边说道：“各位兄长，今日回国，小弟有几言言语相奉，不知弟兄愿闻否？”寇本良等说：“贤弟只管讲来，我们靡有不愿闻之理。”重根说：“既然如此，请小弟道来。”

安志士未从开口笑吟吟，尊了声：“列位兄台听我云：咱大家本是韩国求学子，那耐得身居异域离家门。都只为国家软弱人民暗，咱这才来在美国求学问。有学问然后才能作大事，还不惮飘零异域三四春。诸公们今日毕业回故里，还要把来时之意放在心。可不要贪图荣华希富贵，把那个国计民生当笑频。可不要曲膝承颜媚日本，把那个国家之耻置妄闻。要果然昧着良心去作事，怎对那乡闾父老与亲邻？不能够保国又倒败坏国，社会上千秋万世骂名存。量诸兄一定不能这个样，但是我不能不这样规箴。咱国里君臣昏昏政治坏，要图强除非开化众人民。倘若是咱国人民全开化，何必惧区区三岛日本人。要想使人民开化知道理，除非是着天宣讲化愚蠢。劝化人都要时时求自治，劝化人不要虚度好光阴。办煞（啥）事要把国家存在意，但不可贪图富贵把日亲。望诸兄到家把宣讲设立，讲自治使唤他们耳目新。咱国里要是人民全开化，然后再倡办乡团扩武军。如果要乡团扩充武备整，自能够保全国家永久存。望众兄回家先要办此事，后一年我们也要转家门。那时节大家同心把国治，或者能保全疆土不被分。”众英雄一边说着一边饮，忽听那火车气管响呻吟。重根说：“火车放气是要走，咱兄弟

不久就要两下分。”重根们全都掏出一封信，让他们顺便给带到家门。话说间火车放了三过（遍）气，众英雄无可奈何把手分。对着面一齐施下周公礼，说一声：“一路珍重少劳神。”重根们这才下了火车上，但见那列车忽忽起了身。一个个愁眉不展归学校，躺在那床头理想泪满襟。不论那有声诸人腮含泪，再把那归国英雄云一云。

话说寇本良十三人，辞别了金有声等，那火车也就开了，只听的两面忽忽风响，扒着窗户，望外一看，只见那村庄树木，随风而倒，转眼之间，就是十几里，真正快的非常。他们坐火车，走了十几天，出了美国的陆地，到了太平洋，又坐上轮船，由旧金山奔檀香山，由檀香山奔日本，走了两月有余。这日到了日本海，望见对马岛，寇本良说道：“众兄弟们哪，前边来到对马岛了，离咱们家不远啦。”大伙一齐扒去望，说道：“可不见怎的？”一个个喜的坐卧不安，可就言讲起来了。

众英雄望见对马在前边，一个个心中快乐面带欢。齐说道：“飘零在外非容易，今日离家一下子转家园。归至家父母妻子重相会，再与那亲戚邻右把话谈。也不知咱国现在什么样子，也不知各样新政添不添，也不知日人暴虐减未减，也不知全国人民安不安。咱大家努力同心把事做，顾（保）持那江山社稷不来完。把那些日本贼人赶出国，咱大家再把新法颁一颁。也那（把）那共和主意倡一倡，也把那专制毒政改一番。老天爷如果随了人心愿，也算咱全国人民福如山。”众英雄说说笑笑望前走，这一日到了仁川境界边。只听那三通气毕船拢岸，一个个搬这东西下了船。旱岸山（上）雇了车子正五辆，极（急）将那东西搬在车

上边。他几人到此也就要分手，又听的本良那边把话言。

话说寇本良十三人，到了仁川上岸，雇了五辆小脚车，寇本良、岳公、陈圣思、陈圣暇、赵适中、孙子奇六人两辆车回平壤，金洪畴、高云、姜述白三人坐一辆车，回平安北道，李范允、曹存、周庄三人坐一辆车，回咸镜道中岑镇，李俊自坐一辆车回汉城。他们当下安排妥当，将东西搬在自己所坐的车上，拾道（掇）已毕，就要各归本里。寇本良就道：“你们到家，可千万要办自治，各处宣讲所，好开化咱国百姓的智识呀。”李范允说：“那是自然，咱们回国，若不先由着开化人民之入手，怎么能保全国家呢？我们到家就办自治事，然后再提倡乡团。那乡团若是全立齐了，未必不是保全国家一个好道？”寇本良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也就不必叮咛了。”于是大家对着，皆施了一礼，然后各人上了各人的车子。车夫赶起，各归本乡而去。

单说寇本良几人，坐上车了，出了仁川，夜宿晚晓行，非止一日。这日到了剑水驿，陈氏兄弟先到了家。本良四人，又走几日，也就到平壤。岳、孙、赵三人各归本家。寇本良来到云府，进了书房，此时书房已经改成报馆了。本良到至屋中，叩拜了元首。元首一见本良回来，乐的喜出分（望）外，急命本良坐下。此时就有一人报到后宅，那安母云老夫妇，一听这个消息，一齐来至书房。本良一一的见了礼，大家然后坐下。元首说：“本良，你可以将你们上美国这几年的事情，并你今天回国所想办的事情，趁着今日有空，可以学学与我们大伙听听。”本良说：“大人既然愿闻，听我慢慢的道来。”

寇本良一见元首开一声，他那里满面带笑把话明：

“那一年我们离家游美国，路途上收了三位好宾朋。

第一位他的名叫李范允，还有那周庄、曹存人二名。他三人家住咸境道中岑镇，与我前去留学赴了美京。到仁川有声结了九位友，也都是上那美国留学生。汉城里李家兄弟人三个，就是那相禹、李俊合（和）纬钟。李树萧本是亲王应藩子，还有那平安北道人五名。金洪畴、吴佐车人儿两个，韩（姜）述坚、韩（姜）述白本是弟兄。还有那一位高云读书子，我大伙会在一处奔前程。一齐的坐上轮船奔美国，这一会去了二十单八名。水旱路一共走了七十日，那一日来在美国京城中。我大伙一齐到了外务部，见了那美国大臣名华听。那华听看了恩师那封信，将我们全都留在学堂中。入他国陆军学人儿八个，学的行军步阵是好武功。入他国里学专科五位，学的是化学物理并农工。剩他们十五位入法政，学的是法律宪政那几宗。我在那里专科学医理，过三年就领毕业大文凭。陆军学堂三年也把业来毕，法政学比我们多着二年功。这一回我们毕业十三位，全都是最优等的毕业生。领文凭我们这才回了国，在道上走了两月有余零。回家来想若倡办宣讲所，讲自治劝化人民善心生。想只要保全国家无他道，必得使人民全有爱国诚。这是我已来未来那些事，倡自治是我要紧事一宗。”寇本良说罢前后一些话，又听的侯粥那边哼一声。

话说寇本良说罢一片言语，元首从那边说道：“你这个倡自治的见识倒很好，你望后就可以张罗着去办。若是办成以后与我的报馆相辅而行，那人民或者能多开化几个。”本良问：“金玉均先生那里去了？”元首说：“咳，那玉均先生从你们走以后，与我开这报馆，甚是热心，只因去年四月之间，在背

上生了一块恶疮，医药不效，数日而逝，于今已经一年有余了。”本良闻言，叹息了一会。云大人又访问了美国些个风土情景，又说了本国种种失权的事情。本良又将重根等捎来的信，一一的交了。当日天色已晚，安母与云大人，全都回了后宅。由此望后，本良就在平壤城里，立了几处宣讲所，着天同孙子奇等，在那演说，劝化百姓。这且不再说下。

单说岳公这日到了家中，见了二老爹娘，参见已毕，岳老夫人说：“儿啦，你几时从美国起的身？在那住的？是甚么学堂？学了些什么回来？”岳公遂将住的甚么学堂，学的是甚么，几时领的文凭，几时回来的，一一的对父母学了一遍，又问岳安人说道：“香铃妹子，上那乡去了，是出了阁怎的，可是串亲戚去呢？”老安人说：“儿啦，你要问你那妹妹，真是让人一言难尽了。”

岳夫人未从开口泪盈盈，叫了声：“我儿岳公听分明：要是问你那妹子香铃女，提起来真是让人痛伤情。那一年你的岳母得了病，你妻子与你妹子离门庭。去上那会贤庄里把亲串，中途路遇见三个日本人。走至那落雁山中起了坏，硬拉着你那妻妹要行凶。多亏那张让、张达弟兄俩，将贼人捉住送到审判厅。到后来香铃得了惊吓病，一昼夜丧了他的命残生。你的妻羞愧难当上了吊，他姑嫂一同归了枉死城。我的儿光在美国求学问，那知道咱家出了这事情。”岳公他听了安人这片话，不由的无名大火望上冲，手指着汉城以里高声骂，骂一声：“日本狂贼名伊藤。都是你施下毒辣坑人策，硬要夺我的高丽锦江城。拿取了我国权力真可恨，你国人还在此处来行凶。种种的暴虐之行全由你，羞污我妻妹之事最难容。这冤仇今日要是

不报报，我岳公枉在阳间走一程。正是他咬牙切齿高声骂，又听的怀嵩那边问了声。

话说岳公正在那里大骂伊藤，岳怀嵩说：“我儿不要这个样子。你那妻妹虽然身死，那三个日本人，尚与咱们抵了偿。现在日本人的暴虐，比先前还甚着多少倍呢。我儿不知，听为父我对你学一学吧。”

岳怀嵩坐在那边开了声，叫了声：“我的孩儿名岳公。我的儿，你今离家三四载，咱国的权力全归人手中。只因为咱国欠那日本款，那伊藤施出一种狠毒行。硬将咱国财政权柄夺在手，作甚事伊藤不与钱与铜。他国人无故打伤好人命，又夺了咱国巡警权一宗。审判权他们也是握在掌，咱国里君臣也不去争。是权力全都归了伊藤手，咱这国想要保全怕不能。这都是伊藤一人想的道，将咱国人民害的好苦情。我的儿，你今回家看一看，日本人现在实在了不成。”岳怀嵩说罢前后一片话，倒把那岳公眼睛活气红。

话说岳公又听他父亲，说了一片国家失权的话，气的他心惊肉跳睛暗的，说道：“伊藤这个贼呀，无论何时，非将他刺死不可，好解我的心头之恨。若不然，这口怨气何时出呢？”

你看他主意以（一）定，就在家中住了两日，这日去上云府，拜见元首，谈了一会，就到那寇本良之屋，说：“兄长，我今天有件事情相求。”本良说：“贤弟有何事情？只管讲来，何必拘之呢。”岳公说：“我想求你做几个炸弹子。”本良说：“你要那个做甚么呢？”岳公遂将要刺伊藤之事，对他一学，本良说：“这些恐怕是不容易。”岳公说：“做成了，得便就刺了，不得便就罢。”本良说：“你候几天，我与你做三个，也就够用了。”

于是岳公回去，等了三天，本良与他做了三个炸弹。这本良他怎么会做炸弹呢？皆同他在美国住了三年，医学专科，所以他会做，本良将炸弹做成了，交与岳公。这岳公得了炸弹，就想上汉城刺伊藤去。正是：

准备云弓射猛虎，安排香饵钓鳌鱼。
竟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二回 侯元首为徒殒命 寇本良微服出奔

话说寇本良炸弹递于岳公，岳公接过一看，这两个炸子，用一条药线连在一处，每个有酒杯大，外面用黄铜叶包着，里边藏着钢子与炸药，那条药线，通在里边。岳公看完，对着本良说道：“兄长你做这个炸弹，怎么与我在美国看见那个不一样呢？”本良说：“怎么不一样？”岳公说：“那个无有这条药线。”本良说：“这是新出的样子，贤弟你不知道，我对你说上一说。”

本良开言道：“贤弟你是听：提起这炸弹，实在令人惊。那一年日俄开仗首山抢，日本人屡次不能占上锋。到后来做出这种炸药弹，挑了那三千多个敢死兵。将炸弹每人胸前揣一个，将药线含在口中不放松。空着手首山以上降俄国，俄国人以为他们无改更。将他们个个领至大营内，一个个口中药线咬咯蹦。只听那炸子咋又一齐响，伤了那俄国兵丁好几营。那三千余人也都丧了命，他国家由此可也把功成。这炸弹就是仿照日本样，想要用就得豁出活性命。药线也得含在口，炸子也得揣在胸，对着贼人用牙咬，自能犯火响咕咚。打准了的人必得死，打不准自己先丧命残生。贤弟你千万想一想，别拿着性命当非轻。”岳公他听罢本良一片话，你看他开言有语话从容：“兄长啊咱们国耻实难忍，要不刺伊藤心不平。豁出我这把生灵骨，探探那黄河几澄清。要是能将伊藤活刺死，也算是韩国人民福气生。纵就是事情不成我命死，我情愿

一死方休照汗青。”本良说：“贤弟既然意已定，我还有几句言语向你明。做事情纵若时时加仔细，一漏泄机关就了不成。那时节事情不成还招祸，反倒使家中老幼不安宁。贤弟呀！这个事情非小可，别拿着这话当作耳旁风。”岳公说：“是，我记下了。”本良说：“你要记住就算行。”说话之间天色晚，岳公他拿着炸弹转家中。押下此事且不表，再说那统监名伊藤。

话说伊藤自从将高丽审判权夺在手中，以后他就雇了些个高丽人，在外边打听韩国人民的形势。这一日有一个探子，从平壤回来说是：“平壤百姓气势很凶，那农夫妇女全都立会，与你国人作对，还有报纸鼓吹，现时有人立了宣讲所，天天在那劝化呢。”伊藤一听这个消息，暗自想道：“平壤民气如此凶猛，又有用报纸鼓吹的，有用宣讲所讲自治的，像这样他们那民智那有个不开化？他们那民智若都像平壤百姓那样，高丽国不是得不到了手了吗？我不如望平壤走一趟，一来探探那边的民气都是如何，二来将他那鼓动人民的那个人，与他消灭了。他们的民气若不凶，可就不怕啦。”主意一定，先与他国驻平壤的领事打一封电去，让他在那边安排公馆接待。这封电一发到他那领事那处。他那领事名唤振东三郎，当日接了这封电信，就在他领事衙门里安排下公馆，预备着好接伊藤。

这个风声一传，就传到岳公的耳边，岳公一听，伊藤要上平壤来，暗自忖道：“我正愁刺他无隙可乘。今日他要望此处来，我何不在这南门外伺候他，等他以（一）过之间，我就将他刺死，岂不是解了我心头之恨吗？”于是又将这个事情告诉于寇本良得知。本良说：“这道（倒）很有（好）机会，你千万要小心。”岳公说：“那是自然。”这个时候侯元首也知道

了，心中很不愿意，只怕事情不成，反惹下祸。那岳公的意思很坚，他也无可如何，只得听他办去。由是岳公天天在南门外等着，这且不表。

单说伊藤发电后，探了两天，就拾道（掇）拾道（掇），带着一千护卫军，坐上快车，可就扑奔平壤走下来了。

这伊藤坐上快车出汉城，你看他前呼后拥好威风。出城来带领一千护卫队，分出了马队步队两路兵。头前里跑开三百快马队，后有那五百步队护军行。马队头兵丁拿着九音号，吹起来的答答甚可听。快车子四面玻璃照人眼，跑起来披答扒答马蹄声。步队兵左右前后把车护，好一似北辰高挂众星共。出汉城威威烈烈往前走，人与马饥餐渴饮不稍停。论走也得半个月，说书何用那些工？

简断捷说来的快，这一日到了平壤地界中。振东三郎接出二十里，一齐的勾奔南门要进城。岳公他早在门里把他候，让过去马队上前就行凶。在嘴里药线用牙只一咬，那炸弹克叉一声了不成。三炸弹一齐爆裂望外打，先炸死行刺人儿名岳公。该着那伊藤博文命不尽，那弹子未曾伤着他身形。打死了护卫兵丁人九个，又炸死赶快车人儿一名。大伙儿一齐说是：“有刺客！”护卫队将车围个不透风。巡警慌忙望前跑，看见岳公死尸灵。将死尸抬到领事馆，伊藤也进了公馆中。振东三郎过来把惊道，又只见伊藤那边开了声。

话说岳公见伊藤车子过来，他急忙将药线咬开，只诚（曾）想将伊藤炸死，那知道他那护卫军多，未曾伤着伊藤，他自己让炸子先崩死，真是可惜。后来伊藤到了公馆，命人验岳公的尸，看看他是用何物行刺。验尸之人，验了一会，回来言道：

“那人是炸弹行刺，看他口中含有药线，并且他还是崩死的。”伊藤一听这话，暗自想道：“这人是姓甚名谁？并且他这炸弹，韩国人也不能会制，其中必有原故。再说此人，要想行刺，不能他一个人。我想要将此城中之鼓动百姓，与这个行刺的党徒可得，用个甚么法能知道？”寻思一会，忽然计上眉峰，说：“我何不雇此处的人，让他与我访听。要是有人打听着实据，我给他五百元钱，他国人见财就能替我办事。”主意已定，遂将这事告诉于振东三郎。振东三郎就雇了些高丽人，在外打听。

这日来了一个二十岁的人见振东三郎。振东三郎领着见伊藤。伊藤命通事问他，说：“你姓甚名谁？将那刺客的原因，并他的党羽，一一的说来。”那人对着通事可就讲起来了。

那个人站在那边开了声，尊了声：“通事老爷听分明：我小子姓关名字叫关富，有一个外号叫作一包脓。家住在南门以外东胡同，行刺那些事儿我知的清。他的家与我离不远，他的名字叫岳公。他师傅姓侯名元首，在云府教书诲童蒙。岳公的同学也有十几个，前几年一齐游学赴美京。侯元首他在家中开报馆，专讲究劝化百姓救生灵。今年里岳公游学回家转，还有那寇氏本良人几名。寇本良在这城中立宣讲，着（整）天里讲究自治瞎咕哝。岳公他一心要把统监刺，寇本良与他做了炸弹物一宗。这事情我寡知道人三个，就是那元首、本良与岳公。我怎么能知他们是同党，这里头有个原因在其中。侯元首有个使人叫李九，我二人本是八拜好宾朋。这事情全是李九对我讲，所以我才知内里那情形。这本是三三见九实情话，并无一句虚言来假告诵。五百元钱快快给我，我好与李九分赃饮刘伶。”那通事听罢关富一些话，他这才对这伊藤

把话明。

话说那通事听罢关富一片言语，遂对伊藤一说。伊藤又让通事问那关富，说：“那侯元首、寇本良现在那里？”通事又问关富，关富说：“在云在霄府前门房报馆望住着。”通事又对伊藤以（一）学，伊藤遂与关富五百元钱，遂派了十几名巡警，让关富领着，去上云府拿寇本良、侯元首二人。以外又多给关富十元钱，作为酬劳。关富得了钱，遂领着巡警上云府拿人，这且不表。

再说这领事衙门，有一个茶童，名唤林中秀，本是韩国人，原先在侯弼报馆内当过茶童，皆因家贫，元首常周济他，后来因为别的原因，不在那处，就上日本领事衙门，与那振东三郎当茶童。当日听关富说元首与岳公是一党，他就知道伊藤一听这话，必不能干休。他偷着跑到元首报馆。

这时候元首正与本良在那闲论伊藤这次来不知因为啥事，又见林中秀歇歇喘喘跑进来说：“你二人快逃命吧。”元首说：“因为甚么？”林中秀说：“伊藤自从岳公刺他以后，他就常常打听岳公的党羽。今天有一个关富，贪了五百元钱，说你二人与岳公一党，并把那做炸弹之事全都说了。我想日本人不久就要派人来拿你二人来了，要不速逃，恐怕性命难保。”本良说：“事到其逼，就得躲躲为妙。”元首说：“可也是。”遂急忙备上一匹马，也雇顾拾道（掇）煞（啥），元首骑马，本良步行，师徒逃难而去。那林中秀也不回领事衙门，自己去了。

单说关富领着巡警，到了街口，撞着李九从那边来。关富说：“他二人在家没有？”李九说：“我早晨出来的，方才我迎着他二人，慌慌张张，望东北去了，你们快赶去吧，才走不远。”关富一听，可就领着巡警，扑奔东北赶下来了。

这关富本是一个古董星，只为那五百元钱把坏生。

对着那振东三郎把话讲，硬说是元首、本良要革命。贼关富领着巡警报馆去，要捉那元首、本良人二名。不是那林氏中秀把信送，他二人性命一个保不成。贼李九从中又把坏来使，关富他才领着巡警东北行。

他二人方才出了北门外，又听的后边人马喊连声。他二人一见势不好，急忙忙往前跑个凶。该着元首命运尽，坐下马忽然跌倒地流平。众巡警后边开枪打，可惜元首一命归阴城。寇本良迈开大步望前跑，你看他一溜栽花影无踪。本良他逃命不知何处往，只剩下元首死尸卧道中。可怜他一腔豪气从今尽，可怜他满腹经纶今日倾。再不能鼓动学生游美国，再不能发行报纸化群生。韩国里今日死了侯元首，少一个保国图存大英雄。可叹他从小伶仃命运苦，可叹他心志坚固赴美京，可叹他教练农备操乡勇，可叹他奇峰山上打贼丁。可叹他保全重根母子命，可叹他飘零在外好几冬，可叹他降志辱身没（设）祖帐，可叹他巧言义说金有声。种种的忧国忧民苦心志，落了个枪穿肚腹血溅身形。数十年英名一旦附流水，到（倒）把那回天志气落场空。恨只恨贼子关富贪财贿，害的那元首义士好苦情。纵然是五百元钱将你买，也不该拿着仇人当恩公。这么人咱们中国也不少，要得着生吃他肉也不嫌腥。像这个狼心狗肺谁不恨，得到手就当把他性命坑。这些事咱们押下且不表，再把那关富贼子明一明。

话说关富领着巡警，将侯元首打死，又去赶寇本良。那寇本良两条快腿，他们那能赶的上？用枪打也莫（没）打着，只得将元首尸首，交于振东三郎，关富自己去了。

单说伊藤听说将侯弼害死，心中甚是快乐。遂将岳公、侯弼二人的尸首，用棺停盛殓了。说是此二人虽是刺我，到（倒）算你韩国两个志士，我不能不张大他二人的节义，这是伊藤邀买人心的法子。由着元首一死本良一逃，那平〔壤〕城里是宣讲所报馆全都无了，那伊藤越发的放心了。住了一个多月，就回了汉城不表。

单说云府与岳家将他二人的棺槨领来，各人拉到各人家里。那侯元首的棺槨，云在霄接在府中，好好的祭奠祭奠。他那些门人朋友，都全来哭吊。后来选块吉地，埋葬起来。

时人有诗赞侯元首曰：

身悲国弱血心兢，无过韩人元首公。

虽事未成身殒命，尚留忠义照韩京。

话说云府将元首埋葬以后，归至家中。光阴荏苒，不觉过了新年，这日云老夫人正在书房观书，只见家人呈上一封信来。要知此信是从哪里来的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三回 安志士归国吊恩师 云在岫义倡爱国会

话说云大人这日正在书房观书，只见家人呈上一封信来。他接过来一看，外皮上写着是从美国来的，遂启了封签，从头至尾，可就看起来了。

上写着：“叩禀父母尊前听，敬禀者孩儿名唤云落峰。愿父母膝下金安身康健，愿父母福祉多绥神气清。孩儿我于今离家五六载，在外边每思父母泪盈盈。上二年本良回家捎过信，赶以后永远未捎信一封。现如今我们全都毕了业，安重根榜上列了第一名。我大伙毕业全是最优等，昨日里领了毕业大文凭。不久的就要束装回家转，过不去三月就能到家中。望爹娘不要苦苦把儿盼，咱居（们）家不久就能得相逢。”右写着“阖家老幼均安泰。”左写着“愚儿落峰灯下冲（匆）。”云大人看罢落峰来的信，你看他急急忙忙后宅行。

话说云在霄看完了书信，急忙上了后宅，见了老夫人跟安母说道：“咱们那些游学生，不久要家来了。”安母急忙问道：“有信怎的？”在霄遂将落峰信中之话以（一）学，安母说道：“我儿今日可有还家之信了。”又听毕业考的第一，把个安母乐的无所措手足了。那云老夫人说：“妹妹，从今后别念诵你那重根长重根短了。”安母说：“不但是我就是嫂嫂，你也不必念诵盼望你那落峰儿了。”大家谈笑了一气，就专专等他们还家，这且不表。

单说金有声、李相肉诸人毕了业，领了文凭，呆了几天，

大伙全收拾了，一齐雇上火车回家。赶到海岸，又上了火船，饥餐渴饮，非只一日。这日到了仁川，一齐下了船，雇了几辆马车，将东西搬在车上。李相岗对着大众说道：“咱们大家到家，可千万要在社会上作事，断不可贪图富贵，把游学的目的扔在一边。”大家一齐说道：“兄长不必多劳，我们断不能广希富贵，忘了国家。”李相岗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咱们就此分手了吧。”于是各上了车子而去。

单说安重根、云落峰几人，坐上车子，夜宿晓行，不日到了平壤，各回各家。重根等到了云府，全家相见，欢天喜地，谈了些一路的景况，说了些美国的政治。

这时候赵适中、孙子奇听说他们回来，也前来相瞧。大家会在一处，谈了一会，侯珍说：“我叔父跟寇老兄往那里去了？”云落峰、安重根也说道：“可是，怎么不见他几人呢？”孙子奇说：“要问他几人，你们不要急躁，听我慢慢的道来。”

孙子奇未从开口带悲容，尊了声：“你们三位听分明：咱高丽归那日本国保护，那伊藤在咱国中统监升。用巧言买动咱国大元老，将权力全都夺在他手中。这权力一归伊藤不要紧，最可叹咱国人民受苦情。他行出别样坏事还可忍，青天白日奸淫妇女实难容。那一年岳公妻妹把亲串，又见了日本贼人来行凶。他妻妹因为这个丧了命，赶到那岳公回来眼气红。又加上咱国权力归日本，才惹起他那心机火一重。寇本良与他做子（了）三炸弹，一心要刺那统监名伊藤。到后来伊藤来此把事办，岳公他埋伏在这南门东。该着那伊藤老贼命不尽，炸弹子未曾伤着他身形。岳公他身被炸弹活崩死，落了个冤仇未报丧残生。”

他三人一听这个话，齐说道：“我说岳公他怎么

未来，原来如此，真是可惜。那炸子怎么就靡崩着那伊藤呢？真是使人遗恨。咱们游学的二十余人，未等作事，先伤了一位，真是让人伤心落泪呀。”云落峰说：“岳公既然如此，我那本良哥哥与咱们先生，他二人可是那里去了呢？”孙子奇说：“你不要急躁，听我一句一句的道来。”

孙子奇复又开言把话明，“你三人不要急躁仔细听：咱先生在这城中开报馆，各处里劝化百姓有大功。也不知何人对那伊藤讲，说先生他是岳公党一名。又说那炸弹原是本良造，遂派了十数个儿巡警兵。上云府来就把他二人找，这时候有人到此把信通。他二人出离北门去逃难，后有那无数巡警把他攻。一枪儿将咱先生活打死，寇本良逃难不知奔何程。”

他三人一听元首丧了命，一个个跺足捶胸放悲声。这一个哭声叔父未见面，那一个哭声义父不相逢。这个说我兄不知何处去，最可叹先生一命归阴城。一齐的指着汉城泼口骂：“伊藤呀！害的我国好苦情！为什么我国权力你夺去，为什么让你国人来行凶，为什么奸淫我国好妇女，为什么监理财政警权争？种种的行凶作恶真可恨，我高丽将久坑于你手中。”重根说：“我父母当年受了日本害。”侯珍说：“不着那个我们那能外边行？看起来这个冤仇何日了，倒不如寻找伊藤把命拼。”他三人哭一气来骂一气，泪珠儿点点滴滴湿前胸。云夫人见他三人哭过甚，他这才走上前来劝一声。

话说他三人越哭越痛，云夫人急忙上前劝道：“你三人不要哭了。元首已经死了，哭也无益。不如养养你们的神思，想

个方法，保全咱这国家，与元首报仇要紧。”他三人被云大人劝了一会，这才不哭。侯珍又向子奇问道：“我叔父既被巡警打死，后来怎样呢？”子奇遂将伊藤怎么邀买人心，云大人怎么接来，埋葬于何处，对他学了一遍。重根说：“先生既死，带咱们这些情算是无以报了，明日预备下点祭礼，上他的坟墓上哭吊哭吊，尽尽咱们心不好吗？”落峰等说：“那怎不好呢？”于是大家又说了些国家事情，遂各自散去。

到了次日，安重根、云落峰、侯珍、云氏叔侄，一共五人，拿了点祭礼，带了一个家人，到在元首坟上。一看孤坟三尺，荒草四围，心中甚是悲惨。重根急命家人摆上祭礼，他五人一齐点香行礼，坐在地下，可就哭起来了。

众英雄点香已毕坐在坐，一个个两眼扑簌滚泪痕。哭了声：“元首恩师死的苦，白瞎你一腔热血满腹经纶。前几年尚在平壤开报馆，至而今身归黄土起孤坟。你的那扶国雄心不能展，落了个西风飘飘荡孤魂。与国家未能立功身先死，岂不是黄泉遗恨百年存。师傅呀！你死一身只顾你，让我们往后作事靠何人。”侯珍说：“叔父待我恩情重，从小里时时保护我的身。只诚（曾）想回国团圆把叔奉，那知道叔父一命归阴城。看起来苦命之人谁像你，寻思起真是让人痛伤心。”重根说：“师傅于我恩更重，提起来实在不能报一分。奇峰山救过我们母子命，念书时教我费心格外深。在美国仅仅呆了五六载，师傅呀，你怎么不等我报报恩？看起来师傅你死非为别的，都是那贼子统监伊藤博文。伊藤贼与我冤仇深似海，我必然除去老贼把冤伸。”那边乡在岫、落峰号陶哭，云落峰眼泪滴滴湿衣襟。正是他五人哭元首，又只见远远来了四位人。

话说安重根等五人，正是在那里痛哭元首，只见远远来了四人，走至近前一看，乃是金有声、黄伯雄、尧在天、钱中饱四人。他四人一齐说道：“你们来，怎么不与我四人一个知会呢？”说完了，遂也坐在那里痛哭一场。哭完了，一齐站起，撮叹〔息〕一会，这才一齐转回家中。

呆了两天，这一天有孙子奇、赵适中、萧鉴三人前来造访。云在岫接至屋中坐下。在岫说：“正想要请你几人去呢。”孙子奇说：“请我们作甚么？”在岫说：“你们不知道，现在咱们已经回国这些日了，也得想着作点事才好呢。”孙子奇说：“兄长有何高见？请当面言讲，要是好，咱们就张罗去办，岂不好吗？”在岫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听我道来。”

云在岫未从开口喜洋洋，尊了声：“列位兄弟听其详：咱大家美国留学五六载，今年里才得毕业转家乡。现如今到家已经数十日，还得要谋方画策保家邦。咱大家要是不去把力用，这个国不久就要见灭亡。想当初咱们说过开民智，今日里还得去从那个方。咱国中人民已有数百万，要去作也非容易事一桩。我想要在这城中立下会，请咱那诸位同学到这乡。大家伙同心努力把事办，立下个爱国大会在平壤。在会中人人尽把责任负，劝化咱各处人民保家邦。全国人要是全存爱国意，咱这国或者不至被人亡。这主意你们看看可不可，要可行就此撒帖往各方。将咱那同学之人全请到，在会人各尽责任化愚氓。”他几人一齐说道：

“甚好，咱们就各处撒帖聘贤良。”

在岫说：“此道既然能行，这会场可得安在何处呢？”金有声说道：“可也是呀，这个会所，准得找个僻静处才好呢。”孙子奇说：“那先不忙，等把他们请来再作定夺吧。”在岫说

是：“对。”于是就写了些个帖子，望各方撒起来了。

好一个云氏在岫小英雄，他一心要倡爱国会一宗。四方里撒的帖子无其数，要请那游学美国众宾朋。剑水驿来了陈氏兄哥俩，在汉城来了李树萧合（和）李

纬钟，李相岗、李俊也来到，还有那李范允、周庄、曹存人三名。咸境、汉城的英雄全来到，又来了平安北道众英雄。金洪畴、高云便在头里走，后跟着述坚、述白二弟兄。吴佐车骑着快马也来到，一齐的进了平壤这座城。他诸人一齐到了云府外，云在岫慌忙让至待客厅。

大厅里分罢宾主落下坐，书童儿献上几个小茶盅。

主宾茶罢把话讲，说了些多日不见相思情。相岗说：

“怎么不见本良寇贤弟？”范允说：“岳公贤弟何处行？”云在岫见他二人把话问，遂把那上项之事说分明。众英雄听说岳公丧了命，一个个手指汉城骂伊藤。齐说道：“破坏我国都是你，赶何时将这老贼性命坑。替我国黎民百姓出出气，替我那屈死朋友报冤横。咱大伙赶紧立这爱国会，成立时好去刺这老贼丁。”有声说：“你们大家别急躁，咱还得张罗立会是正经。”

话说李相岗等，正然痛骂伊藤，金有声说：“你们不要如此急躁，咱还得是张罗着立这会才是呢。”云在岫说：“现在咱们人一共有二十六位了，要想只办方才所说那件事，准得在僻静处立会才好。”有声说：“何妨差人去上外边，访听一个僻处呢。”在岫说：“这也倒不错。”遂差孙子奇、云落峰去上外边访听地方。

二人去了两天，回来说道：“我二人出去访察地方，事情也凑巧，离此三十余里，就访察着了。那处名叫留云浦，西面

有一山，名叫落雁山，在那山傍有一座房，甚是僻静。这房是留云浦刘福庆的。我二人见了刘福庆一提，那刘老爷情愿让咱们白住，你们看这事岂不是好吗？”在岫说：“既然有了会所，咱们就搬在那里去吧。”大家说：“是好。”这才一齐搬到那里，把那爱国会立妥，举李相良为正会长，金洪畴、李范允二人副之，其他皆为会员。会既成立，各任责任，安重根、侯珍、云落峰，情愿去刺伊藤；尧在天、云在岫、萧鉴、吴佐车四人，管四路调察打听消息事；韩氏兄弟、陈氏兄弟、曹存、李俊六人，管倡办乡团事；钱中饱、黄伯雄、李玮钟、李树萧、云落峰五人，管各处宣讲自治事；金有声、尧在天跟三位会长管开报馆事；赵适中、高云、孙子奇、周在四人，管制造物品，劝化人民，讲求实业事。当日众英雄各有责任，调查员又连（联）合了复仇会及雪耻会。由是平壤地界的人民，让众英雄们劝化的很好，专等打听伊藤出行的消息，好去行刺，这且不表。

单说韩国这个时候李熙皇帝，让位给太子隆熙，封李完用为内阁总理大臣。伊藤一看，韩国换了皇上，李完用当朝，他就看出韩国不能兴（行）了，可就想起瓜分中国的事情了。遂辞了统监之职，以曾祢荒助为统监，自己坐船归国，仍在朝当宰相。这日日皇升殿，伊藤出班奏本，正是：

经营朝鲜还未已，又来中国起风波。

毕竟不知伊藤说出甚么话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四回 安志士中途逢故友 伊相国哈埠受凶灾

话说伊藤上至金殿，山呼已毕，日皇设下一把金交椅，命伊藤坐下，伊藤谢恩，坐于交椅以上。日皇说道：“爱卿归国，未发一策，今日上得殿来，有何本奏？”伊藤说：“老臣一日不死，不敢一日忘了国家。今日上殿，还是为国家大事。我主在上，洗耳听微臣道来。”

伊藤侯未从开口笑吟吟，尊了声：“我主在上听原因：臣本是西京一个读书子，无甚么经济才干在本身。蒙见爱召进京城作臣宰，臣自愧无甚学问佐圣君。因此才欧美诸邦去游历，担（耽）误了十余年的好光阴。回朝来筹备立宪谋变法，全国里君臣上下焕然新。都只为我主待臣恩情厚，臣这才竭尽愚忠报圣君。为高丽为臣废（费）了千条计，好容易夺他权力买他心。十年上韩国政府咱买透，那块地将来不久归咱们。从今后不用在那把心费，费心机善（是）把中国去瓜分。中国人比着高丽强百倍，细思想不是容易就瓜分。臣有心南北满洲去游历，看一看他那人民啥样心，访一访诸般政治好不好，探一探官吏因循不因循，考一考河山地势甚么样，察一察人烟户口合（和）庄村。将中国种种情形全知道，然后再安排款项运动人。慢慢的将他权力谋到手，东三省咱与〔俄〕罗斯平半分。我的主今日准了臣的本，到明天安排舟车就起身。为臣的一死方休算报国，若不然永远不能放下心。”日皇说：“爱卿为国心使碎，理应当准你所奏随你心。”

一路上公费支销由你便，有事情快打电报早知闻。只因卿机关险诈人深忌，提防着强盗刺客与贼人。”伊藤说：“我主不劳多悬挂，臣自然时时防备加小心。”

说毕了别驾辞行回府去，晚景过转眼就到第明晨。带从人坐上快车出京去，各官员饯行护送奔横滨。由横滨上了火船奉天奔，这一日水路行程到旅顺。吩咐声拢揽轮船上岸，猛看见日俄战场好酸心。

话说伊藤来至旅顺，出船上岸，一见当年日俄开仗之地，事虽侥幸成功，伤害多少生灵，不由幸尽悲来，心中甚是悲惨，遂题诗曰：

渤海湾头新战场，两军忠骨土犹香。

恩仇所致非私怨，追吊当年转断肠。

此处已归掌握，并不停留调察，临行又有诗曰：

秋捷辞家赴远程，虫声唧唧雁南行。

明朝渤海波千尺，满目萧然叹纵横。

伊藤题罢诗句，进奉天城盘桓几日，又由大连湾上了火车，直奔长春。无论到在何处，全有中外国官用心接待。在长春游览了几日，又想上哈尔滨，这且不表。

单说高丽爱国会的调查员萧鉴几人，天天在外访查伊藤出门的消息。这日听说他游历满洲，已经出京，他几人急忙回到会上，对着李相虎一说。李相虎说：“要刺伊藤，这个机会很好。”安重根说：“这些不虚呀？”萧鉴说：“访的真真切切，哪有虚的呢。”重根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天赐成功。我明日就由元山上火船，奔海参崴去刺这夺国主谋的对头。”相虎道：“这事关系不小，成不成性命先得搭上，你能豁出来么？”重根说：“男儿生在上世，要能为国家报仇，这个性命，可道算个甚么。伊藤贼与咱仇深似海，咱要不报这仇，有何面目立于人

间。大哥不必过虑，小弟非去不可。要不能刺死此贼，永远不回本国。”相良说：“你的心志既然坚固，但有一件是很难的。”重根说：“何事？”相良说：“贤弟做此事，必定为国亡身，恐怕老母难舍不允。”重根说：“咱们立会的时候，我担任行刺的事，已经禀过老母。我母说，‘孩儿要能除了咱国仇人，娘也就不爱你的身了。我儿得了机会，自管去吧。’这事我母早已经应许了。”相良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此事不宜迟，明日就可前往。”重根说：“正是。”遂又向云落峰、侯珍二人商量道：“我一人前去行刺，恐怕不便，二位兄长帮我走走才好。”他二人一齐答应道：“贤弟即不说，我俩也是要去。”重根说：“好，好。”于是各人带了一杆七星手枪，怀了一些籽母，三人扮作成日本模样。当下收拾一（已）毕，大家谈一宿。到了次日，用钱行饭完了，三人拿了手铳，带了盘费，告别出行。众人含泪送别。正是：

万般悲苦事，死别共生离。好难舍的很哪。

众英雄挟（携）手送出大门庭，一个个满面凄惨带愁容。齐祝告重根舍生去行刺：“愿此去贤弟马到成了功。贤弟呀！要果作成这件事，算与咱韩国人民报冤恒。事成了贤弟必然把命舍，咱兄弟分手就在今日中。你真是浩气凌云人难比，你真是韩国第一大英雄。来来来受我大伙三叩首，尽一尽咱们同学义气情。”说罢了一齐跪在流平地。重根说：“诸公不必这样行。兄弟我要能刺死伊贼子，就死在九泉以下也心明。诸公们好好安排保国的道，保全咱韩国不亡是正经。”他众人叩头一（已）毕抬身起，一个个泪珠点点湿前胸。重根说：“诸位请回多保守（重），小弟我忠心耿耿不改更。”一躬身辞别分手登吉路，后跟着侯珍

相伴云落峰。相角等目送无影方回去，他三人谈谈论论往前行。

这一天到在码头元山地，他三人乘坐轮船扑正东。到在那海参崴把船下，上火车延路又往西北行。去烦词简断捷说来的快，这一天到了哈尔滨江城。下火车入了肃静的招商店，专等那伊藤来到把刺行。

话表安重根三人，来至哈尔滨，下了火车，找了一个雅素客栈，搬进去住在一个单房，暗暗打听。人说伊藤才到长春，他三人店中等候。

白天上街闲走，忽见路南药铺内，站着一位高丽人，好像寇本良。走至近前，正是他人。本良见他三人到此，慌忙让到屋中坐下，问道：“你们几时节回国，到此有何事情？”重根一看，跟前无人，遂把几时回国，到此大事，对他说了一遍。本良说：“此事很好，我要不为刺这老贼，那能到此？”重根说：“兄长逃走以后，怎么到此？”本良说：“日人将师傅打倒，我见事不好，就舍了师，一阵好跑；跑了一气，听听后边没动静，我这才慢慢而行。行了两日，到了奉天，在奉省探询了几天，遇见咱国几个商人，上此处作生意的，我这才跟了他们到了此处。他们开了一个木梳铺，我帮了他卖货。干了二年，自己积了四百余元钱，就在上海办了点药，在此处开了个药铺，于今一年有余了。”重根说：“我们常访兄长下落，无人知道，今日在此相逢，岂非无缘有幸。”本良说：“你们在店里住之，甚是不便，不如搬到我这来。”重根说：“那倒很好。”本良令人同他们回店，将三人的行装搬在药铺后屋。夜间又用炸药与他们加料做成几个籽母，重根带着，天天上车站等候。

这一天，是日本明治四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，我国宣统元年九月十三日，伊藤坐着特别客车，来到哈尔滨。一时中国官、

日本官、俄国官同接，俄国巡警排列车前，中国军乐也去伺候。安重根杂在日本人堆中，商民齐看，人声喧哗，好不热闹哇！

好一位日本谋臣伊藤公，这一天坐了火车到哈城。惊动了中外各国众官弁，俱都是火车站上去接迎。那一边站的中国军乐队，这一边站的俄国警察兵。来了那交涉局的刘总理，日领事川上、小池人二名。俄国的度支尚书人一个，可可维夫胙本是他的名。外有那日本人民无其数，一齐的来到站上接伊藤。安重根杂在日本人群内，这时间正在上午九点钟。

伊藤他火车来到站上了，慌了那中外各国官与兵。巡警官叫声立正齐立正，又听的军乐洋洋耳鸣。中外的官员上前去接见，那伊藤慌忙下了客车中。走向上与各官员把礼见，说道是有劳列位来接应。他这里正与各官把话讲，未提防人群钻出一后生。手中里拿出七响枪一杆，对准了伊藤博文就行凶。忽听的嗒叉嗒叉响七下，只见那伊藤倒在地川平。川上君右膀一（以）上把伤受，小池君左腿一（以）上冒鲜红。俄国兵见事不祥围上去，捉住了重根刺客不肯放松。刺客他大喊三声韩国万岁，众兵丁将他送到衙门中。

中日人看见伊藤倒在地，急慌忙上前扶起验身形。但只见前胸打进两弹子，浑身上血星点点令人惊。吩咐人急刻抬至领事馆，请来了日俄两国大医生。众医生方才来至领事馆，那伊藤已竟呜呼归阴城。他亡年正在六十零九岁，也算是亚洲多智大英雄。都只为他的心肠太毒狠，所以才忠烈侠义不能容。再不能统监外国弄谲计，再不能暴虐韩民不太平。这一回路途之中被了刺，也算是为国为民丧残生。

领事官无奈含悲先成殓，然后的一封电奏到东京。将刺客打在木笼囚车内，跟灵车一同送到奉天城。将伊藤棺椁送回本国去，将刺客送在旅顺审判厅。

审判官坐在上边开声问，叫一声：“行刺之人你是听。我问你因为甚么来行刺？”重根说：“替我国家报冤恒。我今日事已作成遂心志，但愿之早早赐我归阴城。”审判官再三鞫讯无别供，拟下个抵偿之罪梟首刑。法场上含笑就刑真杰士，就死后神色不变面如生。这才算韩国英雄第一位，落下个名标青史永无穷。咱这里压下此事且不表，再把那本良三人明一明。

话说他三人见重根那时刺了伊藤，喜出望外打听解送旅顺，抛了药铺后赶而去。候着重根斩讫，夜间盗尸成殓，送回平壤。会上一见，又悲又喜；喜的是伊藤已死，悲的是重根已亡。他大家哭奠一番，择地安葬，养其老小而已。论伊藤是谋臣，不足为忠，专务竞吞，不行仁义，不思守国安民，只想夺地戕生，有诗叹曰：

弱国强吞事可伤，吊君何必苦争忙？
只因贪戾行欺诈，功未成时身灭亡。

又曰：

暴虐从来不久存，秦吞六国汉平秦。
只兴有道伐无道，好恶拂人灾及身。

又赞美安重根诗曰：

报国雄心盈宇宙，忠君正气贯韩京。
于今皓月临皓骨，普照千秋仰大名。

话说李相崙等葬安重根，回到会上去了。单说伊藤的棺椁，回到东京，日皇帅（率）领满朝文武官，接出十里之外。到了家中，发丧已毕，埋葬起来，封其子文吉袭男爵。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不知不觉的又过了新年，那一年就是宣统二年。宣统二年春天，日本将韩国统监曾祢荒助换回，派寺内正毅前去作统监。这一日韩国忽然起了一个大暴动。要问这个暴动是甚么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五回 李完用卖国求荣 金洪畴兵败逃走

上回书说，韩国起了一个大暴动，这个暴动是甚么呢？列位有所不知，只因韩国统监寺内到韩国时，也是日日想法将韩国灭了。这日忽然想出一个道来，自己说道：“韩国君臣无道，那百姓又全然不一个心，反对他们政府的很多，我今日何不上他那政府，商量着将日本韩国合在一处，名曰一国，假说替他们保全自安的名目以笼络。他那君臣也不敢不从，就是这个主意。”

遂坐上车，到了韩国政府门外下车，早有人报于李完用等。李完用等听说，慌忙接出堂来，让至客厅，分宾主坐下，使人献上茶来。吃茶已毕，完用向寺内说道：“统监无事，不能到此，今日到此有何军国大事相说呢？”寺内说：“我今日到此所办的事情，可真不小，但是与你国也很有利益。诸公不知，听我道来。”

这寺内坐在那边开了腔，尊一声：“列位大人听其详：你国家政治颓靡民气弱，全仗着我国与你作主张。是政治全得归于我们管，我国人费了多少苦心肠。为你国我国化了多少款，替你国安排政治保家邦。你的国现今不算独立国，别的国待你韩人太不良。咱两国不如合并在一处，是政治全都推于我皇上。我皇上替你国人把事理，你皇上安然无事把福享。从今后我国人民高声价，从今后你国君臣得安康。光在那高楼以内享清福，什么事不用你们作主张。过这村恐怕没有这个店，这本是保全你国第一方。诸公们看看此事

可不可，要可行条约之事再商量。”寺内他说罢合并一些话，又听的完用那边诉短长。完用说：“这个事情倒很好，我心中早已量过这一桩。我国人常常埋怨我大伙，说我们不会办事竟遭殃。外面的名声实在不堪讲，早晚的就要来把我们伤。奸臣名反正我们算被上，倒不如跟着你国合了邦。”寺内说：“这事果然要办妥，我管保诸公永久在庙堂。我管保俸禄银子不能少，我一定不能撒谎把人诳。”完用说：“这个事情全在我，皇统监不必常常挂心上。”说罢了寺内告辞回衙去，李完用急忙上殿见韩王。山呼毕交椅以上落了坐，把那事对着韩皇奏其详。高丽王一听合并这句话，吓的他不由一阵心落慌。

话说完用上了金殿，将合并之事，对韩皇讲了一遍，极夸讲合并如何之好。咱这国如此软弱，终久不能强啦。不如趁着这个时候，跟日本合成一国，比啥都强。韩皇说：“事出仓卒，我也无有章程。你等几天，看看百姓如何。”李完用听韩王的话，只得下殿回府。这且不表。

单说汉城里有一人，姓李名唤容九，在汉城中创了一个一进会，入会者也有三十余万人。他立这会是为什么呢？其中有一个原故，韩国归日本保护，在万国公会上他的国列为四等国，他的百姓，也就列为四等民了，这李容九创会的意思是想要使韩国人为一等国民。当日听说日韩合邦这个事情，心中想道：“日本是一等国，我国要是与他合成一处，我们岂不是也成了一等国民了吗？”这个事情，当以竭力赞成，遂率领会中三十余万人，在政府中递了一件意见书，呈说日韩合邦，有多大好处，又各处劝化，说是咱们要跟日本合在一处，咱们百姓就全成了一等国民了，别的国也能高抬咱们。那韩国百姓，皆信以

为然，遂同上意见书于政府，赞成日韩合邦之事。李完用见有好几十万民上意见书，遂又奏于韩皇，韩皇想着不应吧，百姓们愿意的很多，大臣们全部愿意，日本人又逼的利害，无奈将此事应了。日本明治四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，日本统监韩国寺内正毅，韩国内阁总理大臣李完用，在总督府写了条约，凡是韩国的政事全归日本，去了韩国国号，封韩国皇上为昌德公，李王永远不许办韩国政事。条约拟成，二十九日发布，韩国从此可就亡了。

都只为李氏完用狗奸佞，倒卖了高丽国的锦江洪。日本官发出合邦一意见，完用他以为好事就应从。将政治全都让于日本管，自古来无有这样事一宗。明只说日韩合邦是好事，暗只说日本实在得相（香）应。是权力全都归他政府内，是土地全部在他掌握中。去了那大韩国号两个字，高丽王简直变作一白丁。既说是日韩合邦求安泰，为甚么隆熙受那日本封？这事情令人实在测不透，他君臣怎么全为糊涂虫！尤可恨昏庸首领李容九，立一会创成亡国第一功。他想要仗人势力增多价，这件事好比画饼把饥充。

他两家合并条约一发布，惊动了爱国会上众英雄。调查员打听明白这件事，忙到了爱国会上把信通。对着那相夷诸人说一遍，到（倒）把那众位英雄眼气红。一个个手指汉城高声骂，大骂声李氏完用狗娘生。你也是高丽国中人一个，你也有父呀妻子弟与兄。灭了国你也未必得了好，你为何暗助日本把事行？奸贼呀！有着一日获住你，我大家生吃你肉不嫌腥。众英雄越说越恼越有气，一个个摩拳擦掌要行凶。齐说道，“国家已经灭亡了，咱何不豁上死命争一争。”他大家

声声要把日本打，金洪畴口尊列位且稍停。

话说爱国会诸位英雄，听说日韩合并，就要前去与日本作对。金洪畴说：“咱们大家且不要性急，咱们要反对此事，就咱这二十九人不能中用，必得去到各处调齐了乡团，连（联）合着百姓作起事来。见一个日本人杀一个，然后再上汉城去杀统监寺内，与那奸臣李完用。要是将此二人除治，再破出死力，与那日本人作对，或者能将咱们国家保住。现云老夫人在霄已经于去年病故，别的臣宰皆是奸贪，要办此事，非连（联）合百姓不可了。”李范允道：“此说甚好，事不宜迟，咱们就如此办去吧。”金有声说：“好。”他大伙遂到了各处，连（联）合百姓们。

那百姓们一听着这个动静，全都说要破出死命，去打日本。不几天工夫，就连（联）合了四五十万人马，男男女女枪也摩（没）有多少，队伍也整齐不了，但是爱国血心气象勇猛。数日之间，人马齐备，公推金洪畴为元帅。他也不推辞，遂将兵队点齐，令李相禹等各领两万人浩浩荡荡，可就杀起来了。

忽听得日韩合邦事一宗，气坏了爱国会上众英雄。

连（联）合了四五十万户百姓，金洪畴众人公推作元戎。众英雄每人带领两万，俱都是男女老弱不相同。雪耻会头领名叫刘福庆，率领着苦力农人作先行。复仇会周二娘子李三姐，带领着仗义妇女随后行。虽然是枪械子药不完备，各怀着救国忠诚气象凶。遇见了日本一个杀一个，不论他男女老少与官兵。金洪畴领兵杀奔汉城去，一路上遇着日本不容情。杀死那日本官员无其数，惊动统监寺内那计多星。与他国打去一封急电报，立时的发来三镇大陆兵。日本兵一齐发到高丽界，朝日岭两军相拒扎下营。下战书第明清晨开

了仗，只听的连环大炮响咕咚。韩国兵大半是些农庄汉，又加上军装火药不相应。日本兵使出落地开花炮，众义兵何能抵挡大炮轰。隔大山两军打了一昼夜，韩营里周庄本良倾了生。寇本峰、李俊、高云相继死，又伤了孙子奇与云落峰。还有圣思、圣暇合着萧鉴，又伤了李树萧与李纬钟。云在岫、尧在天皆被枪打，金有声、钱中饱皆受炮轰。李范允、小曹纯二人废命，又死了黄伯雄、韩氏弟兄。吴佐车与侯珍争先而丧，周二娘、李三姐为国捐生。雪耻会故去老将刘福庆，伤兵丁四散逃亡数不清。往往是兵家胜败为常事。最可怜韩国被伤人苦情。虽然是为国亡身死的苦，照比着卖国求荣死犹生。只因他人虽忠勇器不利，因此才打了败仗落下风。

爱国会兵败将亡失散净，只剩下相岗、洪畴人二名。他二人独立无援方逃走，扑奔那南洋群岛去避兵。在路上哭声我国众男女，又哭声忠君爱国的众宾朋。高丽国于今算是要亡灭，咱无有回天手段怎成功。只指望旗开得胜复韩国，不料想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最可叹无数良民白送命，那去了同心聚义好英雄。再不能立会结团扶家国，再不能宣讲自治化群生。他二人哀国哀家哀百姓，英雄泪滴滴点点湿前胸。止不住一行哭着一行走，此一时四方坠落太阳星。意忙忙投奔招商存旅店，咱在此休息一夜再登程。我也要说到此处留连住，劝诸公果知感激再来听。

第二十六回 既合并英雄徒落泪
未瓜分国事宜关心

话表金洪畴、李相岗二人入店，焦思一夜，第明清晨急速登程，夜住晓行，非止一日。单说这日到了南洋群岛，想着由那上火船，投奔美国去借兵复仇，偏赶上这槟榔屿地方，有他们高丽人很多，在那立下一个同乡大会。当日金洪畴二人入到会中，见了那会中的会长贺平康。平康将他们让至屋中，各人通了姓名。平康问：“你们二公为何到此？”洪畴遂将韩国的现在情形，怎样的合并，他们与日本怎么争战，怎么败的，对会长细细的说了一遍。平康说：“我也听说，不想这事已经成了，咱们算是亡国人啦。”一阵伤心怀国，俱各哭起来了。

贺平康听说合邦事一番，他这才哭声韩国叫声天：

“我高丽立国于今几千岁，不料想一旦亡在日本前。日本哪，你国待邻特暴虐，这儿的我们甚可怜。明只说保护我国成独立，暗设计夺去我主政治权。既说是替我韩民求幸福，为甚么不许我主掌国权？他不是诡计诈谋行侥幸，办交涉不得相（香）应心不甘。上几年假说保全高丽国，平空里安上不少顾问官。统监府修在我们京城内，凡事情全得归于他统监。那时候伊藤巧言来虚哄，他说是改好政治皆回还。这政治已经改了四五裁，恨煞人今日生出大事端。顾问官不但不去又多设，硬夺了我国政治巡警权。夺去了诸般大权犹不足，又要夺钱粮土地与江山。说合并明明吞灭我们国，是举动我已早就听人言。日本人说话靡有一回算，一转眼就要弄出巧机关。合邦本是定的并吞计，

事已成令人听说心痛酸。最可恨卖国奸贼李完用，你不该倒卖韩国锦江山。你也是父生母养本国后，为甚么作来（起）事来无心肝？论官职你在咱朝头一个，是凡那千斤重任你得担。正应该日夜暇思求善策，保全着国家不亡才算贤。不能够保国安民宜求退，你反与他国私通失主权。你一时贪心不足国荣利，赚下个万世千秋骂名传。从此后今生结下来生怒，从此后不杀奸贼心不甘。”又骂声：“不知好歹李容九，你为何赞成合邦事一端？你累世韩国生来韩国长，国要亡你的身家怎保全？像你这猪狗无知为会首，作坏事理宜扒皮把眼剜。咱本是箕子之后文物国，至而今扔的不值半文钱。从今后家业财产归人管，从今后父母妻子不团圆。从今后身与子孙当奴隶，从今后子弟不许读书篇。使唤咱任啥不懂成呆子，使唤咱忘了根本恢复难。使唤咱不知父母真名姓，使唤咱韩国三字扔一边。咱的字永远不许咱们写，还得去窃学他的字语言。数年后咱国制度全灰尽，纵就有天大手段是枉然。这好比临崖勒马收缰晚，这好比船到江心补漏难。”贺平康一派悲国思家话，痛恨极泪点滚滚湿衣衫。两旁边在会同人都伤感，俱个的泪珠点点落胸前。这就是英雄才有亡国泪，就是那无知人闻也心酸。这洪畴心忙就要奔美国，贺平康携手送出大门前。嘱咐声事事留心多谨慎，暗到在美国以里把兵搬。

此后事成败争兢难预定，这部书编刻此处不再编。列明公思一思来想一想，亡国的形状悲哀太不堪。高丽国先侵后灭谁不晓，皆因那忠烈英杰不得权。病作成无有灵丹难续命，势已去虽有智者怎保全。细思量

都是庸愚他误国，致使那爱国英雄丧九泉。未死的追古悲今空流泪，有何法能使我国不来完？众英雄泪落千行无济事，劝君子可知防患于未然。众明公思思高丽想想己，咱中国现在亦是难保全。咱中国诚恐先亡东三省，这吉奉如在人家手掌间。日本人得陇望蜀非一日，因为这高丽奉吉紧相连。那朝鲜本是东省屏藩地，好比似一座院墙修外边。有院墙狼豺不敢把院进，无院墙狼豺进院有何难。现如今狼豺已经要进院，望诸公快想妙法将他拦。趁此时安排器械不甚晚，迟误了狼豺要将翅膀添。待等他添上翅膀恐靡治，那时节也与朝鲜一样般。灭咱国就是把咱家来灭，别拿着家国二字两样看。失了国分崩离析家何在？大家的仔仔细细想一番。可知道爱国爱家一样爱，不保国一定不能保家园。咱中华君臣人民称大国，无上下人人都当求治安。休仗着朝有君相能推靠，千斤担还是大家一齐担。官府里那样不是靠百姓，坏了事选（情）得百姓受熬煎。明良宰光知修己安百姓，胡蠹虫光知卖法搂官钱。岂不想将来要坑咱大伙，为甚么你们还想去靠官？灭了国他们还想享新福，受苦罪咱们百姓得占先。看一看这个时候难挽救，家府家以为无事在心间。那（拿）着那国计民生不在意，每日夜妓女窝（窑）子去的欢。将私财揣在私囊无其数，世界乱好上外洋去过。动不动就说款项不够用，修衙署为何浪费那些钱？行新政何必高楼与大厦？种种的虚糜耗费不堪言。不管那野有饿殍民冻饿，只顾的车来轿去吃喝玩。并不想美酒膏粱万民血，并不想日费虚耗百姓钱。一出门前呼后拥人不少，这个样实在令人不喜欢。带护

兵为的防备革命党，这个话又无滋味又无盐。革命党刺的贼官与污吏，为什么不作清廉忠正官？皆因为谁作廉官谁不久，亦只因同流合污去敷衍。大家们从今不必靠官府，到何时也得百姓去当先。大家们要想法救东省，怕的是事到临头后悔难。东三省好似齿牙在口内，朝鲜国好似嘴唇在外边。嘴唇子倘要被人割去了，齿牙儿突突露外受风寒。要想着齿牙不把风寒受，除非是另设法子保护严。我今天没有别的救急法，各处里齐心用力练乡团。莫疼钱备下枪炮与药弹，欺压来当时咱们把脸翻。大家伙至死不退将他打，东三省尚可一战得保全。谨记着自治自强结团体，谨记着别把此事扔一边。愁无奈午梦窗前弄纸笔，为劝惩编出韩亡事一番。

这部书编到这算完了。列位看书的爷们，与听书爷们，总要把高丽亡跟咱东三省的关系，常常在心中存着。那伊藤很有奸智，创出归并高丽，瓜分中国，这两条大事。吞并韩国那件事，他算办成啦，至于瓜分中国这件事，还得在我们中国人喽。怎说在我中国人呢？这话有个缘故哇：一者人多地广，二者比高丽开化，三者现时夺去权力不多。我们要存个自强的心思，外国虽想只来瓜分，他们也得打算打算。要是咱们大家真能自强，国家也就强盛啦，他们也就不敢来瓜分了。列位想想，咱们可是让外国瓜分哪，可是人人图自强呢？这话我也不敢说定了。那位说啦，外国要把咱国分了，咱们分到那个，就与那国纳粮纳税，那里有甚么不好呢？咳！列位不知现在这个时候，不相（像）早头了。早头是灭国，现时是灭种。甚么叫作灭种呢？就是把这种人的风俗人情，言语文字，官阶服制，伦常礼义，全都去掉，让你与他国人一个样子。他还不能好好待你，

拿你当牛当马，作奴作隶，是凡不好的事情，全让你去作，把你一家人指使个七零八散，父子不相见，兄弟妻子离散。台湾就是明鉴。你们看看《国事悲》那部书，看俄国待波兰民那个样子，别的国也就全是那样子。这个事情，就在我们当国民的关心不关心了。话说到这就算完，书编到这要算完，至于咱们国完不完，上下同体方保全。嗟呼！到此我也不忍说了，我也不必说了，我也不敢说了，我也不能说了，该拉倒吧！

诗曰：

中原自古产英雄，痛恨今朝尽醉翁。

禹域轩裔悲欲灭，权人急转梦途中。

又曰：

兴废虽然在国民，提纲挈领赖贤臣。

仍依敷衍因循计，难免临危血溅身。

又曰：

忠贞万古水流芳，何自偏私乱纪纲？

历史奸贪倾国辈，荣华莫久臭名长。

又曰：

纣时亿万心亿万，周有三千惟一心。

上犹疾风下弱草，自强何以只责民？

又曰：

于戏大局将支离，仰赖忠谋挽救时。

上下开通无障碍，民情犹水任东西。